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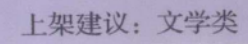
短诗精品

毛信德 / 蒋 跃◎编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短诗精品





定价：29.00元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诗精品

毛信德 /蒋 跃◎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诗精品/毛信德，蒋跃编. －2版.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1.7

ISBN 978-7-80579-476-1

Ⅰ.①诺… Ⅱ.①毛… ②蒋… Ⅲ.①诗集－世界－现代 Ⅳ.①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2147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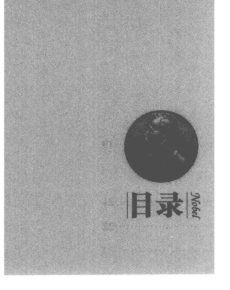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短诗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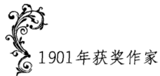
毛信德　蒋跃 编

责任编辑　王志斋　毛军英　王彦山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张诗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阳明路310号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深圳市森广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版　　次　1995年12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字　　数　25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80579-476-1
定　　价　29.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1－65

邮购联系　0791－6894736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1901年获奖作家

[法国]苏利－普吕多姆

René Sully—Prudhomme（1839—1907）

灵　感

一只色彩奇异的孤鸟
落在一个女孩肩上；可是
她拔去它艳丽的羽毛，
制造了痛苦，用鸟的整件彩衣。

柔软的绒毛，还带着身体的温热，
残忍的嘴吐出微风把它吹散。
这鸟，就是我的心；那女孩，犯了罪恶，
是我提起来就禁不住要流泪的女伴。

这游戏使她快活，而我却心情沉痛，
我伤心地望着心中的美
被她取乐，吹上苍茫的天空。
她爱扬起头，用口中的气息
摇晃我的梦，我就是所谓的诗人。
愿这气息吹不着我的梦，我什么也不再是。

（胡小跃　译）

献　词

请作一次密谈，与我的这些诗；
原谅我这所有的诗句，为了名声
我歌唱爱情而没提你的名字，
我写的更多的是别人的灵魂。

可这些诗对别人毫无价值：
诗中的温情只向你倾诉；
别人难以见到我爱的女子，
因为我没说，你又很清楚。

你深夜哭泣之时，白色的蜡烛
把柔光投入微火将熄的壁炉，
它只在暗处闪烁，天亮就消失。

像蜡烛一样，柔似那幽幽的烛火，
这些诗，只为你灵魂的黑夜而作，
一被别人读到，它就苍白失色。

（胡小跃　译）

背　叛

爱得这么深，醒来真是残酷！
你自以为藏在窝里，前有篱笆，
安全而幽深。白日做梦！你害怕，
因为你曾斗胆危险地睡着，一切不顾。

忠诚或背叛，有着同样的面目！
你甚至不再相信真正的泪水；
如果友情试着包扎了你受伤的部位，
你男子汉的失望扯掉了这块纱布。

最近的侮辱，你尝到了它的苦味，
你伟大的心充满痛苦，却又不承认，
它经受住了这痛苦，并以此自慰。

但如果你想永远留着你的仇恨，
那就在太阳下行走，躲开苍白的月光，
惧怕你最甜蜜的回忆，胜过害怕死亡。

（胡小跃　译）

命　运

要是我在丑一些的眼睛下懂得爱情
该有多好！那我就不会这么长久地
在世上忍受这唯一刀枪不入的辛酸回忆，
它离得再远，对我来说也是记忆犹新。

唉！我怎能吹得灭这淡蓝的眼睛
像吹一支蜡烛？它在我孤独的心中亮闪；
我不能够安心地度过一个夜晚，
哪怕披上坟墓漆黑的阴影。

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像大家一样，
首先爱的是人品，而不是折磨人的惊艳！

这美貌超出了欲望的界限和心的力量！

我本来可以自由随心地爱；
可我的情人，我已选择的情人，
我无法再替换，就像姐妹。

（胡小跃　译）

天　空

当人们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天显得更高远，更晴朗壮丽；
人们喜欢，忘却微弱的呼吸，
看轻云逃逸在辉煌的空中。

那儿应有尽有：雪白的果园，
长长的披巾，飘飞的天使，
或滚沸的奶，杯满而溢，
只见天千姿百态却没发觉它在变幻。

然后，一片云慢慢游离、消逝，
接着又是一片，蓝天纯净明亮，
更为灿烂，犹如散去水汽的钢。

我的生命也这样随年龄不断变幻，
我只是一声拂动云雾的叹息，
我将在永恒中飘散、消失。

（胡小跃　译）

遥远的生活

那些没有出生的人，明天的人们，
隐约听到，如同一阵阵闷响，
铁锤的猛击，盔甲的碰撞，
以及路上所有的脚步声。

听波涛的柔声，头顶参天大树，
这嘈杂对他们来说仿佛是丰富的宴席；
当他们在成熟的处女腹中躁动时，
他们早已乞讨过生命和明白无疑的幸福。
难道没有一个返回阴间的死人
对他们说这赞歌由无数喊叫组成，
他们正安宁地睡在张开大口的地狱上方。

为让这些既无泪、又无笑的幸运儿，
没有欲望，在他们虚无的四周
倾听原子那可咒的旋风轻轻作响?

（胡小跃　译）

翅　膀

上天啊，你可以作证：那时我还很小，
当我莽撞地提出想要一对翅膀：
垂涎永恒的天穹，在如此低矮的地方，
我的愿望并未把你得胜的宁静打搅。

在令人窒息的空气中，我觉得死神已到，
纯净的天！我把崭新的季节渴望；
这也是你的错，因为你把我们召唤，
用你壮丽的蓝天，用空中飞翔的小鸟！

既然现在已精疲力竭，战败而归，我承认
世界太大，我无法全放入我的灵魂，
你为什么要报复那无力的爱情?

哪个妒忌的天使，带着恶意的欢欣，
在我后背插上了他那双巨大的翅膀，
翅膀不停地扑动，一直压在我的身上。

（胡小跃 译）

最后的假期

幸福啊，七岁就离开人间的小孩，
还没到心该为享乐而滴血的年龄，
他死于虚弱，圆睁着眼睛，
看着金色的橙树下变蓝的地中海！
曾被拴在功课上的灵魂，人们再也无法摆布，
能自由地消失，他觉得非常高兴。
再没有老师了！是他让别人听命，
母亲似乎成了大姐，为他服务。

他击败了强者，就用他的虚弱；
他得到了渴望的东西，在人们给他之前，
他的苍白宽恕了他，在大家原谅他之前。

心无内疚，惹人喜欢，顽皮，懒惰，
他是用眼睛尾随着飞逝的船只，
在一天夜里，做着旅行的美梦咽的气。

（胡小跃　译）

梦的真相

梦，生自睡袋的阴险的蛇，
在我的双臂缠上讨好的绳，
用唾沫把媚药涂上我的唇，
还用它变幻的颜色，逗我开心。

它从我的枕底爬出，从那时起，
我流动的血便像火热的熔岩忽被凝住；
它的盘结迫我为俘，它的目光沦我为奴，
我仿佛看到别人在借用我的身体。

可我不久就明白了它温存的恶意；
我在它的重压下徒劳地蜷起，
我重新跌倒，无法将它摆脱。

它的牙在找我的心，又翻又咬；
我死了，完全被残缺的梦所困惑。
“沉重的怪物啊，你是谁？”——“烦恼。”

（胡小跃　译）

别抱怨

啊，别抱怨忧伤的时光。
唾手可得的爱情会令人懊悔；
幸福会消减，如同花儿会碰伤，
当人们把它拉到面前闻它的香味。

看看我们四周方才悲哭的那些人；
现在，他们一个个互诉幸福，
可替他们变爱情为永恒的秘密
已被他们永远泄露。

他们感到幸福，但在热情熄灭的夜里，
他们的眼睛再不能交换旧日的光芒；
他们互相亲吻，可已经不会战栗，
而我们，手指相碰也会抖个不停。

他们觉得幸福，可再也体会不到，
当我们目光对视，攫取我们内心的
这火热的灼痛和沉重的压迫。
而我们，我们总是有这种灼痛和重压。

他们觉得幸福，因为他们可以
住同一间房，使用共同的财产，
可他们再也不会有可爱的秘密：
他们觉得幸福，而大家也看到了他们！

（胡小跃　译）

妒　春

春天啊，最令人向往
最为短暂的季节，
请你长留在我的身旁！
你拥有我的心上人，
　　我在等她！

你的蓝天对我毫无笑容，
我看见她那是在隆冬；
这昙花一现的柔情蜜意，
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当中
　　我只享用一次。

我的幸福只是一星火花，
在舞会上一现即逝：
冬天过去了，我失去了她；
这就是为什么，普天同庆的节日
　　你使我哀伤。

当我离开她时我害怕你。
我怕一朵橘黄色的花
落在她心中，邀请她
把雏菊细细观察；
　　多么危险！

这颗心什么都还不知，
它是你甜柔的温暖所孵，
它猜测预感着它的黎明；
它想让所有鲜花开放的你

慢慢张开。

你的呼吸使她感到惊奇，
她听着空气温馨的劝告；
五月的空气我最害怕，
我觉得，冬天尚未来到，
我就会完全失去她。

（胡小跃　译）

遥　远

梦中总是出现的纯洁崭新的幸福，
得到满足的情侣只能享受一时。
他们没有激情的嘴唇不笑也不泣；
温情的小窝变成了埋葬柔情的坟墓。

因为得到满足的眼睛对美感到厌烦，
发誓永远崇敬的嘴唇常常上当，
爱之春的百合，一旦被人碰伤，
便会在其他百合开花的地方片片飘散。

我接受远离她独自生活的痛苦，
我无声然而却又那么忠诚的敬意，
在心中不会遭到任何厌倦的惩处；

我的敬意像面纱把她的美遮住，
我爱她，却无贪欲，就像爱星星，
她属于永恒，我怀着这样的感情。

（胡小跃　译）

碎　瓶

扇子一记把花瓶击出条缝，
瓶里的花草如今已枯死发黄；
那一击实在不能说重，
它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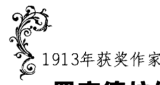
可那条浅浅的裂痕，
日复一日地蚕食花瓶，
它慢慢地绕了花瓶一圈，
看不见的步伐顽强而坚定。

花瓶中的清水一滴滴流尽，
花液干了，花儿憔悴；
但谁都没有产生疑心。
别碰它，瓶已破碎。

爱人的手也往往如此，
擦伤了心，带来了痛苦，
不久，心自行破裂，
爱之花就这样渐渐萎枯。

在世人看来总是完好无事，
他却感到小而深的伤口在慢慢扩大，
他低声地为此悲哀哭泣，
心已破碎，别去碰它。

（胡小跃　译）



1913年获奖作家

[印度]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吉檀迦利·41

在哪儿哟，我的爱人，您站在他们大家背后，隐藏在暗影之中？他们推开您，在满是尘土的路上走过，把你视作尘芥。我在此地摆开我的礼品等您，等了多少难耐的时辰了呵，过路人一朵一朵地取走我的花，我的篮子快要空了。

上午过去了，中午过去了。在暮影中我的双眼已睡意蒙眬。晚归的人们用眼角瞥着我笑，使我满怀羞惭。我坐着像一名丐女，拉起裙子来遮脸。他们问我要的是什么，我垂下双眼，不回答他们。

哦，真的，我怎能告诉他们说我等的是您，说您曾经答应过要来？我怎么好意思说出：我留着这一摊子贫困，是作为我的嫁妆？啊，我紧紧抱着这一骄傲，在我隐秘的心底。

我坐在草地上仰望天空，梦想您来临时突然出现的壮丽景象——灯火通明，一片辉煌，您的车驾金旗飞扬，而他们站在路旁目瞪口呆地瞧着您从车座上下来，把我从尘埃中扶起，让我坐在您的身边——这个衣衫褴褛的丐女，因羞惭和骄傲而浑身颤抖，宛如夏日和风中的藤蔓。

但时间在继续悄悄流逝，而仍没有您车辇的辘辘轮声。许多喧嚣呼喝威仪赫赫的队伍走过去了。难道唯有您，要默默地留在暗影之中，站在他们背后吗？难道唯有我，要哭泣等待，在徒然的盼望中把我的心销蚀至尽吗？

（飞白　译）

吉檀迦利·69

就是日夜穿过我血管而奔涌的这同一股生命之流，也穿过世界而奔涌，并有节奏有韵律地舞蹈着。

就是这同一个生命，穿透大地的尘土欢乐地萌发出无数草叶，并迸发成为叶和花的喧哗吵嚷的浪涛。

就是这同一个生命，在生与死的海洋摇篮中，在潮水涨落中轻摇入梦。

我感到，我的肢体因这生的世界的触摸而生辉增荣。我的骄傲啊，来自此刻在我血液中舞蹈着的无数世纪的生之搏动。

（飞白　译）

园丁集·27

“相信爱吧，哪怕爱给你带来的是哀伤。不要关上你的心扉。”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这样晦暗，我不能理解你的话。”

"心之为心，仅仅是为了赠予，伴随着一滴泪和一支歌，我的爱人。"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这样晦暗，我不能理解您的话。"

"欢乐啊，脆弱得像一滴露珠，它欢笑之际就是死亡之时。而哀伤却坚固耐久。愿哀伤的爱在你眼里苏醒。"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这样晦暗，我不能理解您的话。"

"莲花在太阳注视下盛开，于是失掉了它的全部所有。它再不能作为一个蓓蕾留在永恒的冬雾之中。"

"啊，不，我的朋友，你的话这样晦暗，我不能理解你的话。"

（飞白　译）

离散的鸟儿（选66首）

1. 夏天几只离散的鸟儿偶然到我窗前来唱歌，然后飞走了。

   秋天的黄叶没有歌；颤抖着落到我窗前，只发出一声叹息。

4. 是大地的泪，养着她的微笑之花常开不败。

9. 有一次我俩梦见我们是陌路人。

   醒来后却发现我们原来是亲人。

10. 哀愁在我心底因沉默而渐归宁静，好像沉寂的林中的那片暮色。

11. 看不见的手指像懒洋洋的和风，在我心上弹出了涟漪的音乐。

13. 听啊，我的心，细听这世界的絮絮耳语，它在向你诉说着爱情。

18. 你是什么，你看不见；你所见的是你的影。

28. 美呀，要在爱中找到你自己，而不在你镜子的谄媚之中。

32. 神自己的每个早晨都使他自己感到新的惊喜。

41. 树就像是大地的渴望，它们都踮起脚尖向天窥望。

47. 影子戴着她的面纱，怀着秘密的温顺，迈着无声的爱的脚步追随着光。

48. 星星不怕看起来像萤火。

49. 谢谢您，我不是一个权力之轮；我和被它碾碎的活人们在一起。

60. 飓风沿着无路探寻最短的路，又在乌有处突然结束了它的探寻。

65. 小草啊，你的脚步多么渺小，但你拥有你踏着的大地。

66. 花之婴睁开花苞叫道："亲爱的世界，请你不要枯萎！"

69. "我欢乐地献出我的全部水源，"瀑布唱道，"尽管只要稍许一点儿就足以解渴。"

70. 在永无穷竭的狂喜中把这些繁花喷发出来的源泉，在哪儿呢？

74. 雾，宛如爱情一样，在山峦的心上嬉戏，而显示出奇幻的美。

77. 每个孩子都带来同样的信息；神对人尚未丧失信心。

83. 想做好事者敲门；爱者发现门是开的。

86. “果呀，你离我多远？”

“花呀，我就藏在你的心中。”

90. 在黑暗中，“一”显现一体；在光明中，“一”显现多样。

94. 雾正像是大地的欲望。

大地哭闹着要求的太阳，反而被雾遮掩。

102. 不要一路流连着采集鲜花保存起来，向前走吧，因为沿着你的路鲜花将会不断开放。

104. 遥远的夏天的袅袅余音绕着秋日不安地鼓翼，寻找它的旧巢。

108. 当飞黄腾达者夸耀自己特别有福时，上帝感到羞愧。

119. 夜吻着凋谢的昼，并向他耳语道：“我是死——你的母亲。我将给你新的诞生。”

120. 黑夜啊，我感到您的美，一如所爱的女人的美，当她吹灭了灯。

124. “您在月亮里给我捎来情书，”夜对太阳说。

“我已在草上留下泪珠写的回信了。”

129. 可能问不可能：“哪儿是你的住处？”

“在无能者的梦里。”这是得到的答复。

130. 如果你对一切错误关门，真理将被关在门外。

140. 真实觉得穿事实的衣裙对她太紧。

穿着虚构的衣裙她却活动自如。

144. 一个悲伤的声音在岁月的废墟中营巢。
夜间它向我歌唱："我爱过你。"

145. 熊熊烈焰以它自己的火光警告我避开。
暗藏灰中的余烬却使我难以躲避。

154. 采摘片片花瓣，收集不到花之美。

155. 沉默能携带你的声音，正如鸟窝盛着一窝睡鸟。

163. "据学者说，你们的光有一天将要熄灭。"萤虫对星星说。星星不作回答。

167. 世界以它的痛苦吻我的心灵，而要心灵以歌回报。

170. 我把我的心之壶浸入这寂静的时辰里；它就汲满了爱。

176. 罐中的水闪光；海中的水发黑。
小的真理句句清朗；大的真理却有大的沉默。

183. 傍晚的天，对我就像一扇窗，一盏点着的灯，和伴着灯火的等待。

189. 宠犬怀疑宇宙图谋它的位置。

191. 弓在箭将疾飞而去时向它耳语：
"你的自由是我的。"

199. "我失去了我的露珠。"花儿向失去了它所有星星的曙天这样哭诉。

210. 最好的不会单独而来。
它来时与全体为伴。

213. 夜的黑暗是一只袋，它装满了晨光的黄金直至爆裂。

222. 世界不会漏，因为死并不是裂缝。

223. 生命因失去的爱而变得更富。

238. 羞怯的思想，别怕我呀。
我是诗人。

245. 鸟之歌是晨光从地面反射的回声。

250. 不要让剑刃嘲笑剑柄钝。

266. 我不请您走进屋里来。
请走进我无限的寂寞中来吧，我的爱人。

267. 死亡属于生命，正与诞生相同。
走路涵蕴于抬脚与落脚二者之中。

277. 呵，世界，请在您的一片寂静中为我保存一句话吧，当我死去时，“我爱过”。

283. 爱就是满盈的生，正如酒满盈着杯。

288. 您愿意何时把灯吹熄就何时吹熄吧。
我将会熟悉您的黑暗，而且爱它。

292. 真理惹起反对它自己的风暴，风暴却把真理的种子撒播得更远。

293. 昨夜的暴风雨用金色的和平为今晨加冕。

295. 名声的光辉未盖过真实者，是有福的。

300. 让我感到世界是您的爱的具象化吧，那么我的爱将助以一臂之力。

310. 雨中湿土的气息蒸腾向上，犹如无声的小人物群中升起的一曲巨大赞歌。

314. 等我的生命之弦全部调好时，我的主啊，在您的一弹一触下发出来的都是爱的音乐。

315. 让我真诚地生吧，我的主，为了使死对于我成为真。

324. 把我从未完成的过去中解脱出来吧，因它从后面牵着我，使死变得困难。

325. 让这成为我的最后一句话：我信您的爱。

（飞白　译）

游思集·1—3

当我问她之时天色已越来越暗了：“我到了什么异乡的土地？”

她只是垂下双目，当她走开时，水在她水罐的喉部汩汩作声。

树从河岸上朦朦胧胧地垂下来，这块土地看起来似乎已经属于过去世界。

河水哑口无声，竹林灰暗凝固，唯有小巷深处传出一只手镯与水罐相

碰的叮当。

别再划了，把小船系在这棵树上吧，——因为我爱这块土地的面容。

黄昏星在神庙的圆顶背后沉没，大理石码头在黑水上影影绰绰一如惨白的鬼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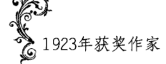
误了时的赶路者在叹气；因为隐蔽的窗口的灯光被路树与灌木阻隔切割而融入了黑暗。那只手镯仍在水罐上叮当，渐去渐远的脚步在落叶铺地的小巷里窸窣作声。

夜渐深，富墙的影子高高耸立如同幽灵，市镇发出疲乏的嗡嗡。

别再划了，把小船系在树上吧。

让我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寻求歇息，让我朦朦胧胧地躺在星空之下，躺在这块因一只手镯在水罐上叮当而引起整个黑暗战栗共鸣的土地上。

（飞白　译）



1923年获奖作家

[爱尔兰]威廉·勃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 Yeats（1865—1939）

茵纳斯弗利岛[1]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笆房；
支起九行芸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蜂群嗡嗡唱。

我就会得到宁静，它徐徐下降，
从早晨的面纱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拍打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袁可嘉　译）

---

① 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湖中小岛，叶芝把它比作隐居的地方。作于1890年。

驶向拜占庭[①]

1

那地方可不是老人们待的。青年人
互相拥抱着，树上的鸟类
——那些垂死的世代——在歌吟。
有鲑鱼的瀑布，有鲭鱼的大海，
鱼、肉、禽整个夏天都赞扬不停
一切被养育、降生和死亡者。
他们都迷恋于种种肉感的音乐，
忽视了不朽的理性的杰作。

2

一个老年人不过是卑微的物品，
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
除非是他那颗灵魂拍手来歌吟，
为人世衣衫的破烂[②]而大唱；
世界上没什么音乐院校不诵吟
自己的辉煌的里程碑作品，
因此我驶过汪洋和大海万顷，
来到了这一个圣城拜占庭。

3

啊，上帝圣火中站立的圣徒们，
如墙上金色的镶嵌砖所显示，

---

① 作于1928年。叶芝认为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庭王朝（527—565年）是贵族文化的代表，那时精神与物质、政教与文艺、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的统一。

② “人世衣衫的破烂”指短暂的人世生活。

请走出圣火来，参加旋体的运行，
成为教我灵魂歌唱的导师。
销毁掉我的心，它执迷于六欲七情，
捆绑在垂死的动物身上而不知
它自己的本性；请求你把我收进
那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①]

4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锻金的和镀金那样的体型，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歌吟，[②]
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是当今，
唱给拜占庭的老爷太太听。

（袁可嘉　译）

那样的意象[③]

要是我叫你离开
你那心智的洞穴？
在那阳光下，风里

---

① 叶芝认为人工的东西（如工艺品），理性的东西（如哲学、诗歌）是不朽的，自然生长的事物（如人类和生物）则是暂存的。

② 古代工艺品中的金铸的树，上有小鸟鸣唱。

③ 作于1938年，是叶芝最后一个时期的抒情诗。在诗创作上，叶芝反对概念化，主张从感性生活的深处，特别是原始的、粗犷的事物中吸取艺术形象，本诗表达了这种思想。

得到更好的培育。

我可从不曾叫你
前往莫斯科、罗马，
别理那一套傻事，
你去叫缪斯回家。[①]

寻找那样的意象，
构成狂人和处女，
构成狮子和婴儿
还有街头的娼妓。

你到半空中寻找
展翅而飞的雄鹰，
承认那五种东西，
它们使缪斯唱吟。

（袁可嘉　译）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②]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①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艺术的九位女神的总称。叶芝把参加政治宗教活动看做是妨碍创作的“傻事”，这显然是错误的见解。

② 科尔庄园位于爱尔兰西部，是叶芝的好友、剧作家奥古斯塔·葛拉高雷夫人的产业。叶芝于1897年初访该地，距写作本诗的1961年恰好十九年。在此期间，爱尔兰自治运动高涨，科尔庄园即将收归国有。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自从我最初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我发现，计数还不曾结束，
猛一下飞上了天边，
大声地拍打着翅膀盘旋，
勾画出大而碎的圆圈。

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
如今却叫我真痛心，
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
也是个黄昏的时分，
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
我那时脚步还轻盈。

还没有厌倦，一对对情侣，
友好的冷水中行进，
或者向天空奋力地飞升，
它们的心灵还年轻，
也不管它们上哪儿浮行，
总有着激情和雄心。

它们在静寂的水上浮游，
何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
在哪个芦苇丛筑居？
哪一个池边，哪一个湖滨，
取悦于人们的眼睛？

（袁可嘉　译）

亚当所受的诅咒[①]

有一年夏末我们聚坐在一起，
你的密友，那美丽温柔的女子，[②]
还有你[③]和我，共把诗艺谈论。
我说，“一行诗须花几个时辰；
而假如不像是瞬间的灵感，
我们拆了又缀也都属枉然。

无论天气好坏，最好你屈膝
跪地，把厨房的地板擦洗；
抑或像个老丐去敲打石块；
因为妙音绝响的连缀要比
这一切都困难，却还要被
饶舌的钱商、教员和牧师
——那感召世人的‘殉道者’
认做是游手好闲。”

答言的是那美丽温柔的女子；
听见她嗓音低沉甜美，
许多人都会感到心中隐痛：
“虽说在学校没有这门课程——
可生为女子就理应知晓——
为求美好我们必须辛劳。”

① 上帝因亚当偷食禁果而诅咒他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七——十九节。）此诗是写给革命活动家，女演员莱德·岗的，说明美对劳动的需要。诗中列举了三种追求美的方式，然而无一种能在现代社会中行得通。诗人因而为美的沦丧发出哀叹。

② 莱德·岗之妹凯瑟琳。

③ 指莱德·岗。

我说，“自从亚当堕落以来，
没有美好的东西不需耗费精力。
曾有不少恋人认为，爱情应该
配合有十足高贵的礼仪；
他们常常摆出博学的面孔，
叹息着从古籍中博引旁征；
而如今爱不过是无心的交易。”

提到爱情我们便沉默不语；
看夕阳最后一缕金晖燃尽；
苍穹瑟瑟抖颤的碧色中，
一瓣残月，岁岁年年，
似空贝浮沉在群星之间，
任时光的潮水蚀损磨裂。
我有一个念头，只能对你说：
你美丽动人，我也尽心竭力
用古老的崇高方式把你热爱：
那似曾是幸福，可我们的心
早已像那残月一样空洞灰冷。

（傅浩　译）

丽达与天鹅[①]

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
一双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
抚弄她的大腿，鹅喙衔着她的颈项，
他的胸脯紧压她无计脱身的胸脯

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
从拉开的腿向推开那白羽的荣耀?
身体啊，翻倒在雪白的灯芯草里，
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异的心跳!
腰股内一阵战栗，竟从中生出
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伽门农之死。
当她被占有之时，
当她如此被天空的野蛮热血制服
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
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

（飞白　译）

① 该诗借用希腊神话故事，表达了叶芝对历史与文化发展变迁的神秘主义观点。据希腊神话传说，众神之王宙斯化作天鹅飞到岛上，与少女丽达交配。后来丽达生的女儿海伦因其绝色引起了特洛伊（即伊利昂）的十年战争；战争结束后希腊联军凯旋之时，丽达的另一个女儿克吕泰涅斯特拉又谋杀了她的丈夫、希腊军统帅阿伽门农。叶芝从他的神秘体系出发，认为宙斯与丽达产生了希腊文明，但也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和巨大的灾难。因此他刻意描绘的是宙斯的（也是宇宙的）创造力和破坏力、非理性冲动和“天空的野蛮热血”。叶芝用暗示方法表现了性行为的过程，同时也暗示了对当代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武装冲突的焦虑。

长腿蜻蛉[①]

为了不输掉这场大战，
不叫文明没落，
把小马拴得远点儿吧，
叫狗也严守静默；
我们主帅恺撒在帐里，
地图到处摊着，
他双目什么也没看见，
一只手把头枕着
正像长腿蜻蛉在溪面上飞旋，
他的心神在一片寂静上飞旋。

为了叫人们永记她的脸，
把高塔碉楼烧掉[②]；
在这僻静处悄悄儿走，
不可把她打搅。——
还是半大姑娘的海伦
以为没人见到，
正初试街上学来的舞步，
显得笨手笨脚。
正像长腿蜻蛉在溪面上飞旋，
她的心神在一片寂静上飞旋。

为了让春情发动的女孩
能想象第一个亚当，

---

① 该诗写于1939年。通过恺撒、海伦、米开朗琪罗三个人物，恺撒军营帐内、海伦居住的高塔碉楼、梵底冈西斯廷教堂三个场景，写出一种“聚精会神”的境界——恺撒一生英勇无比，叶芝认为他的战绩保护了古代罗马的文明；海伦的美貌引起了灾难性的战争，叶芝也将海伦暗指他所爱恋的莱德·岗的美貌和她奉行的激进主义；米开朗琪罗为艺术创造，在西斯廷教堂的拱顶上作画四年又半，表现他为《创世纪》巨型作品的完成而付出的胆魄与毅力。

② 指海伦因私奔而引起的特洛伊战争。

关上西斯廷教堂的门，
别让小孩进教堂。
米开朗琪罗高高在上，
仰在脚手架上，
挥腕不停，而动静轻得
跟小耗子一样。
正像长腿蜻蛉在溪面上飞旋，
他的心神在一片寂静上飞旋。

（飞白　译）

当你老了[①]

当你老了，满头灰白，睡意昏沉，
在炉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篇，
慢慢品味，梦见你往昔温柔的眼神
从双眼中露出浓重的阴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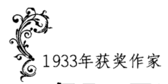
多少人向你表达了欢畅的爱慕，
爱你的美丽青春，假意或是真心，
唯有一个人爱着你朝圣者的灵魂[②]。
爱着你衰老的脸庞出现的哀怨；

佝偻着身子，在火光灼热的炉旁，
轻声泣诉，一丝凄然，
那逝去的爱，已步上山巅，
在群星中隐蔽着羞愧的脸容。

（信德　译）

---

① 此诗系诗人1893年为恋人莱德·岗而作。
② 莱德·岗系爱尔兰独立运动的骨干分子，终生为之奋斗，故诗人有“朝圣者”（pilgrim）之说。



1933年获奖作家

[俄国]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

Иваи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1870—1953）

致祖国

啊，祖国啊，祖国，
你遭尽他们的挖苦摧残。
他们嫌你朴实无华，
嫌你的茅屋丑陋昏暗……

在儿子的城市朋友当中，
她感到疲惫、悲戚、怯然。
儿子心安理得，厚颜无耻
还为母亲感到羞惭。

他带着怜悯的冷笑望着她，
而她为了和儿子见一面，
不远迢迢万里跋涉——
还为他省下最后一文钱。

（乌兰汗　译）

北方的白桦树

白桦树穿着华丽的绿色衣衫——
靠近森林的水湾，站在湖畔……
“啊，姑娘们！春季多么冷哟：
我顶风冒雪浑身打战！”

一阵雨，一阵雹，一阵飞雪如绒毛，
太阳出来，光芒四射，万里蓝天，瀑布滔滔……
“啊，姑娘们！森林和草原多么欢腾哟！
春天的装束多么喜庆美好！”

天色又阴沉，又阴沉了，
大雪纷飞，树林森严呼啸……
“我全身战栗。千万别践踏绿草！
要知道，太阳还会照耀。”

（乌兰汗　译）



歌

我是瓜地里的一个普通村姑，
他是一个乐天的渔夫。
白帆在河湾上消逝，
大海大河他见过无数。

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希腊姑娘——
人人夸她们长得美……可是我又瘦又黑。

白帆从海面上消逝了——
他也许永远不会返回！

天好天坏，我都会等待……
等不到他，我就告别瓜地，
走到海边，把戒指投进海里，
用乌黑的发辫自缢。

（马兰汗　译）

写给英明的人们

英雄迎头痛击疯狂的敌人，
英雄——是横扫帐篷的旋风，
他战死了，——在殊死的搏斗中燃烧了，
如同光华四射的陨星。

可是胆小鬼活着。他也想报仇，
他在暗地里偷偷磨快镖枪。
是啊，他英明！只不过他的心火阴燃：
如同死灰中的残存的一点火光。

（乌兰汗　译）

无名无姓

挖开了古墓。他躺在重重的石棺里

像个卫士在酣睡。铁剑紧握手中。
有声的语言唱着无声的歌曲，
委婉的歌声把他赞颂。

脸甲遮住脸庞，看不见他的相貌。
生锈的铠甲上是腐烂的战袍。
当年他是战士，是领袖。可是死神
盗走他的姓名，驾着黑色骏马顿消。

（乌兰汗　译）

无　题

鲜花，黄蜂，野草，麦穗，
湛蓝的天际，炎热的晌午……
时候一到——上帝会讯问浪子：
“您在大地上的生活可幸福？”

那时我会忘掉一切——只能想起
麦穗和野草之间这些田间小路——
我来不及回答便跪在慈悲的膝前
满脸捧着甜蜜的泪珠。

1918年
（乌兰汗　译）

1945年获奖作家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1889—1957）

死的十四行诗

1

人们把你搁进阴冷的壁龛，
我把你挪到阳光和煦的地面。
人们不知道我要躺在泥土里，
也不知道我们将共枕同眠。

像母亲对熟睡的孩子一样深情，
我把你安放在日光照耀的地上，
土地接纳你这个苦孩子的躯体
准会变得摇篮那般温存。

我要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月亮的薄雾缥缈碧蓝
将把轻灵的骸骨禁锢。

带着美妙的报复心情，我歌唱着离去，
没有哪个女人能插手这隐秘的角落
同我争夺你的骸骨！

2

有一天，这种厌倦变得更难忍受，
灵魂对躯体说，它不愿拖着包袱
随着活得很满意的人们
在玫瑰色的道路上继续行进。

你会觉得身边有人在使劲挖掘，
另一个沉睡的女人来到静寂的领域。
待到我被埋得严严实实……
我们就可以絮絮细语，直到永远！
只在那个时候你才明白，
你的肉体还不该来到深邃的墓穴，
尽管并不疲倦，你得下来睡眠。

命运的阴暗境界将会豁然明亮，
你知道我们的盟约带有星辰的印记，
山盟海誓既然毁损，你就已经死定……

3

一天，星辰有所表示，
你离开了百合般纯洁的童年，
从那天起，邪恶的手掌握了你的生命，
你在欢悦中成长。它们却侵入了欢悦……

我对上帝说："他给领上毁灭的途径。
那些人不懂得引导可爱的心灵！
上帝啊，快把他从致命的手里解脱，
要不就让他在长梦中沉沦！

我不能把他唤住，也不能随他同行！
一阵黑色的风暴把他的船吹跑。
让他回到我怀抱，要不就让他年轻轻地死掉。”

他生命的船只已经抛锚……
难道我不懂爱情，难道我没有怜悯？
即将审判我的上帝，这一切你都知道！

（王永年　译）

色彩的旋律

疯狂的蓝，疯狂的绿，
亚麻生长吐芳。
绚丽的湛蓝
像是起伏的海浪。

蓝色消退的时候，
绿色跳跃而上：
苜蓿的绿，橄榄的绿，
还有柠檬绿的欢畅。

多么漂亮！
色彩多么奇妙！

柔和的红，鲜艳的红
——玫瑰和石竹竞相怒放。
绿色投降的时候，
红色就昂然登场。

他们相继翩翩起舞，
说不上谁跳得最棒，
红色跳得太炽烈，
仿佛要把自己烧光。

多么疯狂！
色彩多么美妙！

黄色接着来到，
仪表不凡，庄严隆重，
大伙为他开道，
似乎见到阿伽门农①！

千媚百娇，人间天上，
仪态万方，圣洁辉煌。
金黄的果实阵阵飘香，
番红花在空中飞扬。

多么令人陶醉！
色彩多么美妙！

他们随着孔雀般的太阳
终于纷纷跑光，
太阳像父母或者小偷，
把他们聚拢带走。

他们原同我们相聚一堂，
现在可不一样，
说书人一经死去，

---

① 阿伽门农（Agamenon）：希腊神话中的迈锡尼王，因其弟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劫走，便发动了特洛伊战争，并被选为希腊联军统帅。

世上就没有故事可讲！

（王永年　译）

对星星的诺言

星星睁着小眼睛，
挂在黑丝绒上亮晶晶：
你们从上往下望，
　　看我可纯真？

星星睁着小眼睛，
嵌在宁谧的天空闪闪亮，
你们在高处，
　　说我可善良？

星星睁着小眼睛，
睫毛眨个不止，
你们为什么有这么多颜色，
　　有蓝、有红、还有紫？

好奇的小眼睛，
彻夜睁着不睡眠，
玫瑰色的黎明
　　为什么要抹掉你们？

星星的小眼睛，
洒下泪滴或露珠。
你们在上面抖个不停，

是不是因为寒冷?

星星的小眼睛,
我向你们保证:
你们瞅着我,
我永远、永远纯真。

(王永年　译)

我唱你一向爱听的歌

我唱你一向爱听的歌,我的生命,
也许你会前来倾听,我的生命,
也许你能记起你生活过的世界,
我在黄昏时分歌唱,我的幽影。

我不愿意缄默,我的生命。
没有我的歌声,你怎么将我找寻?
你有什么信号可以遵循,我的生命?

我还像以前一样属于你,我的生命,
没有冷漠,没有忘却,没有迷惘,
傍晚时来我身边吧,我的生命;
慢慢回忆一支歌,我的生命,
看你能不能辨出这支听过的歌,
是不是仍旧记得我的名字。

我等着你,没有时间的限制,
你别怕夜晚、浓雾或者大雨。

到我身边来吧，不管有没有路。
从你所在的地方招呼我，我的生命。
一直来我这儿，我的伴侣。

（王永年　译）

智利的土地

我们在智利的土地上跳舞，
她比利亚和拉结[1]更美丽；
她哺育的人们
谈吐和蔼，心地善良……

这片土地上的果园郁郁葱葱，
麦田扬起金黄的波浪，
一串串葡萄红得像宝石，
她在脚下多么温柔！

她的泥土培养我们成长，
她的河流使我们笑声朗朗，
她吻着跳舞人的双脚，
像母亲般呻唤。

她美丽，正因为美丽，
我们愿她的草原上充满欢舞；
她自由，正因为自由，
我们要让歌声传遍各地。

---

① 利亚和拉结（Lia,Raquel）系同一个人，《圣经》中拉班之女、雅各之妻。雅各为了娶她为妻，替拉班连续做了14年长工。

明天我们要劈山开石，
把这片土地变为果园；
明天我们要兴建城镇，
今天我们且尽情跳舞！

（王永年　译）

三棵树

三棵伐倒的树
弃在小路的边缘。
伐木人把它们遗忘
它们亲密地挤在一起交谈，犹如三条盲汉。

落日的余晖
为劈开的树干涂上一层鲜血，
只有风儿
带着它们伤口的芳香飘散！

歪歪扭扭的那一棵
把巨大的臂膀和抖动的枝叶
伸向同伴
两个伤口像一双眼睛，表达着哀怨。

伐木者把它们遗忘，夜即将来到，
我愿与它们厮守在一起
用心房接受柔软的树脂，
那树脂将会像火一般把我燃烧，
而天明时我们将无声无息

被一片离别的痛苦所笼罩。

（陈光孚　译）

小工人

妈妈，如果我长大成人，
嘿，你瞧我会是个壮汉。
我双臂会将你举起，
好似风儿吹刮麦田。

你曾为我缝制襁褓，
我要为你筑起住房。
要是我来铸造钢梁，
保证会固若金汤。

你的孩子，你的泰坦[①]
为你造的房屋多么漂亮，
屋檐遮下的阴凉
也会使你神怡心旷。

我要为你浇灌一片果园，
果儿香气扑脸。
把它们挂满你的裙子；
花一般柔丽，蜜一般香甜。

也许最好是为你织一面壁毯，
编出郁金香的图案，

①泰坦是希腊神话中力大无比的巨神。

或者是凿那么一对磨盘
边为你歌唱，边为你磨面。

啊，你的小伙子多么欢乐
无论在炼铁炉边、守着风磨
在海上，还是干着杂活
都在引吭高歌。

我这双手
将打开窗子一扇又一扇；
收获的庄稼一捆又一捆，
让你数也数不完……
（你曾用红色粉笔
教我懂得开创，
并且在你的歌子里
给予我整个的山谷和海洋……）

啊！你的孩子会干得那么漂亮，
将把你放在
麦浪之间，
稻谷垛上……

（陈光孚　译）

羞　怯

如果你看我，我就变得美丽
仿佛小草披上降下的露珠，
河水退去时，高高的芦苇



不再认得我焕发容光的颜面。

我羞怯，为了我凄凉的嘴巴，
粗哑的嗓音，笨拙的膝头；
如今你看着我，走近我，
我感到我可怜，在赤裸地摸索。

你在路上逢到的哪块石头
都比不上这个你捡起来的女人
在拂晓的微光下更加赤裸，
因为你看见了她，听见了她的歌。

我要缄默，为的是不让
原野上经过的人知道我幸福，
缄默于照上我粗糙额头的光辉
缄默于我手上所有的战栗……

夜来了，露珠落上小草；
久久地看着我吧，温存地说话，
但愿明天河水退下时，你所
吻着的她，已经满披美丽！

（王央乐　译）

忧　虑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变成飞燕。
她会在天空翩跹
不再回到我身边；

她在屋檐下筑巢，
我不能替她梳小辫。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变成飞燕。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成为公主。
她穿上了金子的小鞋子，
怎么能在草地上玩耍追逐?
到了晚上，
她不能睡在我身旁……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成为公主。

我更不希望
有朝一日她成了女王。
人们把她拥上宝座，
是我不能去的地方。
到了夜晚，
我不能把她摇晃……
我可不希望
我的女儿成为女王!

（雷怡 译）

我喜欢爱情

它在田野上自由漫步，它在清风中展动翅膀，
它在丽日下纵情欢跳，它把松林点缀得辉煌。
你真不该将它遗弃，像扔掉一种坏的思想。
　　你必将遇到爱的甜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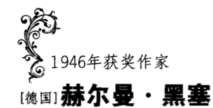
它说钟的语言，它讲鸟的话腔，
羞答答的恳求，海洋般的命令。
你真不该横眉冷对，做出畏难的模样。
　　你必将倾听爱的喧响！

它绘尽主人的蓝图，回避不会使它退让；
它绽裂鲜花的瓶子，它破开深深的冰床。
你真不该对它说，你拒绝留住春光。
　　你必须款待爱的造访！

它在机智的反驳中握有敏锐的道理，
它有学者的论据，但使用的是女人的柔腔，
你真该有人的理智，而不是玄妙的思想。
　　你必须坚信爱的力量！

它给你缠上亚麻绷带，你须忍受创伤。
它献给你温馨的臂膀；你不知它遁向何方。
它走了。你神魂颠倒地尾随，尽管你发现：
　　你必须追随它，直到死亡……

（孔令森　译）



1946年获奖作家

[德国] **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

白　云

哦，看啊，
那轻快的白云，
像是被遗忘的轻松乐曲，
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飘移。

谁要是在人生的旅途中
没有领略过苦和乐的激情，
他就不能理解
这轻飞慢舞的白云。

犹如太阳、大海和轻风，
我喜爱这朵朵白云，
因为它们是陪伴游子的
姐妹和天神。

（赵平　译）

夜投旅店

多么陌生而奇异的景象：
一条涓涓的清泉在流淌，
隐蔽在槭树的浓荫下，
在夜幕里，流啊流，流向远方。

暗香浮动，
月影移墙。
朵朵轻云，
在凄冷的夜空中，飘啊飘，飘向远方。

夜沉沉，悄然无声，
异乡客投宿暂栖身；
眼前路漫漫无限遥远，
有谁会想起这天涯沦落人。

说不定多少年之后，
梦中又会听到这清泉的声音，
看见旅店的门和墙，
并把它们的古往今来追寻。

寄身异乡的客栈，
伴着漂泊的忧伤；
虽然只是片刻休息，
却好似暂时回到了故乡。

多么陌生而奇异的景象：
一条涓涓的清泉在流淌，
隐蔽在槭树的浓荫下，

在夜幕里，流啊流，流向远方。

（赵平　译）

中国的诗翁

月光透过白云的空隙，
把根根竹梢辉映，
波光粼粼的水面，
印着古桥的清晰倒影。

景致幽雅，愉悦人心，
夜色苍茫，万物一新；
景如梦，笔传神，
莫道明月不等人。

桑树下醉倚着诗翁，
他把盏挥笔，狂书不羁，
描绘着醉人的夜色、
舞动的倩影和月光的蜜意。

月如银，云似水，
在诗翁的眼前浮动，
在诗翁的笔下复出；
这稍纵即逝的诗情画意，
被赋予了柔情，
被赋予了灵魂和生命。

这诗情画意，
千古流传以至永恒。

（赵平　译）

所有的死亡

我已经历过所有的死亡，
我愿再次经历所有的死亡，
在树中是木的死亡，
在山上是石的死亡，
在沙滩是土地的死亡，
叶片死在窣窣响的夏日草丛，
还有那悲惨而血淋淋的人类死亡。

我愿再生变成为花卉，
花和草是我乐意的再生之地，
还有鱼儿、牡鹿、小鸟和蝴蝶。
每一种形象都会让我
穿越过一个渴望的阶段，
通向那最后的痛苦，
通向人类高层次的痛苦。

噢，颤抖的绷紧的弓啊，
当那位狂热的探索者浮士德
奋力把生活的阴阳双极
相互弯向一处的时刻！
正是你催促我一而再地
努力追逐通往新生的死亡。
追逐无数留下痛苦痕迹的形象，
追逐无数留下壮丽痕迹的形象。

（张佩芬　译）

阶　段

如同鲜花凋萎，青春会变老，
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曾鲜花怒放，
每一智慧，每一德行都曾闪耀光彩，
却不能够永恒存在。
我们的心必须听从生命的召唤，
时刻准备送旧迎新，
毫不哀伤地勇敢奉献自己，
为了另一项全新职责。
每一种开端都蕴含内在魔力，
它将保护我们，帮助我们生存。

我们快活地穿越一个又一个领域，
我们决不囿于哪一种祖国观念，
世界精神使我们不受拘束，
它鼓舞我们向上攀登，心胸开阔。
当我们的生命旅程稍稍安定，
舒适生活便使意志松懈，
唯有时刻准备启程的人，
才能够摆脱懒惰的惯性。
也许在我们临终时刻，
还会被送进全新的领域，
生活的召唤真正永无穷尽……
来吧，我的心，
让我们快活告别！

（张佩芬　译）

写在沙上

世间美好和迷人事物，
都只是一片薄雾，一阵飞雪，
因为珍贵而可爱的东西，
全都不可能长存：
不论云彩、鲜花、肥皂泡，
不论焰火和儿童的欢笑，
不论镜子里花容月貌，
还有无数其他的美妙事物。
它们刚刚出现，便已消失，
只存在短短的瞬间，
仅仅是一缕芳香、一丝微风，
懂得这一切，我们多么伤心。
而所有恒久固定的东西，
我们内心并不珍爱：
闪烁冷光的宝石，
沉甸甸灿烂的金条。
就是那数不清的星星，
遥远而陌生地高挂天穹，
我们短暂过客无法比拟，
它们也不会进入我们内心。

不，我们内心所珍爱的，
却是趋于凋零的事物，
而且常常已濒临灭亡。
我们最最心爱的，
莫过于音乐的声调，
刚一出现便已消失、流逝，
像风吹，像水流，像野兽奔走，

还缠绕着淡淡感伤，
因为不允许它稍作逗留，
稍有片刻的停息、休止；
一声接一声，刚刚奏响，
便已消失，便已经离开。

我们的心便是这样，
爱流动、爱飞逝、爱生命，
爱得宽广而忠贞，
绝不喜爱僵死的事物。
那固定不变的岩石、星空和珍宝，
我们很快便腻烦。
风和肥皂泡的灵性，
驱使我们永恒变化不停，
它们与时间结亲，永不停留。
那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那一只小鸟的欢乐，
那一片亮云的消散，
那闪光的白雪、彩虹，
那翩翩飞去的蝴蝶，
那一阵清脆的笑声，
所有和我们一触即逝的东西，
才能够让我们体会
欢乐或者痛苦。
我们爱和我们相同的东西，
我们认识风儿写在沙上的字迹。

（张佩芬　译）

秋　雨

噢，雨丝，秋天的雨丝，
灰濛濛似薄纱轻罩群山，
最后的树叶也衰败凋零!
透过水汽荫翳的窗子望去，
病奄奄一年正沉重辞行。
你穿着湿漉漉外套，寒战着
走出家门。在森林边缘，
蟾蜍和蝾螈醉汉一般，
蹒跚着爬出褪色的落叶，
雨丝淅沥沥无穷无尽，
急匆匆流下道路，潺潺不停，
直至那无花果树畔的一片草地，
才耐心地汇聚成小小池塘。
从山谷里一所教堂的尖塔
传来钟声阵阵，迟疑又疲乏，
村子里在埋葬一位居民，
丧钟便为他而鸣。

你心里十分悲哀，亲爱的，
不是因为被埋葬的邻人，
也不是留恋夏日的幸福，
更不是为了那青春的欢乐!
一切都会永存于虔诚的记忆，
牢牢保持在语言、图画和歌曲之中，
永恒准备好为归来而举行庆典，
那时一切便焕然一新，金碧辉煌。
你时刻都乐意奉献，乐意变化，
信仰的欢乐之花

正在你内心快活怒放。

（张佩芬　译）

畔

从我生命的树上
落下片片树叶，
啊，眼花缭乱的世界，
你真富足，
你富足而令人劳累，
你供人尽情欢乐！
今日繁花似锦，
不久统统沉沦。
风儿即将呜咽地
吹过我褐色的坟穴，
母亲向婴孩
俯下身躯。
我愿再看到她的眼睛，
她的目光是我的星星，
别的一切任其过往遗忘，
万物在死亡，死得痛快。
唯有生身的永恒的母亲
与天地长存，
她用灵活的手指
在变幻的大千世界写下我们的姓名。

（舒雨　译）

悲　哀

昨日繁花似锦，
今日枯萎凋谢，
从悲哀的树上
花儿朵朵飘零。

我看见它们飘落，
像雪花洒满我行走的小径，
脚步不再泛起回响，
长久的寂静即将来临。

天空没有星星，
心中再无爱情，
灰濛濛的远方沉寂，
世界变得苍老空虚。

有谁还能在这乱世
护卫好自己的良心?
从悲哀的树上
花儿朵朵飘零。

（舒雨　译）

乡村公墓

挂满常春藤的歪斜的十字架上方，
是温柔的太阳、芳香和蜜蜂的歌唱。

有福了，埋葬在此地的人们，
心儿偎依着乐土的人们，

有福了，无名的回乡战士，
温顺地安息在慈母的怀里！

但是你听，生存的欲望
在蜂群和花丛中向我歌唱。

从深深的树根的梦中
迸发出那早已熄灭的生命向往光明的冲动，

被埋在黑暗里的生命的碎片，
在变化，在要求显现。

在接二连三迫不及待的分娩中，
大地母亲剧烈地颤动。

墓穴里的和平财宝无足轻重，
抵不上一场黑夜的梦。

关于死的梦不过是浓烟似墨，
浓烟下熊熊燃烧着生命之火。

（胡其鼎　译）

美好的世界

无论年老或年轻时，我始终感觉到：
黑夜里，一座山，阳台上一个沉默的女性，
月光下略有起伏的一条白色的路，
从我怀着眷念的躯体里夺走了恐惧的心。

啊，火热的世界，啊，你这位阳台上白皙的女性，
山谷里吠叫的狗，滚滚远去的火车，
你们始终是我最甜蜜的幻想和梦境，
啊，尽管你们撒谎，尽管你们骗得我好不伤心。
我常常尝试踏上通往可怕的“现实”的道路，
那是官吏、法律、时髦和金钱行市主宰的地方，
但我始终孤独地逃跑，既失望又感到获得了解放，
返回那幻梦与令人幸福的痴愚如清泉喷涌的地方。

黑夜里树间闷热的风，黝黑的吉卜赛女人，
充满愚蠢的眷念和诗人的芳香的世界，
你的闪电使我震颤，我听到你的声音在呼唤，
我永远沉醉在其中的美好世界。

（胡其鼎　译）



1948年获奖作家

[英国]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

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

给我妻子的献辞[①]

这是归你的——那跳跃的欢乐
它使我们醒时的感觉更加敏感
那君临的节奏，它统治我们睡时的安宁
　　合二为一的呼吸。

爱人们发着彼此气息的躯体
不需要语言就能思考着同一的思想
不需要意义就会喃喃着同样的语言。

没有无情的严冬寒风能够冻僵
没有酷热的赤道太阳能够枯死
那是我们的而且只是我们玫瑰园中的玫瑰。

但这篇献辞是为了让其他人读的
这是公开地向你说的我的私房话。

（裘小龙　译）

① 这首诗是作者写给第二个妻子法莱丽的，正式发表在他身后的全集中。

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1]

姑娘我该怎样称呼你呢……

站在台阶的最高一级上——
倚着一只花园中的瓮——
梳理，梳理着你头发中的阳光
将你的花束抱紧，痛苦地一惊
又将花束扔到地上，然后转过身
眼中是一掠而过的哀怨；
但是梳理，梳理着你头发中的阳光。

就这样我愿意让他离开，
就这样我愿意让她伫立，悲哀，
就这样他愿意远遁，
像灵魂离开那被撕碎和擦伤的躯体，
像大脑遗弃它曾使用过的身子。
我愿意找到
一条无可比拟地轻闲的途径，
一种你我两人都能理解的方式，
简单而无信，恰如握手和一笑。

---

① 据艾略特的朋友回忆：1911年艾略特参观意大利的一个博物馆，馆中有一块雕有一个哭泣的年轻姑娘的石碑，但他找不到说明词，于是在这首诗的上面引了阿童尼斯对维纳斯的一段话："姑娘，我该怎样称呼你呢？"一般认为，这是艾略特让读者去思考诗的真正内涵是什么。在这首小诗中有三个人物：姑娘，那离开她的人（爱人）和诗人，三者很微妙地共处在戏剧性场景中，视角在变换，意识在流，诗人和情人有时合二为一，场景也随着段落而变化。而且，整首诗是种微妙的象征。第一节塑造了一幅美和痛苦的图景，从诗的创作过程来看，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诗人幻想着情人分手的情景，但这幻想的第一幕的导演，要姑娘摆一种浪漫主义的姿势，第一节的祈使语气说明了此点，接着，第二节明了地将诗人（情人）的想法写了出来。诗的虚拟语气提示这个场景仅存在于幻想之中。诗人和情人的双重身份故意写得含混。"我愿意找到一条无可比拟地轻娴的途径"一句，既可视作诗人在研究他的创作，也能理解为以一个情人的身份，他在考虑怎样和姑娘分手。第三节中，姑娘真的转身去了，毫无诗人幻想中罗曼蒂克式的夸张，"深秋的气候"暗示着肃杀的场景，诗人依然是苦恼的，美和痛苦的幻象重新萦回在他跟前。

她转过身去，但随着深秋的气候，
许多天，激发着我幻想，
许多天，许多小时；
她的头发披在臂上，她的臂上抱满鲜花。
我真诧异它们怎么会在一起！
我本应失去一个姿势和一个架子。
常常这些深思熟虑依然在
苦闷的午夜和中午的休息时使我感到惊讶。

（裘小龙　译）

玛丽娜[①]

"这是什么地方，什么区域，世界的什么角落？"[②]

哪些海洋哪些海岸哪些礁石哪些岛屿
哪些海水轻轻拍打着船舷
松树的芳香和画眉的歌声透过浓雾
哪些意象回旋
噢我的女儿。

那些磨尖狗[③]的牙齿的人，意味着死亡
那些与蜂鸟的光彩一起闪耀的人，意味着死亡
那些端坐在猪圈中的人，意味着死亡

---

① 这首诗取材于莎士比亚戏剧《泰尔亲王配力克斯》。戏中亲王的女儿玛丽娜生在船上，但在旅途中丢失，亲王认为她已经死去，后来玛丽娜长成一个大姑娘，奇迹般地回到父亲身边。艾略特认为"相认"这一幕是很了不起的"纯戏剧化的完美范例"。评论家认为艾略特借这一戏剧场景，描叙他自己在宗教中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也是一种失而复得。

② 出自西奈卡（生年不详，约死于公元前65年）的悲剧《赫丘力斯》。赫丘力斯因朱诺引起的一场疯狂杀害全家后，渐渐醒悟到自己的罪行时说了这些话，艾略特反用这些引语，将恐惧变成了新生的惊讶。

③ 狗在这里作为威胁和邪恶的象征。

那些享受动物狂喜的人，意味着死亡

他们变得轻若鸿毛，为一阵风吹去，
一阵松涛，画眉歌声回旋的浓雾，
因为这个溶化于空间的恩惠。

这张脸是什么，更模糊而更清楚[①]
手腕的脉搏跳动，更虚弱而更强壮——
给予或借予？比星星更远，比眼睛更近。
低低的私语和轻轻的笑声，在树叶间和
　　匆匆的脚步声中
睡眠着，那里海浪相遇海浪。

这一斜桅结冰而断裂，油漆过热而剥落。
我做过这次航程，已忘却了，
现在又记起。
索具脆弱，船帆腐烂，
在一个六月和另一个九月之间，
不是存心的、半意识到的、无人知道的、
　　只是我自己做了。
龙骨翼板外板漏水，船缝需要堵紧。
这个形式，这张脸庞，这种生活，
活着为了生活在一个超越自我的时间世界
　　里，让我
为这种生活摒弃我的生活，为那没说的辞摒
　　弃我的言词，
那苏醒的，嘴半张开，那希望，那新的船只。
哪些海洋哪些海岸哪些花岗岩岛屿向着我的船骨
画眉透过浓雾啭鸣

① 这几行指剧中父亲刚看到女儿时的情景。

我的儿女。

（裘小龙　译）

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充满泪水的眼睛

我最后一次看到的充满泪水的眼睛
越过分界线
这里，在死亡的梦幻王国中
金色的幻象重新出现
我看到眼睛，但未看到泪水
这是我的苦难

这是我的苦难
我再也见不到的眼睛
充满决心的眼睛
除了在死亡另一王国的门口
我再也见不到的眼睛
那里，就像在这里
眼睛的生命力更长一些
比泪水的生命力更长一些
眼睛在嘲弄我们。

（裘小龙　译）

忧　郁

星期天：这队确实是
星期天脸庞的满足的行列，
无边女帽、带边丝帽、有意识的优雅姿势
不断重复，用这种肆无忌惮的
无关的东西，替代了
你头脑中的自制。

傍晚，茶点灯光！
孩童和猫儿在胡同中；
沮丧，无边来反抗
这种同谋的沉闷。

而生活，头顶微秃鬓角灰白，
无精打采，索然乏味，吹毛求疵，
等待着，帽子和手套握在手里，
一丝不苟的领带和服装
（多少有些不耐烦拖延）
等在绝对的台阶上。

（裘小龙　译）

海伦姑母[1]

海伦·斯凌斯比小姐是我的未出嫁姑母，

---

① 原诗见1917年发表的诗集《普鲁弗洛克及其他观察》，为自由诗体，各行长短不定，多数行有脚韵（或近似韵），译文脚韵大致安排在原来押韵的地方。

住一所靠近时髦广场的小房子，
雇仆人照顾，多到四个这么大数目。
现在她死了，天上肃静，
那条街也肃静，在她家那一头。
百叶窗拉下了，经管人先把鞋底擦干净——
他知道以前就曾发生过这一类事情。
几条狗照料得十分周到，
可是没多久连鹦鹉也死掉，
德累斯屯钟在壁炉架上滴答不停，
听差坐在大餐桌上头，
膝头上抱着二把手女佣人——
她在女主人生前可总是小心谨慎。

（卞之琳　译）

空心人[①]

给那老家伙一个便士[②]

我们是空心人
我们是稻草人
互相依靠
头脑子塞满了稻草。唉!
当我们在一起耳语时
我们干涩的声音

---

① 这首诗常被认为是艾略特描写精神空虚的"现代人"的代表作。悲观和虚无主义色彩弥漫在整首诗里，但也有批评家认为正因为艾略特不满于现状，才使这首诗有一种批判的高度。

② 第一段围绕着英国的一个焰火庆祝仪式展开。篇首的"老家伙"指的是福克斯，他在1605年试图炸毁国会大厦的阴谋中被捕，以后英国人民就在每年11月5日那天举着模拟他做成的稻草人，放火焰庆祝，孩子们则用这种空心人向家长要一两个便士玩。艾略特首先暗示现代人其实只是空心人，然后又将真正的福克斯——迷失的、狂暴的人，与现代人对比。现代人虽活犹死，在死亡的王国里。

毫无起伏，毫无意义
像风吹在干草上
或像老鼠走在我们干燥的
地窖中的碎玻璃上。

有声无形，有影无色
瘫痪了的力量，无动机的姿势

那些已经越过界线[1]
目光笔直，到了死亡另一个王国的人
记得我们——如果稍稍记得的话——不是
作为迷失的狂暴的灵魂而仅是
作为空心人
作为稻草人。

（裘小龙　译）



歌[2]

白月光菊向飞蛾绽开花瓣
薄雾从海面上慢慢地爬来
一只白色的巨鸟——羽毛似雪的枭
从白桤树枝梢上悄悄飞下

爱呵，你手中捧着的花朵
　　比海面上的薄雾更洁白

---

① 艾略特这里显然受到了但丁的影响。但丁在《神曲》历程中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区域：地狱、炼狱、天堂，空心人似乎应是地狱中的人。

② 这首诗是艾略特青年时代写的，他逝世后才被他妻子收入他的诗全集。诗风还比较简单、清新。

难道你没有鲜艳的热带花朵——
紫色的生命，给我吗?

（裘小龙　译）

窗前晨景

在地下室厨房里，她们把早餐盘子
摆弄得乒乓响，
沿着众人踩踏的街道边沿
我意识到女仆们潮湿的心灵
向着地下室闸门沮丧地发芽。

晨雾棕色的波浪，从街底
向我抛来一张张扭曲的脸，
从一个穿着泥污裙子的过路人脸上
丢下茫然无知的微笑在空中徘徊
接着消失在屋顶沿线的平面。

（信德　译）

河　马

河马腰壮臀肥，
贴着泥潭憩息；
外表虽然强壮，
也只血肉之躯。

脆弱的血肉之躯，
受不了神经刺激；
真正的教堂却万无一失，
磐石就是它的地基。

河马也会走错方向，
企图追求物质目的；
真正的教堂不必自己动手，
便能聚集红利。

河马永远摘不到
芒果树上的芒果；
而进口的石榴、蜜桃
却使教堂大饱口福。

发情时的河马嗷嗷直叫
嗓门变音，单调难听；
我们每个礼拜都能聆听
教堂与上帝的欢乐歌声。

河马白天躺着不起
夜间才出来活动寻吃；
上帝却全然不同——
教堂能一边睡眠一边进食。

我看到河马长出了翅膀
从潮湿的草原向天上腾飞，
天使在它周围高声歌唱
在“和散哪”[1]的呼喊中赞美上帝。

① 和散哪（hosanna），教会中赞美上帝之语。

耶稣的血为他洗刷干净
上帝的手臂将他拥入胸间，
他将成为圣徒中的一员
演奏着竖琴的金黄琴弦。

他将洗刷得雪样的洁白，
让殉难的圣女频频亲吻；
真正的教堂仍留在凡间
在乌烟瘴气中沉沦。

（信德　译）



1956年获奖作家

[西班牙]胡安·拉蒙·希门内斯

Juan Ramón Jiménez（1881—1958）

没有人

没有人，是水声。——没有人？
水是“没 有人”么？——当真
没有人。是花儿。——没有人？
可是，花儿是“没有人”么？

没有人。只有风。——没有人？
风是“没有人”么？——当真
没有人。是幻觉。——没有人？
难道幻觉是“没有人”么？

（飞白　译）

音　乐

突然间，喷泉
从裂开的胸膛迸出，
激情之流冲决

黑暗——犹如裸女
敞开阳台之窗，
向星空哭泣，渴望
那无名之死——
这将是她疯狂的永生——

并且永远不再复归，
——裸女，或泉水——
留在我们中而又迸出，
既真实而又虚无，
她是如此不可拦阻。

（飞白 译）

明澈的溪流[①]

明澈的溪流，宁静
而妩媚；峡谷清幽，
两岸风光秀美，
白的是杨，绿的是柳。

——峡谷宛如幻境，
还有心脏的搏动，
梦寐中犹闻妙曲，
笛音伴着歌声。——

溪流妩媚：柳枝
好似未醒贪睡，

① 标题系译者所加。

倒挂在平静的溪面，
亲吻着明澈的流水。
天空恬静而晴和，
苍穹低垂、浮游飘舞，
薄雾团团色如银，
拂弄着水上波、岸边树。

——我的心梦见了
秀美的溪岸、清幽的峡谷，
一直飞到那静谧的浅滩，
准备登上轻舟赴远途。

可是，刚刚踏上山径，
止不住留恋的热泪涌流：
峡谷对面传来古老的歌声，
尽管不知道谁是吟唱的歌手。——

（林之木　译）

谁能了解时光背后的东西[①]

谁能了解时光背后的东西！

多少次，曙光
被高山遮蔽！

多少次，天际壮丽的彩霞
却孕育着迅雷霹雳！

---

① 标题系译者所加。

那枝玫瑰竟含剧毒。
那把利剑却是生命的武器。
我曾想在路的尽头
找到鲜花盛开的草原，
然而却陷进一潭污泥。

我梦寐以求人间的荣耀，
却在天国赢得一席之地。

（林之木　译）

我的心好像一条平坦的大道[1]

我认出了你，因为看到了
你留在路上的足迹，
我那被践踏的心房疼痛异常。

我发疯般地奔跑，整日寻觅，
好似丧家之犬一样。

……你已经离去！仓皇逃逸的时候，
你的脚践踏着我的心房，
我的心就好像一条平坦的大道，
一直把你送走，永无转来的希望。

（林之木　译）

① 标题系译者所加。

春

——致一位女士

玫瑰散发着最沁人的幽香，
星星那最纯洁的光亮不停地忽闪。
夜莺用最深沉的啼啭
把美丽的夜色尽情颂唱。

幽香把我的肌体损伤，
天上的寒星使我的前额昏暗，
而夜莺的清脆礼赞
勾起我为多舛的命运热泪盈眶。

这不是昔日那奇特的惆怅，
虽然侵袭着我当年的心房，
但滋味却要比蜂蜜还甜……

但愿你能让玫瑰使我欢畅，
让星星使我的诗篇激昂，
让夜莺的歌声愉悦我的心田。

（林之木　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
才能从今天的岸边
一跃而跳到明天的岸上。

滚滚长河夹带着
今天下午的时光
一直流向那无望的海洋。

我面对着东方、西方，
我向南方和北方张望……
只见那金色的现实，
昨天还缠绕着我的心房，
此刻却像整个天空
分崩离析，虚无迷茫。
……我不知道应该怎样
才能从今天的岸边
一跃而到明天的岸上。

（林之木　译）

我不想再见到天上的星星[①]

我不想再见到天上的星星，
于是就垂下了眼睛，
然而星星却钻入我的眼底，
犹如——我觉得——雪花一般晶莹。

然而，那雪花却原是晚香玉
——泪珠——，纯洁无比，融化之后，
喷涌着一直流向我的心灵。

我止不住痛哭失声，

① 标题系译者所加。

我向黑暗的世界倾泻出纯洁和馨香，
还有那化作清水的无数寒星。

（林之木　译）

守　夜

夜正离去，一头黑牛——
一身哀痛、恐怖、凄惨的肌肉，
面临一切杀戮的忧惧、冷汗直冒，
正以巨大的怖栗咆哮着；
而白天进来了，一个孩子
祈求着信赖、爱和欢笑
一个孩子，给遥控着，由某种奥秘
在终与始相遇处
玩弄着一刹那
跟那头奔逃中的黑牛
在光与影的田畴。

（古苍梧　译）

我不再归去

我已不再归去。
晴朗的夜晚温凉悄然，
凄凉的明月清辉下，
世界早已入睡。

我的躯体已不在那里，
而清凉的微风，
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
探问我的魂魄何在。

我久已不在此地，
不知是否有人还会把我记起，
也许在一片柔情和泪水中，
有人会亲切地回想起我的过去。

但是还会有鲜花和星光
叹息和希望，
和那大街上
浓密的树下情人的笑语。

还会响起钢琴的声音
就像这寂静夜晚常有的情景，
可在我住过的窗口，
不再会有人默默地倾听。

（江志芳　译）

最后的旅途

……我就要启程。那留下的小鸟
仍然在啼鸣。
还留下我的果园和绿色的树林，
白色的水井。

每天下午，天空将是蔚蓝、宁静；
像每逢下午要敲钟一样，
钟楼上还会响起
那阵阵钟声。

那些爱过我的人将会死去；
村庄的面貌将会日新月异；
在我粉刷过的开花的果园一角；
我这思乡人的幽灵将在那里徘徊……

我将要启程，我会是孑然一身，
没有家园，没有绿树，没有白色的水井，
没有蔚蓝和宁静的穹苍……
而那留下的小鸟依然在啼鸣。

（江志芳　译）

白　杨

上方，鸟儿啼啭
下方，流水湍湍歌唱
——上与下
使我的心灵敞亮——

两种曲调之间
夹着你这颗银柱！
叶儿、鸟儿、星辰；
枝头、根子、河身。

在这两种动荡之间
夹着你这颗银柱！
——可你呵，理想的树干
撑在我心灵之间！——

颤音摇动着星辰
水波冲荡着低垂的枝头
——上与下
震撼着我的心灵——

（陈光孚　译）

冬　日

默默地走在冷漠的田野，
雾气影影绰绰茫茫然然
世界上总共好像只有我们两个！
——静谧、眩迷、静谧——。

突然，光芒四射的太阳
——在往时它所高挂的地方——
从西方瞬间的云隙，
为我们照亮了一切——多么炎热的
　　慌乱！——
宛如黑暗中各种光谱的聚光。

（陈光孚　译）

死　亡

我们说过：“死亡”
犹如一个句点，
我们消失了但又化为其他。

不过，死亡即是旅游
死亡也是升华，
而你正在升华
——回忆只意味着怜惜自己——
在星夜，
在晴朗的黎明，
在太阳高悬的时刻，
你那时正在活着，活着，活泼而且热情，
那是在被我们遗忘的干枯可怜的平衡之中。

（陈光孚　译）

入　梦

——再见！
　　——再见！
闭上你的眼睛，
阖上我的眼帘。
——我们将是
自成一统的世界，
躯体内

——旺盛的筋骨——
和处于迷醉的灵魂。
我们彼此，
并不像在两颗星球之间
我们已经不能
互通信息！
噢！你已经不属于我了?
哎！我也不属于你了。

（陈光孚 译）



1958年获奖作家

[苏联]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Борис Леон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

二　月

二月。蘸好墨水就得哭！
当噗噜噗噜响的泥水
泛着黑色春光的时候，
写二月就免不了流泪。

花几角钱雇一辆马车，
听着祷前钟声和车轮叫声，
到田野上去，田野上的暴雨
比墨水和泪水更猛。

无数的秃嘴乌鸦
像晒焦的梨似的从树上落下，
落在一个个水洼儿里，
织成一幅凄凉、忧伤的图画。

化冻的地方又黑又阴暗，
风的吼叫声又大又凄切，
诗越是写得出人意料，
越能如实地表现悲怆的境界。

（力冈　译）

雨　燕

傍晚时候的雨燕
无法压制内心的欢畅。
欢畅冲出洪亮的胸膛，
在空中到处回荡。

雨燕在天空纵情翱翔，
那千回百转的歌声任意飞扬。
啊，雨燕哪，多么得意，
你们瞧，连大地都要逃避！

翻腾的云雾扩散而去，
就像锅里翻滚着一股白泉，
你们瞧，从峡谷到天边，
大地已找不到安歇的地盘。

（力冈　译）

雷雨一瞬永恒

夏季就这样告辞了，
在半途之中，脱下帽，
拍一百幅炫目的照片，
记录下黑夜的雷声隆隆。

丁香花穗可冻坏了。
这时，雷，摘下一满抱

闪电——从田野摘来闪电
好给管理局做灯。

暴雨爆发，扑满篱笆，
仿佛炭笔画出无数线条；
穷凶极乐的波浪
漫溢在大楼的屋顶。

此刻，“意识崩溃”在使眼色：
就连理性的那些角落——
那些明白如昼的地方
也面临如梦初醒的照明。

（飞白　译）

雄　鸡

整夜，流水毫不歇息地工作。
哗哗的雨点恰似油锅的沸腾。
从浅紫色的屋顶下冒出热气，
大地烟雾缭绕，如同汤盆。

雄鸡一声啼叫，万鸡齐声呼应，
我听到的时候是多么震惊。
草儿何时抖动羽毛，一跃而起，
向露珠讲述我的惊恐之情？

按名字依次抚摸岁月，
按顺序挨个呼唤黑暗，

它们开始向大家预报爱情，
向雨天和大地预报变幻。

（吴笛　译）

诗人之死

我们不信，只当是荒诞，
但禁不得两人说、三人说、
众人说。全都排进了
凝固的时辰的行列里：
官太太和商妇的房子、
院子、树、树上是
被太阳烤得发昏的乌鸦
激动地把雌鸦们责骂，
叫这批蠢货再不许
插嘴，不论祸事多大。
只见颊上一片淋漓，
如同在破渔网的褶纹里滴。

这一日，无害的一日，比你
以前的十日更无害。
大家挤，排在前厅里，仿佛是
枪响把他们排整齐。

仿佛是烟火塞满在苔草里，
以水雷的爆炸从水沟里
泼出炸扁了的鳊鱼、狗鱼。
如同从有孕的土层翻出了叹息。

你睡着，被褥铺在流言飞语上睡，
你睡着，一阵颤动，从此安静，——

挺拔俊美，二十二岁，
被你四部曲的预言所言中。

你睡着，面颊紧贴着枕头，
你睡着，以你的全部高速
向前猛冲，切入、跨入、突入
焕发青春的传说之丛。
你的突入尤其夺目，
因为你跨入传说只用了一步。
你的枪响就像埃特纳火山
爆发在怯懦的丘陵群的包围之中。

（飞白　译）

“屋里不会再来人了”

屋里不会再来人了，
唯有昏暗。一个冬日
消融进半开半掩的
窗帘的缝隙。

只有潮湿的白色鹅毛雪
疾速闪现，飞舞。
只有屋顶、白雪，除了
白雪和屋顶，——一片空无。

又是寒霜画满图样，
又是逝去年华的忧郁
和另一个冬天的情景
在我的心底搅来搅去，

又是那无可宽恕的罪过，
至今仍刺痛我的心灵，
木柴的奇特匮乏
折磨着十字形的窗棂。

可是，厚重的门帘
会突然掠过一阵战栗。
你会用脚步丈量寂静，
如同前程，走进屋里。

你会在门口出现，
身穿素雅的白衣，
仿佛为你织就衣料的
就是那漫天的飞絮。

（吴笛　译）

又是春光明媚

火车走了。路基一片漆黑。
黑暗中我怎么寻找道路?
我只不过离开了几个昼夜，
方向却已经辨不清楚。
钢铁的铿锵在帽中沉寂。
突然，出现了什么样的奇思妙想?
杂乱无章，长舌妇的闲话。
到底搞的是什么名堂?

我在什么地方再次听到
去年就曾听过的河流断断续续地絮语?
啊，大概是一条小溪
昨夜里重新钻出了林地。
这，和往年一样啊，
池塘推动冰块，让水猛涨。
这，真是新的奇迹啊，
如同以前，又是一片春光。

这是春天，这是春天。
这是她的魅力，她的神奇，
这是她柳树后的棉衣、
围巾、肩膀、脊背、身姿。
这是悬崖边上的雪姑娘。
这是半疯的饶舌的妇女
从峡谷的深处溢出
喋喋不休的急促的呓语。

这是在她面前，湍流，
淹没一切障碍，沉入狂欢，
吊灯般悬垂的瀑布
钉于峭壁，嗞嗞发响。
这是一道冰冷的细流，
牙齿打着寒战，淌进池塘，
又从池塘淌进其他的器皿。
春汛的语言——生活的谵妄。

（吴笛　译）

冬　夜

大地一片白茫茫，
无边无际。
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燃烧。

就像夏天的蚊虫，
一群群飞向灯光，
如今外面的飞雪，
一阵阵扑向玻璃窗。

风雪在玻璃窗上
画着圈圈和杠杠。
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燃烧。

顶棚被烛光照亮，
影子投在顶棚上：
有交叉的胳膊和腿，
还有命运的交会。

两只女鞋砰砰两声
落在地板上。
扑簌簌几滴烛泪
滴在衣服上。

一切都沉入雪海里，
白茫茫，灰蒙蒙。
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燃烧。

一股风扑在蜡烛上，
一颗芳心荡漾，
就像天使一样，
张开两只翅膀。

二月里到处一片白，
夜晚常常是这样。
桌上的蜡烛在燃烧，
蜡烛在燃烧。

（力冈　译）

夏　娃

树木耸立在池塘旁边，
正午从陡峭的岸上
向池塘投下片片彩云，
如同渔夫撒下渔网。

苍穹像一张大网，浸入水里，
在天空，如同在网中，
游动着一群浴者——
有男有女，也有儿童。

五六名游泳的人们
在柳丛中悄然登岸，
把自己的游泳服

在沙地上拧干。

恰似一群黄领蛇
转来转去，蜿蜒爬行，
仿佛是诱人的蛇
藏进了潮湿的针织品。

哦，女人，你的目光和神色
决不会使我丧魂失态。
你整个儿就像堵住的喉咙
被激动憋得喘不过气来。
你像是被粗略地造就，
像出自其他系统的文字，
仿佛严肃认真地在梦中
从我的肋骨中脱胎落地。

立刻滑出了拥抱，
立刻挣出了手臂，
你就是慌乱与恐惧，
你就是男子之心的战栗。

（吴笛　译）

雨　霁

宽阔的大湖像一只瓷盘。
湖的彼岸聚集着云团，
这一堆堆白色的云，
原来是严峻的山的冰川。

根据阳光亮度的交替，
树林也在把色调变更。
忽而整个儿燃烧，忽而又罩上
飘落烟尘的黑色阴影。

当淫雨霏霏的日子快要结束，
云雾中呈露出一片湛蓝，
天空在云隙间多么喜悦，
小草儿心田里多么欢畅！

风儿清除了远云，平息下来，
太阳把光彩朝大地抛洒。
绿色的叶儿晶莹滴翠，
就像有色玻璃上的写生画。

窗口宛如一幅教堂壁画，
圣徒、苦行僧和帝王
戴着失眠的闪光之冕，
自内向外朝永恒眺望。

仿佛辽阔的大地
就是教堂的内景，
有时透过窗口，竟能听到
圣歌合唱的袅袅余音。

大自然、世界、深邃的宇宙，
我守护你长久的造福，
满怀心灵深处的颤悠，
幸福的泪珠滚滚而出。

（吴笛　译）

音　乐

楼房高耸，如同瞭望台。
拐角的狭窄的楼梯上，
两个大力士抬着钢琴，
好似把大钟朝钟楼安装。

他俩抬着钢琴，
攀登茫茫如海的城市，
好像把刻着圣训的碑石
抬上了高大的石基。

乐器抬进了客厅，
喧哗吵嚷的城市
顿时浸入神话中的波涛，
被深深地踩到了脚底。

六楼的一个居民
站在阳台俯瞰大地，
仿佛把它握在手心，
似乎理应由他控制。

返回室内，他开始弹奏，
奏的不是别人的乐曲，
而是自己的情思、众赞曲、
弥撒的声音、树林的絮语。

他即兴乐曲的轰鸣中传来
夜晚、火焰、消防桶的响声、
大雨下的林荫路、车轮的铿锵、

街道的生命、单身汉的悲哽。

有如肖邦在夜间的烛光下，
俯身在黑色的乐谱架上，
写的不是往昔单纯的天真，
而是自己的梦幻。

或像瓦尔基利亚女神的飞行[1]，
沿着屋顶隆隆滚过城市的住宅，
抢在宇宙万物的前面，
超越了人类的四代。

或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
以帕奥洛和弗兰切斯卡的命运，
在撕裂人心的轰响之中
使音乐学院的大厅激动得满面泪痕。

（吴笛　译）

雪地上的脚印

田野斜对着晚霞，
姑娘们的脚印朝前延伸。
被她们毡靴压出的脚印
从一个村镇通往另一个村镇。

一个孩子偎依在奶妈的怀中。

---

① 指19世纪德国音乐戏剧家瓦格纳（1813—1883）的歌剧《瓦尔基利亚女神》第三幕中的一个著名音乐片段。

太阳的光线，如同柠檬汁，
流入洼地和水坑，
水洼一般的冻进冰里。

它在凝结，像液汁
从破碎的蛋壳里滴出，
滑雪板以蓝色的线条
把它切断在小路。

月亮爬动着，像奶油薄饼，
自始至终向旁边滚落。
雪橇在她身后穷追不舍，
但这块圆形面包未被捕获。

（吴笛　译）



1959年获奖作家

[意大利]**萨瓦多尔·夸西莫多**

Salvatore Quasimodo（1901—1968）

转瞬即是夜晚

每个人孤立在大地心上
被一线阳光刺穿：
转瞬即是夜晚。

（飞白　译）

在上贝加莫城堡中

你听得空气中的鸡鸣声
从牢墙那面、塔那面传来，
塔上照着你不认识的寒光，
这生命的鸣声如一道闪电
伴随着牢房中的人声嗡嗡
和巡夜鸟天亮前的呼唤。
你没有为自己说话，此刻
你处在最短促的光照下；
羚羊与白鹭沉默了，

一个新生世界的象征
迷失在一片恶烟毒雾里。
二月的月亮在地面之上
公开走过，但她于你只是
回忆中的象，默默燃着自己。
如今你也要走了，无声地
走过城堡的柏树间，在此地
青春之死以绿意平息怒火，
而远去的悲悯几乎就是欢喜。

（飞白　译）

岛[①]

对你的爱
怎能叫我不忧伤，
我的家乡？

桔花
或许夹竹桃
清幽的芬芳
在夜空微微荡漾。

一湾碧蓝的流水
催动悄然东去的玫瑰，
落花轻舐堤岸
在谧静的海湾低回。

① “岛”，系指诗人的故乡西西里，位于意大利最南端，四面环海，气候柔和，盛产柑橘，遍开夹竹桃花。按照当地的风俗，洁白的桔花是婚喜的象征。

我依稀回到你的怀抱
街头隐隐流来
温柔而羞怯的声音
呼唤我弹拨诗人的弦琴，

我茫茫然
这似乎是童年
又仿佛是爱情。

一腔乡思
蓦然翩飞，
我赶忙潜进
留不住的迢遥往事。

（吕同六　译）

冬　夜

又是一个冬夜，
幽暗的乡村钟楼
消融了隐隐的夜声
乌云低沉
遮没了河水、
鲜花和草丛。

啊，朋友
你的心破碎了：
茫茫的原野
再没有我们的立足之地。

你在这里默默地洒泪
哀悼你的大地，
你把绣花的手绢
紧紧地咬啮；
别惊醒他啊，朋友，
冰冷的洞穴里

赤着脚丫的少年
在你的身旁长眠。
没有谁
向我们回忆母亲，
没有谁
向我们诉说故乡的梦境。

（吕同六　译）

信

寂静
在街头僵凝，
秋风
慵懒地俯身
跟飘零的黄叶厮混，
又轻轻地浮升
跟五光十色的外国招牌接吻。

或许，这是难以向你
倾诉衷肠的悲哀
——新的一天尚未到来。

或许，这是怠惰，
我们最卑劣的祸害。
生活
岂能是心脏
恐怖而阴暗的颤抖，
生活也并非怜悯，
生活只是鲜血的搏斗
死亡是血泊中开放的花朵。

（吕同六　译）

黎　明

夜尽了
如盘秋月，
融化于薄薄的熹微，
沉落在一泓泉水。

这里的九月
是一幅明丽的画，
草地晶莹莹地滴翠
恰似南国故乡
撩人的早春。

我和朋友们别离，
捧献我的一颗心
埋藏于古老的石墙里，
孤寂地陪伴你。

你，
却比明月更遥远——
曙色已经鲜明
石板上马蹄声声！

（吕同六　译）

夜鸟的巢儿

山巅
有一棵高高的松树，
扭曲的树干
仿佛弯弯的长弓
俯身谛听深渊的
呢喃细语。

夜鸟
在树上做巢栖息，
扑鲁鲁地
一阵翅翼的拍打声
惊破幽寂的长夜。

我的心
在黑暗中惆怅迷乱，
它也有自己的
巢儿和声音；
同样在谛听
长夜的抒情。

（吕同六　译）

大　地

夜晚，
静谧的阴影，
万物在你的摇篮里
安息。

驾乘轻柔的晓风，
我在你的怀抱中
翱翔。

迎着幽微的和风，
大海吮吸你的
芳香。

天边刚出现熹微的晨光，
亲人们走向海滩，
肩背鱼篓，
挂起满帆，
离别之歌在海面荡漾。

荒夷的山冈
吐出嫩草的平原
听任牲畜纵横践踏。
啊，大地
你的苦痛
怎不叫我碎了心肠！

（吕同六　译）

柠檬树上的黑喜鹊

教堂前面的草坪上
孩子们围绕着我
随着音乐的节奏
脑袋轻轻摇晃
跳起欢乐的舞蹈。

——或许
这是生活的真正信号。

黑夜升起了
忧伤的帷幕，
溶溶的月光下
青翠的草地上
人影婆娑！

——回忆
仅仅带来短暂的梦想。
是苏醒的时候了，
大海的潮汐已在澎湃，
这时光
已不再属于我，
只留下遥远的、
朦胧的幻影。

南方的风啊，
你舒发着柠檬花的芬芳，
请吹散吧
那洒在安睡的孩子

裸露的身子上的月光，
把马驹带到
润湿的牧场，
掀起大海的波涛，
驱走笼罩树林的乌云。
白鹭飞向海面
懒懒地嗅着
灌木丛中的污秽；
柠檬树上
黑喜鹊一声长鸣

（吕同六　译）

海　涛

多少个夜晚
我听到大海的轻涛细浪
拍打柔和的海滩，
抒出了一阵阵温情的
软声歌语。

仿佛从消逝的岁月里
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
掠过我的记忆的脑海
发出袅袅不断的
回音。

仿佛海鸥
悠长低回的啼声；

或许是
鸟儿向平原飞翔
迎接旖旎的春光
婉转的欢唱。
你
与我——
在那难忘的年月
伴随这海涛的悄声碎语
曾是何等亲密相爱。

啊，我多么希望
我的怀念的回音
像这茫茫黑夜里
大海的轻涛细浪
飘然来到你的身旁。

（吕同六　译）

天　使

多么洁白的
天使
侧着身子
沉睡在
空中的玫瑰上
胸部在阴影下
美丽的双手合十

我的声音
把他惊醒
他向我微笑
脸颊上撒满花粉

他唱起歌来
歌声震撼我的心灵
黎明的天空
朦朦胧胧
天使是我的
我占有了它
我浑身发冷

（钱鸿嘉　译）

种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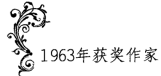
树木
阴影蔽日
一些小岛
在大水中崩陷
在新生的土地上
是愁云惨雾之夜

云雾中
翅膀的声音
在我心中唱起
凡是我心里活着的
都不会死亡

你看到了我
我生来如此轻盈
与一切事物都
　　如此亲近
因此与天神
一起漫步前进

如果你愿意
就把我投到种子里
我已倦于
　　　　沉睡在我身上的重力。

（钱鸿嘉　译）



1963年获奖作家

[希腊] **乔治·塞菲里斯**

George Seferis（1900—1971）

拒　绝

在幽僻的海滩上，
那儿洁白得像只白鸽，
我们到中午觉得渴了，
可水是咸的，不能喝。

在金黄的沙上
我们写下她的名字，
可是一阵海风吹来，
字迹便立刻消失。

凭什么样的精神，什么样的勇气，
什么样的愿望和热情，
我们过着我们的生活：完全错了！
于是我们来改变我们的人生。

（李野光　译）

大海向西

大海向西同一列山脉相会合。
南风在我们左边吹着，刮得我们恼火极了，
是那种切肤刺骨的风啊！
我们的房子在松树和角豆树中间。
高大的窗户，宽大的方桌，
让我们给你写信，到如今已写了这么久；
那些信投入了分隔我们的裂缝中，
为的是将裂缝填平。

启明星，当你俯下你的眼睛，
我们的光景便那么甜蜜，胜过那
涂在伤口上的油膏；那样欢欣，
胜过浸润舌根的凉水；
那样宁静，胜过天鹅的羽翼。
你把我们的生活掌握在你的手心。
吃过流亡的苦果以后，在晚上，
只要我们留在那粉墙前面，
你的声音便如希望之火来接迎我们；
而这风又开始呜咽，
像把剃刀刮着我们的神经。

我们每个人都给你写同样的东西，
每个人都在别人跟前沉默不语，
每个人都各自守望着同一个世界，
守望着山脉上的白天和黑夜，
守望着你。

谁来揭掉我们心上的忧愁呢？

昨夜一场大雨，今朝又是那样，
满天乌云紧压着我们。我们的思想——
好比昨天那松针般的雨脚纷乱如麻，
它们被捆着不用，放在我们的门旁——
准会堆成一座崩溃的高塔。

在这些大部被毁灭了的村子中，
在这面对南风的海岬——
它的山脉在我们前面遮蔽着你——
谁来为我们计算我们决定忘记所要付出的代价?
谁将接受我们的奉献，在这秋季的末尾?

（李野光　译）

转　折

瞬间，你被一只
我曾如此迷恋的手派遣，
像黑鸽
直奔西边撵上了我。

道路在我面前变得苍白，
睡梦的薄雾
缥缈在神秘晚餐的夕阳里……
瞬间，一颗颗沙粒，

你独自握住
整个悲惨的漏壶，
它沉默无言，仿佛早已看见

天空花园中的长蛇座。

（刘瑞洪　译）

书　法

尼罗河上的帆，
没有欢叫的独翼鸟，
默默地寻找着另一翼；
在天空的缺席中搜索着
一个变成了大理石的青年的躯体，
用无影的墨水在蓝色上书写
一声绝望的喊叫。
尼罗河，画眉鸟号

（刘瑞洪　译）

在这里的尸骨中

在这些尸骨中
有一首乐曲：
穿过沙漠，
越过大海。
在这些尸骨中
有笛声，
隐约的鼓声，
轻微的铃声，

穿过干裂的平原，
越过怀抱海豚的大海。
高山啊，你们对我们竟不加理睬！
救命啊！救命！
高山，我们要把你们溶化，让死尸把死尸覆盖！

（刘瑞洪　译）

我们本来不认识他们

我们本来不认识他们，
　　可深藏我们内心的希望说：
我们从小就认识他们。
我们也许见过他们两回，
后来他们就上船了；
煤、粮食、还有我们的朋友，
永远消失在大洋的那面。
黎明发现我们在微弱的灯火旁
笨拙而费力地在纸上画着
船只、船头像和海贝；
黄昏时，我们去到河边，
因为河流为我们指明通海之路；
我们还在满是柏油味的地洞过夜。

我们的朋友已离我们而去，
　　也许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
也许只有在睡眠把我们
引向均匀的呼吸时才能相见，
也许我们追寻他们是因为

我们追寻的不是雕像
而是另一个生命。

（林天水　译）

雨中的花园

雨中的花园和园中的喷泉，
你只能透过低矮的窗子。
那模糊的玻璃才能看见。
你房中只亮着炉中的火焰，
偶尔揭露你额上皱纹的
故友啊，只有那远方的闪电。

这有喷泉的花园在你心中
才是另一生命的旋律，不是
破碎的雕像，凄然的圆柱
和个个新石坑旁
夹竹桃间的舞步——
可模糊的玻璃把它从你的生活中砍去了。
你喘不过气来；大地和树汁
老从你的记忆中涌出，来敲打
这被外界的雨水敲打着的窗户。

（林天水　译）

有时候你的血……

有时候你的血像月球般冰冷，
在漫漫长夜里，它
展开白色的翅膀
在黑色的山岩、树木和房屋上，
带着发自我们童年时代的一丝光亮。

（林天水　译）

我胸部的伤口便又打开

我胸部的伤口便又打开，
每当星星下落和我成为比邻，
每当寂静在人的足声后降临。

那些沉入岁月的石头要把我拖住多久?
这海，这海，谁能把它排放至干?
我看到每天黎明手都向秃鹫、山鹰召唤，
我被捆绑在使我受害的岩石上边，
我看到树林散发出黑沉沉的死寂，
还看到座座雕像那纹丝不动的笑脸。

（林天水　译）

忧伤的少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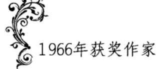
黄昏时分，你坐在
耐苦的石头上，
忧郁的眼神
泄露了你内心的忧伤。

心灵在眩晕，
啜泣在抗辩，
你双唇上那条线
明白无误地在打颤。

想到那桩桩往事
使得你泪水涟涟，
你像倾斜的船身
复归于满弦。

可你心中的痛苦
并没有大声呼喊，
而变为给这个世界
一片繁星密布的天。

（林天水　译）



1966年获奖作家

[瑞典]**奈莉·L·萨克斯**

Nelly Leonie Sachs（1891—1970）

我真想知道

我真想知道，
你临终的眼光望着什么。
是望着一块石头，它已吸饱了许多
临终的眼光，那些昏盲地
落在盲目者身上的眼光？

或者是望着泥土，
足以塞满一只靴子的泥土，
造成那么多的别离
和那么多的死亡
而已经变得污黑的泥土？

或者是望着你最后的道路，
它向你转达你曾走过的
一切道路的告别？
或者是望着一个小水坑，一块反光的金属，
也许是你的敌人的腰带的扣子，
或者是望着任何一个其他的小小的
天象？

或者是望着这个大地，不让任何人
未尝过爱情就离去的大地送给你的
空中飞鸟的占象，
提醒你的灵魂，使它战栗
在你烧得痛苦的肉体里？

（钱春绮　译）

石头的合唱

我们石头
有人把我们举起
他就举起了太古时代——
有人把我们举起
他就举起了伊甸园——
有人把我们举起
他就举起识别善恶的亚当和夏娃
和那吃土的诱惑的蛇。
有人把我们举起
他就举起了亿万的回忆
它们不会化成血
像夜晚一样。
因为我们是纪念石
拥抱一切死亡。

我们是装满存在过的生命的行囊。
谁举起我们，就举起地上硬化的坟墓。
雅各的长老们，
我们偷偷地为你们保持美梦的根，

让空中天使的梯子[1]
像旋花花圃的卷须一样发芽。

有人碰碰我们，
他就碰着一堵哭墙[2]。
你们的悲哭像钻石一样划破我们的硬固
使它崩塌而成为软化的心——
而你们却化为石头。
有人碰碰我们
他就碰上午夜的歧路
发出诞生和死亡的声响。

有人扔掉我们——
他就扔掉伊甸园——
星光的葡萄酒——
爱人的眼睛和一切背叛——

有人怒冲冲扔掉我们
他就扔掉破碎的心的
和绸蝴蝶的永劫。

当心，当心
怒冲冲拿一块石头扔掉——
我们的混合体是吹满气息的混合体。
它暗暗地僵硬
可是会因一吻而苏醒。

（钱春绮 译）

---

① 雅各为犹太人的祖先，《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雅各枕着一块石头睡觉，“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

② 耶路撒冷的哭墙是正统的犹太民族的圣地，犹太人传说是公元70年为罗马人所毁的圣殿的遗址。每逢星期五，犹太人常去哭泣祈祷。

黑夜，黑夜

黑夜，黑夜，
你不要碎成破片，
如今时代拖着殉难的
破碎的太阳
沉落到你那被大海掩覆的深处——
死亡的月亮
坠落的尘世屋顶
投入你的沉默的凝固的血中——

黑夜，黑夜，
你曾做过神秘的新娘
佩戴过朦胧的百合花——
在你黯淡的杯子里闪烁过
憧憬者的海市蜃楼
而爱情曾把清晨的玫瑰
放在你面前让它开放——
你曾做过描绘梦幻的
彼岸的镜子和传达神谕的口——

黑夜，黑夜，
如今你变成
一颗星体的可怕的沉舟的墓地——
时代无言地在你里面沉没
带着它的标志：
坠落的石头
和烟中的旗帜！

（钱春绮　译）

为了不让受迫害者成为迫害者

脚步——
你们被保存在哪一座
厄科的洞中，
你们曾对耳朵预言
即将来临的死亡?

脚步——
不再是鸟飞、内脏的观察[1]，
或是流出血汗的火星[2]
传达神谕的死讯通报——
只是脚步——

脚步——
刽子手和牺牲者、
迫害者和受迫害者、
追捕者和被追捕者的太古的把戏——

脚步
它们使时间变得飞快
它们给时辰饰以恶狼，
使流亡者的逃亡消逝于
血泊之中。

脚步
用叫喊、哀叹计算时间，
还用趋于凝固的流血，

① 古代希腊人靠观看鸟飞的方向、动物内脏的颜色以卜吉凶。
② 古人认为火星象征战争。

临终时堆积的冷汗——

刽子手的脚步
掩盖过牺牲者的脚步，
地球运转的秒针，
从哪个黑卫星上恐怖地移来？

在天体的音乐声中[1]
从哪儿传来你们的音响？

（钱春绮　译）

约　伯[2]

啊，你痛苦的指南针！
太古的暴风
老把你牵往暴风雨的另一个方向；
你的南方还叫做寂静。
你的立足处，乃是痛苦的中心。

你的眼睛深陷在你的颅骨里
仿佛猎人在夜间
盲目取出的穴鸠。
你的声音变得沉默，
因为它问了太多的“为什么”。

你的声音到达了虫和鱼那里。

① 古代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天体在运行时发出凡人听不到的美妙音乐。
② 常比喻坚韧不拔的人物，《旧约》中有《约伯记》。

约伯，你哭了每个通宵
可是有一天你的血的星宿
会使一切升起的太阳黯然失色。

（钱春绮　译）

啊，我的母亲

啊，我的母亲，
我们，住在一个孤儿星上面——
我们发出最后的叹息
被推向死亡的人的叹息——
灰沙常在你脚下闪开
而让你孤独——

在我怀抱之中
你玩味着以利亚[①]
遍历的秘密——
那儿沉默在说话
诞生和死亡在出现
四大要素[②]有着不同的混合——

我的手臂托住你
像木头车子载着升天者——
流泪的木头，由于
很多的变化而破裂——

---

① 以利亚为犹太人的大先知，反对亚哈王崇拜巴力。耶和华叫他住在约旦河东的基立溪旁，又叫他去住在西顿的撒勒法。王后耶洗别要杀他，他又逃往何烈山。后来耶和华用旋风接他升天（见《圣经·旧约·列王纪》）。

② 古人认为土水风火是组成宇宙一切物体的四大要素，亦称四行。

啊，我的归客，
秘密被遗忘掩覆——
我却听到新的消息
在你的增长的爱情里！

（钱春绮　译）

哦，哭泣的孩子们的夜晚[1]

哦，哭泣的孩子们的夜晚！
现出死亡迹象的孩子们的夜晚！
再没有通往睡乡的入口。
可怕的女看守
代替母亲来了，
她们把诡诈的死亡夹紧在双手的肌肉里，
她们把死亡撒在墙上和梁上——
到处，在恐怖之巢中都在孵着什么。
喂哺小儿的不是母乳，而是恐惧。

昨天，母亲们还像
白色的月亮一样带来安眠，
面颊被吻得失去红色的布娃娃，
抱在一个孩子手里，
在爱抚之下已经变得
栩栩如生的布制动物玩具，
抱在另一个孩子手里，——
如今，吹来死亡之风，
把孩子们的衬衣刮到他们

① 本诗揭露纳粹德国时期犹太孩子被关进收容所的悲惨命运。

不再有人来梳理的头发上。

（钱春绮　译）

墓志铭

献给B·N·和J·M.

个人在折磨中
发现了光亮的道路，可以走通，
死静无声——万籁俱静——一声不吭。

什么样的胜利，
抒发了内心的真情实意。

我们在这里培养谦恭。
凭借箭锋刀刃，
移不动崇山峻岭，
这事应让给热爱事业的人。

总是有两名对手
神志不清，
大地把他们向恐怖引进。
受害的人，
跳进了火坑，
他们的命运普普通通。
洪水泛滥时直睁着眼睛，
找到了诺亚方舟，
回到那记忆的长廊之中。

你们，我的死去的人，
你们的梦变成了无韵诗行。
夜晚掩盖了许多景象，
在莫测的朦胧中飘荡，你们在歌唱。

想象中的一群逃亡者，
在我的海滩边
把你们的流动遗产乞讨。

我无法平静，
异常惶恐，
要取得珍宝，得拼着小小生命。

眼前即使占有财富，
可是会有致命祸灾，
失去职业怎禁心跳，
我的财富何在?

我的财富就是智慧和天才。

（魏家国　译）



1971年获奖作家

[智利]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1904—1973）

如此你就听到

如此你就听到
我说的话
时而微弱
像沙滩上海鸥的足迹。

项链，沉醉的钟声
你的手柔腻如葡萄。
从远处眺望我说的话。
更像是你的，而不是我的。
像常春藤爬上我旧日的苦难。

依旧爬上潮湿的墙壁。
你该挨骂，为你这种残忍的游戏。
他们逃出我黑暗的巢穴。
你充满一切，充满一切。

从前，他们占据你占有的岑寂，
他们比你更熟悉我的悲戚。

现在，我要他们告诉你，
要你听，要你听我细诉。

痛苦的风拖着他们，一如往日。
有时依然被梦寐的飓风打翻。
在我痛苦的声音中，你听到别的声音。

老迈的嘴在哀叹，陈旧的乞求在流血。
爱我，伴侣，别背弃我，跟着我。
跟着我，伴侣，在痛苦的波涛上。

可是我的话沾染着你的爱。
你占有一切，占有一切。
我把他们编成一条无尽的项链
为了你白皙的手，柔腻如葡萄。

（程步奎　译）

倚入午后

倚入午后，我撒下悲伤的网
向着你海洋的眼睛。

在那烈火中，我的孤独拉长而且燃烧，
手臂扭动，像是淹死在水中。

我放出红色信号，穿过你迷离的
眼睛，像灯塔附近移动的海洋。

你只拥有黑暗，我遥远的女人，
从你那里，有时浮出可怕的海岸。

倚入午后，我抛出悲伤的网
向着拍击你海洋的眼睛的大海。

夜晚的鸟群剥啄初升的星子
闪烁如我爱你之时的心灵。

夜晚在朦胧的牝马之上奔驰
在大地上蜕落着蓝色的缨缕。

（程步奎　译）

我们甚至遗失了

我们甚至遗失了暮色。
没有人看见我们今晚手牵手
而蓝色的夜落在世上。

我从窗口看到
远处山巅日落的盛会。

有时一片太阳
像硬币在我手中燃烧。

我记得你，我的心灵攥在
你熟知的悲伤里。

你那时在哪里?
还有谁在?
说了什么?

为什么整个爱情突然降临
正当我悲伤，感到你在远方?

摔落了总在暮色中摊开的书本
我的披肩卷在脚边，像只打伤的狗。

永远，永远，你退入夜晚
向着暮色抹去雕像的地方。

（程步奎　译）

我喜欢你沉静

我喜欢你沉静：就好像你已经离去，
你从远方听我，我的声音触不到你。
好像你的眼睛已经飞逸
好像亲吻封闭了你的嘴皮。

像一切都充满了我的心灵
你从中浮现，充满我的心灵。
梦中的蝴蝶，你就像我心灵，
宛似忧郁轻轻。

我喜欢你沉静，好像你在远处。
好像你在哀叹，蝴蝶也像鸽子咕咕。

你从远方听我，我的声音达不到你：
让我安静在你的沉默里。

让我与你的沉默交谈，
沉默明亮如灯，简朴如环。
拥有安静与星宿，你像夜晚。
你的沉默是星，迢遥却直坦。

我喜欢你沉静：就好像你已经离去，
遥远又充满忧愁，好像你已经逝去。
只要一个字，一个微笑，就已足够。
我是快活，又不是真的快活。

（程步奎　译）

死

假如你突然不再存在，
假如你突然不再活着。
我会活下去。

我不敢，
我不敢写。
假如你死去。

我会活下去。
因为在没有人声的地方，
那里，有我的声音。

在黑人挨打的地方，
我不能死。
在我兄弟坐牢的时候
我会和他们在一起。

当胜利，
不是我的胜利
而是伟大的胜利
来临，
即使我哑了也要放声：
即使我瞎了也会看到。

不，原谅我。
假如你不再活着，
假如你，爱人，我的爱，
假如你
死了，
所有的树叶都会落在我胸前
雨落在我心灵，日日夜夜，
雪会焚烧我的心，
披着寒凉与烈火，死亡与雨雪，
我的脚会迈向你长眠的地方，
可是
我会活下去，
因为你要我
百折不挠，
爱人，因为你知道我不止是自己一个人
而是所有的人。

（程步奎　译）

诗

我活到一定的年岁，诗来找我，
不知道，不知道她来自何方，
来自冬天，还是小河。
弄不清她来的时辰，也不知她来的方式，
不，她既不是什么声音，
不是话语，可也不是沉默。
夜晚街上的枝头，
在那里把我呼唤，
突然而来，伴着烈火；
突然而去，孤零萧瑟。
她没有形体面貌
可她又能把我抚摸。

我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也不晓得
如何将她称呼，
我的眼睛视而不见，
只觉得灵魂受到冲击，
有时使我狂热奔放，有时却伤感泄气。
我只能
将这燃烧的痕迹
译成话语，
提笔写下第一行模糊的诗句，
这诗句含糊不清，宛如没有躯体；
从我茫然的心中迸出的语言
有时全是废话，
有时又是智慧的言语。
猛然间，豁然开朗，

天空万里无云
清澈澄明，
看那成群的行星，
看那颤动着的林木花卉，
被箭、火与花刺穿，
留下的是筛状的阴影，
夜和宇宙扑朔迷离。

可我，小小人类的一员，
沉醉于
这繁星点点的天际，
像一尊
神秘的成员
落到深渊之底，
与行星一起运转，
我的心随风飘散。

（陈光孚　译）

如果白昼落进……

每个白昼
都要落进黑夜沉沉
像有那么一口井
锁住了光明。

必须坐在
黑洞洞井口的边沿
要很有耐心
打捞着掉落下去的光明。

（陈光孚　译）

童年的我啊，你在何方？

童年的我啊，你在何方？
仍包藏在我的躯体里，还是已经消亡？
谁知道是由于我不喜欢他
还是他不喜欢我？

我们共同度过那么多时光，
难道长大成人就是为了分离？
童年的我既然已经逝去，
为什么我们并没有死在一起？

如果作为灵魂，他已经离去，
为什么还要剩下我这副骨骼和躯体？

（陈光孚　译）

你来自穷乡僻壤

你来自南方穷苦的村镇，
那里贫瘠、冷漠，还经常发生地震，
连你们信仰的上帝都逃不脱死亡，
生活已经给予人们多少悲惨的教训。

你是一匹小马，披着风尘
泥土的气息充满着你的亲吻，
你是蒙着灰尘的罂粟花儿，是爱情，
你是晨曦中飞在路上的鸽子，

也是积满少年辛酸泪水的扑满。[①]

姑娘，你仍旧保持着穷人的一颗心，
你的脚习惯于乱石中的旅程，
可你的嘴边却常常缺少面包和食品。

你是南方的穷姑娘
来自南方的灵魂，
在故乡，你的妈妈与我的母亲
仍旧在一起洗衣服维持生计。
为此，我选中了你，我的伴侣。

（陈光孚　译）

你的微笑

你需要的话，可以拿走我的面包，
可以拿走我的空气，可是
别把你的微笑拿掉。

这朵玫瑰你别动它，
这是你的喷泉，
甘霖从你的欢乐当中
一下就会喷发，
你的欢愉会冒出
突如其来的银色浪花。

我从事的斗争是多么艰苦，

① 扑满即积攒钱币的罐子。

每当我用疲惫的眼睛回顾，
常常会看到
世界并没有天翻地覆，
可是，一望到你那微笑
冉冉地飞升起来寻找我，
生活的大门
一下子就都为我打开。

我的爱情啊，
在最黑暗的今朝
也会脱颖出你的微笑，
如果你突然望见
我的血洒在街头的石块上面，
你笑吧，因为你的微笑
在我的手中
将变作一把锋利的宝刀。

秋日的海滨，
你的微笑
掀起飞花四溅的瀑布，
在春天，爱情的季节，
我更需要你的微笑，
它像期待着我的花朵，
蓝色的、玫瑰色的，
都开在我这回声四起的祖国。
微笑，它向黑夜挑战，
向白天，向月亮挑战，
向盘绕在岛上的
大街小巷挑战，
向爱着你的
笨小伙子挑战，

不管是睁开还是闭上
我的双眼，
当我迈开步子
无论是后退还是向前，
你可以不给我面包、空气、
光亮和春天，
但是，你必须给我微笑，
不然，我只能立即长眠。

（陈光孚　译）

第六首情诗

我记得你去秋的神情。
你戴着灰色贝雷帽，心绪平静。
黄昏的火苗在你眼中闪耀。
树叶在你心灵的水面飘落。

你像藤枝偎依在我怀里，
叶子倾听你缓慢安详的声音。
迷惘的篝火、我的渴望在燃烧。
甜蜜的蓝风信子在我心灵盘绕。
我感到你的眼睛在漫游，秋天很遥远：
灰色的贝雷帽、呢喃的鸟语、宁静的心房，
那是我深切渴望飞向的地方，
我欢乐的亲吻灼热地印上。

在船上瞭望天空。从山冈远眺田野。
你的回忆是亮光、是烟云、是一池静水！

傍晚的红霞在你眼睛深处燃烧。
秋天的枯叶在你心灵里旋舞。

（王永年　译）

再也没有什么了

为了在大地上重新创造光明，
我已和真理融为一体。

我愿成为一个普通人，像一株禾苗，——
我没有把斗争回避。

但在这里，我同我所爱的在一起，
同我曾失去的孤独在一起：

我没有休息。同这些岩石并肩站在一起，
在我的沉默中，大海动荡不息。

（马德菊　译）



1974年获奖作家

[瑞典]哈里·埃德蒙·马丁松

Harry Edmund Martinson（1904—1978）

夜

俯身看吧！井里有星星。
璀璨的金星
在倒映着的羊齿叶间静闪。
这是一个发绿的大地之夜。
星星纷纷露脸，何等清晰！
好像从地球的一扇窗户出现。

（李笠　译）

尺　蠖

在开满花朵的树上
飘荡着蜜蜂悠扬的合唱。
瓢虫，一颗装饰树叶的活的珠宝，
分开绯红的背脊飞去，
把自己的命运
交给含着花蕊清香的空气。

尺蠖爬到叶子边缘，像一个疑问，
支起两只嫩黄的短足：向叶外荡去，
向空茫的宇宙寻找栖处。
风听见了，让树枝靠近它，
伸出树叶的手，接它过来。

（李笠 译）

在海角处呼喊

几个发现生活的伙伴
这一年在海角处呼喊。
她们租了一条船，光着身，
在这光赤的年头不停叫喊。
这是三个女人。看，她们
将赤条条的丰腴的手臂
　　钻进袒露着的大海。
她们把欢叫的圣诗抛向四周，
把母性的乐趣奉献给裸露的海洋。

（李笠 译）

影　子

当树脂数完奶乳似的年轮，
用自己的弓弦奏出穿越世界的悲哀。
树底下的影子

拒绝变得苍白，
它们渗入地面，留在
苹果树伫立的地方，留在
黑暗的草丛里。

（李笠　译）

悲　歌

锄草者已离去，原野又杂草森森。
我曾听到的鸟已撞死在
　　世界灯塔的玻璃罩上。
生命为什么总是毁灭：
难道未来总意味着，
一切变化
在难以辨认的海上？

（李笠　译）

风　景

苍翠的野地上一座石桥。
一个孩子站着。他望着流水。
远处：一匹马，背拖一抹夕阳。
它静静地饮水，
鬃毛散落在河中，
好似印第安人的头发。

（李笠　译）

灯塔看守人

在那些狂风怒吼之夜，
灯塔在风暴的云层下摇晃，
大海眼睛血红地爬上岩石，
你默默坐着，思念着丽丝——
那个当年背弃了你的姑娘，
难以挣脱的强烈渴望把你，
放逐到这风雨逞狂的锡利群岛上。
你守着这漫长的狂风暴雨之夜，
嘴里不住地喃喃自语，穿过风雨
灯塔朝百里之外射出强光。

（雨林　译）

创造之夜

我们在石桥上相会，
白桦为我们把风站岗，
河流闪烁着如鳗鱼游向大海。
我俩紧紧相缠把上帝创造，
稻田中声音沙沙，
麦地里波浪滚滚。

（雨林　译）

白桦与小孩

孩子，柔弱依靠刚强，
可刚强也离不开柔弱，
今天你拍击我的树身，
明天你也会遭打受辱。

在那遥远的无力自卫的年代，
完全没有寒冷或温暖，
只有一只无限深邃的惊讶眼睛，
在黑夜中为此哭泣悲叹。

（雨林　译）

海　风

海风日夜展开它的翅膀，
不断掠过浩渺无边的海洋，
起伏在永恒的大海。
那孤寂、摇荡的水面上。
此刻几近早晨，
也许快到黄昏，
海风感到陆风吹上脸庞。

浮标钟敲起晨昏的祷歌，
煤船和焦油大船的黑烟
已消失在地平线后面。
那没有历史感的孤独和水母，

用粉蓝灼人的足须蹒跚而行。
此刻黄昏将至，也许早晨已近。

（雨林　译）

乡间暮景

那谜团悄悄露出它的轮廓，
在寂然的芦苇中织出一个黄昏。
有一个没人注意的弱点，
在这儿，在青青的罗网中。

绒默的牲口用绿眼睛凝视着，
在黄昏的恬静中漫步到湖畔。
湖泊拿起它的巨大调羹，
把清水送到了大伙的嘴边。

（雨林　译）

肌肤女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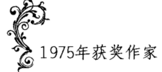
该怎样称呼沙滩上那女人?
也许可以称之为肌肤女神，
她是自己的美貌和闪光的
谀媚蛛网上的牺牲品。

对崇拜者展示过后，

她便回到镜的祭坛，
在美容的庙里朝自己膜拜。

穿过墓地她抄了捷径。
经过时在光滑的墓石上
她看到自己的全部身影。

（雨林　译）



1975年获奖作家

[意大利]埃乌杰尼奥·蒙塔莱

Eugenio Montale（1896—1981）

歇　晌

中午歇晌，苍白，凝神，
挨着花园的墙，热气灼人，
在荆棘和杂草丛生之处
听黑鸟的喊嚓，蛇的窸窣。

在地面裂隙，在野豆丛里，
侦察那红蚂蚁列队而行，
忽而分散，忽而交织，
在小小土堆的峰顶。

透过枝叶凝望天边，
海的鳞片在悸动，发颤，
而从秃石峰上传来那知了
尖厉刺耳的颤声尖叫。

走进耀眼欲昏的阳光下，
不由得涌起悲哀的惊讶
感到整个人生及其辛劳
就是沿着此墙踽踽而行，

玻璃瓶尖利的碎块镶满了墙顶。

（飞白　译）

幸　福

幸福，为了你
多少人在刀斧丛中走险?

似黯然的幽光
你在眼前瑟缩摇曳，
似晶莹的薄冰
你在脚下震栗碎裂。

世上的不幸人，
谁个不是最爱慕你？！

似柔美、烦扰的晨曦
激起屋檐下燕巢的喧嚣，
你刺过凄雾愁云
照亮一颗忧伤的心。

唉，似孩童嬉耍的气球儿
高飞远逸，
徒自留下那
莫能慰藉的涕泣。

（吕同六　译）

夏日正午的漫步

田园的红墙衬映着绿荫沉沉
我脸色苍白
屏息谛听
枯树枝头山鸟低沉地啼鸣
杂草丛间蛇儿沙沙地穿行。

凝视龟裂的草地
孤零的野豆
一行行的红蚁
忽儿惊窜
忽儿在小小的干草堆上麇集。
透过灌木林的蔓枝老叶
放眼眺望
鱼鳞般大海的颤动
远处乱石岩
飘来凄恻的蝉声。

似火的骄阳令人晕眩
一阵莫名的心酸涌袭心间
嵌立着锋利的酒瓶碎片的高墙
环绕它无休止地踽踽而行
莫非就是全部苦难和人生。

（吕同六　译）

剪子，莫要伤害那脸容[①]

莫要伤害那脸容啊，剪子，
它是记忆中唯一的幸存
逐渐地迷蒙暗淡，
莫要把阴霾永远地笼罩
沉默的、亲切的脸容。

一阵飕飕的寒气……
树冠在凶狞的一击下落地。
负伤的洋槐
把蝉的外壳
抖落在十一月的最初淤泥。

（吕同六　译）

汲水的辘轳

汲水的辘轳辗轧转动，
清澄的泉水
在日光下闪烁波动。

记忆在漫溢的水桶中颤抖，
皎洁的镜面
浮现出一张笑盈盈的脸容。

---

① 译解：诗人运用象征的手法，赋予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事物以寓意，如“脸容”隐喻“往昔”，“剪子”比喻“时光”，夏天终日欢歌的“蝉”，象征生活，幸福。蝉残留的“外壳”，在斧子的打击下，坠落于“淤泥”，如同时间的剪子，使“阴霾”笼罩亲切的脸容，影射人竟无法维护自己的回忆，生活、幸福一步一步地被邪恶所吞噬。

我探身亲吻水中的影儿：
往昔蓦然变得模糊畸形，
在水波中荡然消隐……

唉，汲水的辘轳辗轧转动，
水桶又沉落黑暗的深井，
距离吞噬了影儿的笑容。

（吕同六　译）

别了，黑暗中汽笛声声……

别了，黑暗中汽笛声声
告别声，咳嗽声。
车窗落下了。
长相离的时刻。也许
该钦羡那些局外人。
他们待在车厢的走道里，冷冷的！

“莫非火车嘶哑、单调的声浪里
也回响着你那加里奥加舞[1]一般
令人战栗而着魔的旋律？”

（吕同六　译）

---

① 巴西民间舞蹈，节奏强烈，20世纪30年代盛行于意大利。

我为你拭去额上的冰霜

你穿越万里长空
我为你拭去额上的冰霜；
狂悖的风暴撕裂了你的翅膀，
你苏醒了，兀自颤动，
正午：枸杞树的长长黑影
投照在窗户上，
阴冷的太阳高悬在天空；
一个个人影折进了胡同
茫茫然不知你在我这里。

（吕同六　译）

重新见到你的希望

重新见到你的希望
荡然无存了；
我暗自寻问，
这影像的屏幕，
生生拆散了你与我
可代表了死亡，
或者永恒的回忆，
兴许竟是闪烁着你变幻扭曲的
倩影的微光。

（莫德纳城的回廊，
穿制服的仆役

牵来两条用皮带系着的狼犬）

（吕同六　译）

又勾起我的思念，你的微笑

又勾起我的思念，你的微笑
有如一汪碧水
偶然发现在沙滩卵石间，
有如一面明镜
映照常春藤一蓬如盖的绿荫，
拥抱洁白而静谧的云天。

那是我的回忆；
我不晓得怎样表述才好，
啊，它多么遥远
当你的微笑中
漾着一颗自由、纯朴的魄灵，
它又多么真实，
当你是一位漂泊无定的游子，
把苦痛当作护符随身携带，
人世的邪恶折磨得你心力交瘁。
但我可以告诉你，
你的深思的身影
把沉沉忧伤亲切抚慰，
你的诚挚的微笑
融入我的灰色的记忆
有如棕榈树的青翠华盖……

（吕同六　译）

失眠是我的痛楚

失眠是我的痛楚
又是我的幸运。
遭遇梦的冷淡
我唯有在清醒中
隐身于并不过分的幽晦的黑暗，
光明把幻影驱散干净，
黑夜却给予它们自由驰骋的天地。
这些夜来客诚然不会带来愉悦
可它们当中有一位
不是梦幻，或许竟是
唯一的真实。

（吕同六　译）

中　午

在风中，失魂落魄的草儿，
发出铁摇子[1]微弱的叫声，
声音刚一响起立刻消失
发出的调子萎靡不振。

一条秘密的脉带，
从深处伸向我们，
我们这个世界
好容易站住脚跟。

① 古埃及的一种乐器名，能发出金属般的响声。

如果你用手示意
灰暗的空气就震颤;
遗迹已经荒弃
咆哮声不再充斥空间。

今后手势杳无踪影。
各种声音也趋于沉寂。
在你的入口那儿
降下空虚的生命。

（钱鸿嘉　译）



1977年获奖作家

[西班牙]**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梅洛**

Vicente Aleixandre Merio（1898—1984）

青　春

你轻柔地来而复去，
从一条路
到另一条路。你出现，
而后又不见。
从一座桥到另一座桥。
——脚步短促，
欢乐的光辉已经黯淡——

　青年也许是我，
正望着河水逝去，
在如镜的水面，你的行踪
流淌，消失。

（祝融　译）

鹰

世界包含着生命的真理，
尽管鲜血在悲哀地谎骗，
像午后宁静的海洋
在谛听自由之鹰在上空鼓翼。

金属的羽毛，
强劲的利爪，
渴望着爱情或死亡，
向往着用铁喙啄食眼珠，
向往着终于能吻吻大地的表层，
翱翔着，就像希望，
就像与世无争的浮云，
就像光辉的一点蔚蓝，心儿已到了天外，
在那里，已为世界开创了自由。

宁静的鹰啊，
绝不是小艇，
不是梦幻或者小鸟，
也不是宝盒，叫人忘却忧愁，
珍藏着翡翠和宝石。

瞳孔里凝聚着阳光，
阳光在瞳孔里自由地闪耀，
这是永不衰萎的鸟儿，是心胸的战胜者，
心胸里埋藏着枷锁缠身的愤怒。

猛烈的翅膀
扑打着阴影笼罩的脸庞，

撕裂着死蓝色的脉管，
切割着凝固的血块，
把风、把坚硬的大理石
或不可穿透的空间，打成碎片，
在那空间，一只不动的死手，
那是在黑夜中闪烁的光亮。

鹰啊，像深渊，
像最高的高山，
摧毁着帝王的权力，蒙上积尘的躯干；
这棵在大腿上的青藤
仿佛是富有生命的生长中的舌头。

这样的幸福时刻正在来临：
人身上的皮被剥去，
天上的胜利者的眼睛
只把大地看作血的漩涡。

最响亮的金属之鹰，
这声音像人声的疯狂的竖琴，
唱着热爱心灵的愤怒，
爱着心灵，用利爪挤压出它的死亡。

（祝融　译）

树

白天隐入地下。
奇异的鸟儿，

鸟儿啊，栖息在树上，歌唱着一位死者。
我长眠在地下，
犹如这棵只以我为养料的树的另一条树根。
别怨恨吧，无比粗壮的参天大树，
你从我的胸膛蓬勃地成长，
伸展出嬉笑的枝丫，
鸟儿此时正在我胸膛上欢唱。

昔日的人已化为泥土，
哺育着一株生机盎然的大树。
整个的我还活着，没睡着，绝没睡着。
在洒满阳光的树中长年清醒。

我不是记忆，朋友们，也不是遗忘。
我欢乐、轻盈、喧闹地顺着树干攀向生命。
朋友们，忘掉我吧。我的树梢
将在永恒的天穹下，在空间摇曳，永远歌唱。

（祝融　译）

海

有谁说过，大海把它多情的嘴唇
朝向海滩，忧伤地叹息？
大海在阳光下展现。
荣耀归于宏伟，归于大海，黄金！
啊，至高的光明围绕着你，歌唱着
欢乐海洋的不朽时代！
那儿，没有时间的限制，

大海反射出光辉，永远存在。
永生的上帝之心，正在跳动！

（祝融　译）

致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1]

明澈的湖
只映着一张
纯朴的脸。

我见到，一双大眼
明亮的前额，容光焕发，
哀愁的嘴。

长风刮过
掀起涟漪，破坏了
这副温柔美丽的形象。

在那里，天上有飞鹰
丰满并且呼扇着
坚定的翅膀。

强者的生活是美丽的：
在上帝的手里
显得更完美。

多么湛蓝的天空
凝结住了！没有云彩

① 智利著名抒情女诗人（1889—1957），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光线是柔和的！

但是，下面有呼声，
有摩擦，谁在呼喊？
有阴暗和石块。

有小路和大路
沙漠、墙壁，
粗厚的城墙。

太阳。你的希望……
雨仍在下。
暴风雨已经死去。

光明。你的安慰……
手已经触到
云层的前额。

一切都包容在
你纯净颤抖的泪水之中，
泪水亮晶晶地挂在你的眼上，加夫列拉。

（陈孟　译）

要怀着希望

你懂得生活吗？你懂，
你要它重复吗？你正在原地徘徊。
坐下，不要总是回首往事，要向前冲！

站起来，再挺起胸，这才是生活。
生活的道路呵，难道只有
额头的汗水，身上的荆棘，仆仆的风尘，
心中的苦痛，而没有爱情和早晨?
继续，继续攀登吧，咫尺即是顶峰。
呵，你还这么年轻，太年轻了，真像初生的婴儿
什么也不懂。
额头的两绺灰色头发中间
闪烁着你那蓝色的眼睛，
活泼而且纯真，但像被什么蒙住了，显得那么懵懂。
嗐，别再犹豫了，站起来，挺起胸，岂能放弃希望?
拿起你那棵白蜡杆子，拄着它。
如果愿意，我的胳臂已经伸向你的身边，
嗯，你没有觉得吗? 虽有长袍遮盖
这胳臂格外有力而镇定。
你没觉得吗? 你耳边有一种无声的语言，
它没有语调，可你一定听得见。
它随着风儿，随着清新的空气
掀动着你那褴褛的衣衫，
吹干了你汗淋淋的前额和双颊，
抹去了你脸上残存的泪斑。
在这黑夜即将来临的傍晚
它梳理着你的灰发，那么耐心，缓缓。
挎起这白皙的胳膊吧，它与你似曾相识，
挺起胸膛去迎接朝霞的蓝天，
希望之光在地平线上已经冉冉升起。
迈开坚定的步伐，认定方向，信赖我的支持
迅猛地朝前追去……

（陈光孚　译）

空　气

比大海有过而无不及，
比大海宽广，比大海静寂。
轻盈透澈地飞在无人问津的高空
也可能有一天会长出硬皮，
有了人性，在大地上会被人们触及。
空气并不知道自己曾在胸腔中居住过，
空气没有记忆力，但他不朽，为人们不遗余力。

（陈光孚　译）

思　绪

前额浮现一层涟漪
逐渐显现，清晰，
完美的形象，思想
像小船一样飘浮在海涛滚滚的脑际，
思绪缕缕升腾
缥缈。然而下面
在海底的深处
冒出完整周密的大船
托出创见，托出灵犀。

有一刹那，
你那样迟疑不决
在柔和的波浪上游弋
风丝丝，吹正了你的桅帆

猛然地一股牵曳
把风儿撕成碎片，闯到公海
使你不得不前进，
觉悟，去获得胜利。
直到外部的边缘——语言
——这把刀子
把你脑海中的全部深刻的和迟钝的印象
割碎，化为言谈。

（陈光孚　译）

献给一个死去的姑娘

告诉我，告诉我你处女心中的秘密，
告诉我你葬身地下的秘密，
我要知道为什么你现在成了水，
是清新的河岸，那儿一些赤露的脚在用浪沫洗涤。

告诉我，为什么在你披散的秀发上，
在你那受到爱抚的芳草上，
燃烧或安详的太阳
在降下，滑落，爱抚，它抚摸着你，
犹如一阵清风只吹送着一只鸟儿或一只手。

告诉我，为什么你的心像一座纤小的丛林
在地下等待着不可能飞来的鸟儿，
这整个的歌儿在眼睛上面
在无声地经过时变出梦幻。

哦，你，歌儿啊，献给一个死去或活着的躯体，
献给在地下长眠的美人，
你歌唱石头的颜色，吻我嘴唇的颜色吧，
歌唱吧，就像珍珠母在睡觉或呼吸。

这个纤腰，这忧郁胸膛的微弱的容量，
这无视风儿的飘拂的卷发，
这双只有寂静在荡漾的眼睛，
这些如同珍藏的象牙的牙齿，
这阵拂过枯草纹丝不动的微风……

哦，你，欢乐的天空，像浮云般移动，
哦，幸福的鸟儿，你在肩头微笑；
清新的泉水，潺潺流去，同月光一起把你缠绕。
柔软的草地，受爱慕的脚步在上面踩过。

（祝庆英　译）

歌唱吧，鸟儿

献给玛丽亚·特雷莎·普里埃特

鸟儿啊，你纯洁的双翼的爱抚。
拂不掉我忧伤的回忆。
你纯洁胸膛里的颤音
抒发了嘴唇的多么清晰的激情！
为我歌唱吧，闪烁的鸟儿，
你们在燃烧的森林里招来欢乐，
你们激起了光明的醺醉，
像火舌一样伸向接纳你们的苍穹。

为我歌唱吧，每天诞生的鸟儿，
甩你们的呼喊表达尘世的无邪。
歌唱吧，歌唱，带着从我这儿攫走的灵魂
飞升吧，别再回到大地。

（祝庆英　译）

生　命

胸中只有纸做的鸟儿
它告诉我吻的时刻尚未到来；
活下去，活下去，太阳不知不觉地直旋转，
吻或者鸟，迟来或者早到，也许永远不能达到。
为了死亡，一点点回声便够了，
别人的心脏保持着缄默，
也许别人的膝盖会跪在地上，
是只金色的船儿贴近金色的头发。
痛苦的头，金色的鬓角，太阳正在西下；
这里，在阴暗中，梦到了一条河流，
绿色的灯心草，刚诞生的血液，
这场梦全靠你的支撑，热情或者生命。

（陈光孚　译）



火

所有的火都带有
激情。光芒却是孤独的！
你们看多么纯洁的火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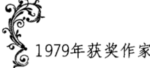
　　在升腾
直至舔到天空，
同时，所有的飞禽
为他而飞翔，不要烧
　　焦了我们!
可是人呢？从不理会。
不受你的约束，
人呵，火就在这里。
光芒，光芒是无辜的。
人：从来还未曾诞生。

（陈光孚　译）

寂　静

泪珠滚滚，花园并未湿润。
呵，鸟儿、歌儿、羽翅。
这蓝色的抒情诗未入梦境。
嘴唇——鸟儿般的尺寸。我不想听。
风景即是微笑。两腰相缠、爱情绵绵。
树木在暗处排解了呼喊。一片寂静。
就这样，我享受着雾气或坚实的白银，
在前额我吻到了孤寂的抒情水珠，
雪水，心房抑或骨灰匣，
吻的预言，呵，多么大的容量!
在那里，我听而不闻
沙间的步履，在光明或黑暗上面彳亍的
　　脚步声。

（陈光孚　译）



1979年获奖作家

[希腊]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Odysseas Elytis（1911—1996）

疯狂又疯狂的船

（一支歌曲）

一艘张挂着旗帜的船要越过山岳
　　于是它开始演习：用力拉咧！

它抛锚在松树林里
　　它装载两旁的新鲜空气

它是用黑色的石头和梦所做成
　　它有一个天真的船长和一个机警
　　　　的水兵

它来自古老时代的心底
它卸下苦难和叹息

我主基督啊，我这样说并大为惊叹
　　对这只疯狂又古怪的船

我们乘着它航行了多年还没有沦亡

我们已换过上千个船长

我们从来没有害怕过洪水
　　我们进入每个地方，我们闯过了一切

而且我们在桅杆上有一个永恒的哨岗
　太阳，至高无上的太阳！

（李野光　译）

爱琴海的忧郁

在午后的翠鸟间，灵魂是多么谐和！
在远方海岸的呼啸里多么风平浪静！
树木密丛中的布谷鸟
渔夫们晚餐的神秘时辰
那演奏手风琴的大海
一个女人遥远的渴望之情

那袒胸露乳的女人呀
当记忆进入巢穴
紫丁香用火焰将落日浇淋！

驾一叶圣母之帆的快船
他们出海了，带着风的祝愿
那些百合花的爱慕者却流连异乡
但这里请看黑夜怎样泼出潺潺的睡眠
好像是辽阔海滩那洁白晶莹的颈项上

那汩汩地奔流的发辫；
请看少女之梦的轻尘
为留兰香和紫苏所熏染
怎样被散播和盈溢于天空
用奥利安的那支金剑

在三个十字路口，那儿站着老巫婆
用干枯的麝香草把风点燃
几个苗条的身影在轻盈地摇曳
每人抱着一只密封净水的小罐
安详地，仿佛她们在走入乐园
而从蟋蟀的遍野溅迸的祷声中
美人们身披月光隐隐地出现
来到午夜的打谷场上曼舞翩跹……

啊，一潭波光如镜的净水
神迹在深处漂流
啊，七朵小小的百合花在闪烁

当奥利安的宝剑再一次轮转
它将发现灯下那贫困的食粮
不过是一颗灵魂在星星灼热的余烬上
它将发现那双伸向无垠的巨手
不过是荒凉的海草，海滩最小的幼子
而岁月则是翠绿的宝石

啊！翠绿的宝石——
这就是风暴预测者所见到的你
你在白日诞生时阻止着光明
宇宙的双眼诞生时的光明啊！

（李野光　译）

断　章

时间是飞鸟掠过的影子。
它的形象中圆睁着我的双眼。
蝶群绕着幸福的绿叶
在进行伟大的历险。
此时无辜
正抛掉最后一个谎言。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
历险。

尘世渗透着痛苦
一个个谎言从唇间飞快吐出。
因喧闹和不安
而变轻的夜
在我们之中变了形状
新的沉默闪着启示之光。
我们发现我们的头在主的臂间枕放。

（袁华清　译）

畅饮太阳

畅饮科林斯的太阳
细察大理石的纹理

越过海洋和葡萄园
手持钢叉
看鱼儿游得多欢畅
我找到了太阳唱着颂歌送来的树叶
热望正心满意足地
打开活生生的大地的胸膛。

我喝水，切开水果
伸手探索风的枝丫
柠檬给夏天的花粉洒水
绿鸟撕碎我的梦幻
我投射一瞥目光离去
世界在宽阔的目光中
复归美好，令人神往。

（袁华清　译）

致诗歌

诗歌，我们未成熟的酸橙
在扑朔迷离的
太阳瀑布下
一天下午我把你抛弃
　　我的这颗蜡制的心
仍然因为爱情和在海滩上追逐
而欢跳
但是鸟儿已在天穹的裂缝中
看见一匹无头骏马在奔跑
开口的喉管里冒出一株株黑色的水草

几个青年在天上的先知艾利亚身边
发疯似的把所有大钟敲遍
记忆好比西风
把海洋和涛声
带进备有两支短枪的
粉刷一新的大房间

这里有张木桌，桌上
鹅黄色的花朵争奇斗艳
像福音书一样，面包切成一片片
屋里还有海伦的嗓音和发辫
我抛弃这一切
　　昂首挺立
　　　　是时候了
让那人肋间流出血
让他接连三次败北
让他接连三次流血
我要接连三次目睹这一切
　　　　并且接连三次
对着上苍
高声发出藏在内心的誓愿：

仇恨之神，看着我的双眼
我手持你的武器出战
善神已经来到狼谷
她希望诗篇焚毁
匕首刃卷

（袁华清　译）

夏天的躯体

自从上次在蚂蚁和蜥蜴之上
听到雨声以来已经很久了
如今太阳不绝地燃烧
果树涂红了它们的嘴
土地的毛孔缓缓地张开
在淙淙作声、喃喃而语的水边
一棵大树直瞪着太阳的眼睛。

是谁在远远的海滩上伸开四肢
仰卧着，抽着橄榄叶子的烟
耳朵里响起了蟋蟀的警告
胸口上蚂蚁急忙地奔跑
蜥蜴在他胳肢窝的长草丛里逍遥，
听那个小小的海妖在唱：

“呵，夏天的赤裸的躯体，
被油和盐所炙燃、消溶
岩石般的躯体，心灵的颤动
杨柳的发丝前仰后摆
多毛的腹部散发出咸味
充满了小星星和松针
深厚的躯体，白昼的容器！”
小雨下了，刺人的雹子，
海岸伸展开去，受冬风利爪的鞭笞，
狂涛怒潮涌向海洋的深处
山峰跃入了厚厚的乌云的乳房
可是在这一切前面你轻松地笑着
再次找到了你永存的时刻

正如你又一次在阳光照耀的海滨
在天空的赤裸的活力中笑着。

（袁可嘉　译）

疯狂的石榴树

在这些刷白的庭园中，当南风
悄悄拂过有拱顶的走廊，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在阳光中跳跃，在风的嬉戏和絮语中
撒落她果实累累的欢笑？告诉我，
当大清早在高空带着胜利的战栗展示她的五光十色，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带着新生的枝叶在蹦跳？

当赤身裸体的姑娘们在草地上醒来，
用雪白的手采摘青青的三叶草，
在梦的边缘上游荡，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出其不意地把亮光照到她们新编的篮子上，
使她们的名字在鸟儿的歌声中回响，告诉我，
是那疯了的石榴树与多云的天空在较量？

当白昼用七色彩羽令人羡妒地打扮起来，
用上千支炫目的三棱镜围住不朽的太阳，
告诉我，是那疯了的石榴树
抓住了一匹受百鞭之笞而狂奔的马的尾鬃，
它不悲哀，不诉苦；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高声叫嚷着正在绽露的新生的希望？

告诉我，是那疯狂的石榴树老远地欢迎我们，

抛掷着煤火一样的多叶的手帕，
当大海就要为涨了上千次，退向冷僻海岸的潮水
投放成千只船舶，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
使高悬于透明空中的帆缆吱吱地响？

高高悬挂的绿色葡萄串，洋洋得意地发着光，
狂欢着，充满下坠的危险，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在世界的中央用光亮粉碎了
魔鬼的险恶的气候，它把白昼的橘黄色的衣领到处伸展，
那衣领绣满了黎明的歌声，告诉我，
是那疯狂的石榴树迅速地把白昼的绸衫揭开了？

在四月初春的裙子和八月中旬的蝉声中，
告诉我，那个欢跳的她，狂怒的她，诱人的她，
那驱逐一切恶意的黑色的、邪恶的阴影的人儿，
把晕头转向的鸟倾泻于太阳胸脯上的人儿，
告诉我，在万物怀里，在我们最深沉的梦乡里，
展开翅膀的她，就是那疯狂的石榴树吗？

（袁可嘉　译）

爱琴海

爱
这群岛
浪涛中的船只
梦境中的海鸥
最高的桅杆上水手挥舞

一支歌

爱
它的歌
航程的地平线
怀乡的回声
最湿的岩石上未婚妻等候
一只船

爱
它的船
地中海的季风
希望的风帆
最大的波动中一座岛摇晃
还乡的人

（林天水　译）

畅饮科林思[①]的阳光

畅饮科林思的阳光
细察大理石的遗迹
迈过葡萄园的海洋
用我的渔叉瞄准
逃开我的天赐的鱼儿
我发现了几片太阳的赞歌记颂的树叶
还有那欲望欢欣鼓舞急于要开拓的
充满生机的大地

① 希腊南部一古城。

我喝水，切开果实
双手伸进风的叶丛
柠檬树催快夏日的花粉
青鸟洞穿了我的梦
于是我离去了，两眼充满
无限的凝视——世界又回复到
最初的，心灵渴求的美。

（林天水　译）

我不再认识夜

我不再认识夜，那死样的可怕的莫名
一队星星停泊在我心头的港湾
金星啊，你是哨兵，在天蓝的微风旁
闪亮，在一座岛上，它梦见我
自它的岩巅宣布黎明
我的双眼催你起航
带着我心中真诚的星星：我不再认识夜

我不再认识那个不承认我的世界的名字
我能清楚地辨认贝壳、树叶，还有星星
在天空的道路上敌视已属多余
除非它是又来监视我的梦
在我含泪从永恒的大海旁走过时
金星啊，在你金色光焰的穹隆下
我认识的夜就不再是黑夜了。

（林天水　译）

1980年获奖作家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

Czesiaw Miiosz（1911—2004）

云

云啊，我可怕的云，
心跳得多么剧烈，大地多么悲痛，
云啊，苍白而又静寂，
清晨，我噙着泪水看你们，
我知道
我用美丽的谎言掩盖了真实，
我心中的自豪、希望、无情和鄙视
正将死去的梦想埋葬。
我垂下眼光，
一阵灼热的狂飙扫过全身。
你们那么可怕，
云啊，世界的瞭望员！
让我入睡吧，
让仁慈的夜晚将我覆盖。

（王永年　译）

离　去

离开了一片火海的城市，
我回头望着身后的路径，
我说："让荒草淹没我
　　们的足迹，
往事让死者去诉说，
我们该成为狂暴的
　　新一代，
把那里的幸福和邪恶
　　统统摆脱。
我们走吧。"火焰的剑
为我们开辟了世界。

（王永年　译）

你带来了损害

你领着一帮阿谀奉承的小丑，
一意孤行，把是非全部颠倒，
你替卑微的人们带来了损害，
眼看他们受苦，你却哈哈大笑。

全世界在你面前低声下气，
夸你多么英明、何等审慎，
铸好了金质勋章替你佩上，
为自己又活了一天暗暗庆幸。

你心里可不踏实，诗人不会忘掉这一切。
你杀害了一个——另一个又会出现。

你的一言一行全给牢牢记住。
一个冬天的早晨，
一根压弯的树枝，一条绞索，
对你最为合适。

（王永年　译）

偶然相逢

黎明我们驾车奔驰在冰封的大地上，
有如红色的鸟儿在黑暗中展翅飞翔[1]。

猛然间一只野兔在路上跑过，
我们之中有人用手指点。

那是很久以前。而今——
那野兔和挥手的人都已不在人间。

啊，我亲爱的人！
他们在哪儿？他们去向何方？
那挥舞的手，那风驰电掣的奔驰，
还有那沙沙滚动的鹅卵石？
我问你们，并非出自悲伤，
而是感到纳闷，惊惶。

（艾迅　译）

---

① “红色的鸟儿”一句是指米沃什当时组织、领导的一支地下斗争力量“遭受灾难的人们”（the Catas-trophiests）小组。

鱼

在狂呼乱叫之中，在神魂颠倒的呓语里，
　　在喇叭尖叫、锣鼓喧闹的场合，
保持分寸便是最有力的抗议。
普通人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权利
像鱼张着嘴巴在养鱼缸中默默地游觅。
我对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毕竟我只不过是人。
然而我感到痛苦，渴望变成跟鱼一样的生命。

（韩逸　译）

天　赋

日子过得多么舒畅。
晨雾早早消散，我在园中劳动。
成群蜂鸟流连在金银花丛。
人世间我再不需要别的事物。
没有任何人值得我嫉羡。
遇到什么逆运，我都把它忘在一边。
想到往日的自己，也不觉得羞惭。
我一身轻快，毫无痛苦。
昂首远望，唯见湛蓝海上点点白帆。

（韩逸　译）

牧　歌

微风在园中唤起一阵阵花浪，
就像那静谧、柔弱的大海。
浪花在绿叶丛中流逝，
于是又现出花园和绿色的大海。

翠绿的群山向大河奔去，
只有牧童在这里欢乐歌舞。
玫瑰花儿绽开了金色的花瓣，
给这颗童心带来了欢娱。

花园，我美丽的花园！
你走遍天涯也找不到这样的花园，
也找不到这样清澈、活泼的流水，
也找不到这样的春天和夏天。

这里茂密的青草在向你频频点头，
当苹果滚落在草地上时，
你会将你的目光跟踪它，
你会用你的脸庞亲昵它。

花园，我美丽的花园！
你走遍天涯也找不到这样的花园，
也找不到这样清澈、活泼的流水，
也找不到这样的春天和夏天。

（张振辉　译）

农民国王

我不会用叉子进餐，你们却将王冠压在我的头上；
我最害怕魔鬼，魔鬼偏把毛皮套在我的身上。
一个满身绫罗绸缎的女人，她就是我的妻子。
侍从使女都在我的身边，像怕我听不够他们的美言。

嗡嗡叫声常伴我耳际，有人手舞足蹈，有人要进谗言。
一句话本可直说，却得拐弯抹角，不吐真言；
表面上道貌岸然，嘴里却谎言连篇；
本来是满头疮疤，还说像蝴蝶般俊美。

我整天瞅着他们，就像把他们当成疯人，
但我闭上眼皮，佯装熟睡，佯装什么都不曾看见，
他们的言行举止，已永远记我心间，
因为这世界就是这样，另一样的我未曾见过。

仇恨之火在我心中燃烧，
这盏灯使我感到方便，这个火把给我带来了欢乐，
可是从我瘦削的脸上，谁也猜不到我在想些什么，
因为我非这样不可，不能另一样地生活。
只有在他们手舞足蹈，阿谀奉承中，
我才感到，我是火，我是燧石，我是钢。

（张振辉　译）

这座城市灯火辉煌

这座城市灯火辉煌，当我许多年后来到这里。
它的生活已经改变，吕特伯夫[①]和维永[②]的时代已成往昔
一代又一代人的诞生，一出又一出戏在表演。

女人用崭新的铜镜梳妆打扮，
这是为了什么？我却没法说清。
我的肩上挑着重担，就像地球中轴压在我的身上，
我要把我的骨灰罐子埋在这座森林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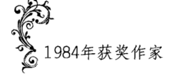
这座城市灯火辉煌，当我许多年后来到这里。
我走进了我的房子，它在花岗岩博物馆的橱窗里，
它在黑睫毛和石膏瓶的旁边，
它在埃及古书上的饰带旁边。
这里只有一个黄金铸成的太阳，
在阴暗的地板上，可听到蹀躞的脚步声。

这座城市灯火辉煌，当我许多年后来到这里。
虽然这里没有活人，我仍将大衣遮着我的面孔，
如果有人记得它还有许多债务没有还清，
那么它的耻辱可以抹去，它的丑行将得到宽恕。
这座城市灯火辉煌。当我许多年后来到这里。

（张振辉　译）

---

① 吕特伯夫（1230—1285），法国古代诗人。
② 维永（1431—1463），法国中世纪诗人。



[捷克]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

Jaroslav Seifert（1901—1986）

紫罗兰花

“下次别再乱花钱啦，

告诉我，这又费了多少？”
妈妈这几句话，我已记得烂熟。
她总是这么节省着一分一毫。

“你还不如拿它去理个发呢！”
这我知道，她也许还会添上一句：
“明天你又该要个练习本了。
叫我到哪儿去弄钱啊，
如今连一个铜板也不该乱花掉。”

我硬让妈妈收下了
这束蓝色的春花。
她用亲吻回报我时，
嘴唇微微颤抖：
“儿啊，我已经老了。”

她每年为这生我一次气，
后来才慢慢地习惯。
当她不小心打碎了花瓶，
便把这束姣美的小花
插在一只小小的芥末瓶里。

墙外钟声敲响，
死一般的静寂使我惊慌。
妈妈的脸颊蒙上了白布，
无声无息地躺着；
她的两腿僵直，
裙子垂落在地上。

我去掰她的手，僵硬冰凉，
手指紧扣在掌心上。
我又想把花束放到她的手里，
这已是最后一次了啊，
可是——她却紧扣着指头不放。

（星灿　译）

妈妈的镜子

一面镶着椭圆金框的镜子，
背面的水银已经渐渐剥落，
几乎照不清楚人的模样。
妈妈的半辈子呀，
都曾用它来照着梳理头发，
她是那样地秀丽端庄。

镜子挂在窗旁的小钩钩上，
它瞧瞧我，看看你
怎能不舒坦地微笑?
妈妈曾是那般欢乐，
一丝皱纹也不曾有，
即使有，也为数不多。

她常在小磨房里
哼着华尔兹舞曲，
还和爸爸一起，幸福地跳上几步。
当她追忆青春年华，
便忍不住啊
瞥一眼闪亮的镜子。

她从梳子上摘下脱落的头发，
把它缠成一个小团儿，
这就是啊，炉火吞噬的可怜的加餐。
当她把发团往炉门里扔时，
我看到了妈妈两鬓眼角旁的条条皱纹
——一把张开的小褶扇。

天长日久，镜框变了形，
镜面开始裂了些小缝，
它里面渐渐发了霉，
后来，终于破成了两半。
妈妈就用这面破了的镜子
继续梳理着她的鬓发。
时光飞逝，妈妈的头发渐渐斑白，
她已经不再去照镜子，
习惯于呆在僻静的地方。
每当有人敲门，

她便匆匆走了出来，
系着一块黑色的头巾。

如今，我又走进屋来，但我心绪不宁：
谁也不再站在门槛边等待，
谁也不再将我的手掌握得那样紧。
我不知所措地四下顾盼：
那面镜子仍旧挂在墙上，
可我看不清它，泪水模糊了我的眼帘。

（星灿　译）

牵牛花

路边壕沟旁，
爬满了长长的青藤，
小花杯里盛着一滴甘露，
献给你润润嘴唇。

路人的脚步顿时变得轻快，
仿佛尝到一杯名贵的美酒琼液；
过路的孩子说什么？他感到了：
是妈妈在呼吸，散发出沁人的香气。

（星灿　译）

窗　旁

春来了，路边的树儿
迎着春光开了花。
妈妈静默无声，
脸朝窗外，泪珠儿滚滚淌下。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告诉我，你这般难过为什么？”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树儿不再开花。”

雪纷飞，冰霜冻在
玻璃窗上。
窗外一片阴沉，
妈妈倚窗编织着什么，
两眼噙着泪花。
“你为何哭泣，为何悲伤？”
“我会告诉你的，会告诉你，
等到有一天，不再大雪茫茫。”

（星灿　译）

最温顺的诗人

在俯览城市的高山上，
我张开双臂站在那里，
我像一位预言家：
为行人指明道路，

为穷人预报光辉的前程。
我是在绝望中给人们带来希望的圣者，
我的一只手捧着永不凋谢的鲜花；
我是在革命中打响第一枪的人，
然而我也是第一个倒下去的人，
我是第一个跪下来为伤员包扎的人。
我像上帝一样神奇，
像上帝一样万能。
然而，
我不过是恭顺地、
听从民族安排的一名诗人。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

（何雷　译）

泪　城

倘若世界能出现这般奇迹：
穷人的眼泪汇成滚滚江河，
这苦咸的泪水
准能把工厂、银行和宫殿冲走，
　　把街道、广场统统淹没；
这不停的哭声
准能把这座城市摧毁，
　　让它成为一堆夜半狼嗥的废墟瓦砾。

但愿耶利米[1]圣人再现，

---

① 据《圣经·旧约》，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城被摧毁时，希伯来预言家耶利米曾为之痛哭悲歌。

为这座城市痛哭悲歌。

人皆有心，即使是一颗残酷的心
也会有它宽恕一切的惬意时刻。
我虽然满怀忧伤，他人痛苦更甚。
我的生命之城，欢乐之城，悲痛之城啊，
我没有别的办法，
只好原谅、宽恕你的一切。
铮铮铁骨的人们，
怀着深沉的信念：

铲除不平的光辉时刻一定来到，
痛苦将变成欢乐。
就为了这个明天，
我真想今天就宽恕你，我的城市，街道和屋宇。
可是啊，即使我更加百倍地热爱你，
也不能宽恕你！
你那高耸入云的塔尖、瞭望台和烟囱，
竟然不给鸟儿留下栖息的地方。
我的智慧之心，
和风尘途中的鸟儿贴得更近。
让铁翼高高地飞向云端
直上勃朗峰①和珠穆朗玛②之巅！

（星灿　译）

---

① 阿尔卑斯山脉的最高峰。
② 喜马拉雅山的最高峰。

一九三八年九月三十日[①]

再见了，清泉。
多少次啊，我们的额头
触着那凉凉的青草、苍白的勿忘我花，
不带杯勺，朝你探着身子
啜饮这山间的芳香，醉人的凉爽。

再见了，清泉。
流水潺潺不息，瀑布倾泻不止，
这永恒的激流，总也不会消失，
风，也不会在树上沉睡，
傍着青苔覆盖的磐石，
在茫茫黑夜，
在强归他人的地方，
发出震天巨响。

响声传到我们的原野，
质问我们这是为什么。
它们即使筋疲力尽，仍然昂扬奋起。
针尖铭刻出我们的命运，
不要哭泣，不要悲伤！
这只能在额上留下条条皱纹。

我们田野和道路上的云雀，
在生命攸关时刻，歌声仍旧嘹亮。
让歌声带领我们继续向前，
不悲恸也不气馁。
当一个未实现的梦突然毁灭，

① 1938年9月30日，英、法、德、意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利益的慕尼黑协定。

另一个更美好的梦必将出现。

（星灿　译）

歌唱战争结束

皎洁的明月，
沐浴奶中。
它穿过乌云
映在河中。

小河在欢唱，
冥思着自己的命运：
战争都已过去，
我却依旧长存。

这一回我可听懂了
堤坝永恒的歌儿。
请让我把头儿枕在你的心上
再来听上一小会儿。

我愿献出鲜血，
交上我的一分税。
我默默地站在河边，
凝视着滚滚的流水。

（星灿　译）

故乡之歌

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
我的祖国、我的故乡；
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
又像你刚刚切开的、
香甜可口的面包瓤。

尽管你一百次地感到失望和沮丧，
你还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尽管你一百次地感到失望和沮丧，
你还是回到了富饶、美丽的故乡，
回到像采石场上的春天一样贫穷的故乡。

她像细瓷花瓶中的鲜花一样美丽，
她也像自身的过失那么深沉，
她便是我们无法忘记的祖国！
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
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何雷　译）

爱情之歌

我听到了他人听不见的——
赤足走在天鹅绒上的脚步声；

我听到了信笺钤印下的叹息，

和那琴弦静止时的颤音。

有时当我悄悄地避开人们，
我看到了他们看不见的——
那包含在笑脸中的、
和隐藏在睫毛下面的爱情。

当她的卷发上露出雪花般的银丝，
我看见了灌木丛中盛开着的玫瑰。

当我们俩的嘴唇第一次碰在一起，
我听到了爱情正悄然离去的声音。

任凭他人妄想扼杀我的希望，
然而却无法夺走我坚定的信心：

我将跪倒在你的脚下。
疯狂的爱情往往也是最美好的爱情。

（何雷　译）



1987年获奖作家

[美国]约瑟夫·布罗茨基

Joseph Brosdky（1940—1996）

黑　马

黑夜的穹隆也比它四脚明亮，
它无法与黑暗融为一体。
在那个夜晚，我们坐在篝火旁边，
一匹黑色的马儿映入眼底。

我不记得比它更黑的物体。
它的四脚黑如乌煤。
它黑得如同夜晚，如同空虚。
周身黑咕隆咚，从鬃到尾。
但它那没有鞍子的脊背上
却是另外一种黑暗。
它纹丝不动地伫立，仿佛正在沉睡。
它蹄子上的黑暗令人心惊胆战。

它浑身漆黑，感觉不到身影。
如此漆黑，黑到了顶点。
如此漆黑，仿佛处于针的内部。
如此漆黑，就像子夜的黑暗。
如此漆黑，如同它前方的树木。

恰似肋骨间的凹陷的胸脯。
恰似地窖深处的粮仓。
我想：我们的体内是漆黑一团。

可它仍在我们眼前发黑！
钟表上还只是子夜时分。
它的腹股沟中笼罩着无底的黑暗。
它一步也没有朝我们靠近。
它的脊背已经辨认不清，
明亮之斑没剩下一毫一丝。
它的双眼白光一闪，像手指一弹。
那瞳孔更是令人畏惧。

它仿佛是某人的底片。
它为何在我们中间停留？
为何不从篝火旁边走开，
驻足直到黎明降临的时候？
为何呼吸黑色的空气，
把压坏的树枝弄得瑟瑟嗖嗖？
为何从眼中射出黑色的光芒？
它在我们中间寻找骑手。

（吴笛　译）

几乎是一首悲歌

昔日，我站在交易所的圆柱下面，
等到冰冷的雨丝飘拂结束。
我以为这是上帝赐予的礼品。

也许我没有猜错。我曾经幸福。
过得像一名天使的俘虏。
踏着妖魔鬼怪走来走去。
像雅各一样，在前厅等候
沿着梯子跑下来的一名美女。
全都一去不复返，
　　不知去了何处。
消失得无影无踪。真巧，
当我眺望窗外，写下“何处”，
却没有在后面打上问号。
时值九月。眼前是一片公园。
遥远的雷鸣涌进我的耳里。
厚密的叶间挂满成熟的梨子，
恰似刚毅雄浑的标志。
犹如守财奴把亲戚只放进厨房，
我昏昏欲睡的意识中唯有暴雨，
此时此刻啊，渗入我耳中的
早已不是噪音，虽说还不算乐曲。

（吴笛　译）



从七个小镇飘来了梦幻。
从七个村庄袭来了睡意。
人们准备就寝，炉灶已经冷却。
一扇扇窗户朝着北方眺望。
无主的草垛守护在小溪身边，
即使费尽心机，路上也泥泞难行。

向日葵无力地垂下了脑袋。

不知是下雨，还是姑娘等待。
驾上马车吧，让我们朝她奔去。
丢开繁琐小事，如同把石头抛入池塘。
让我们喝干这一杯，用绸缎把床铺好。
你为何闷闷不乐，默然无语?
难道篱栅有齿，如同松针，
要么篱栅里面有楼阁耸立?

驾上马车吧，把我带走。
那里不是楼阁，而是松木盖的寺院。
院内的草地上盛开着鲜花。
没有粮仓，没有农舍，没有打谷场。
不必犹豫，快套上枣红马。
那寺院有益于众人，正面还有一片空地，
而且那个院长，已经真正地神经错乱。

（吴笛　译）

喝　茶

“昨夜我梦见了彼特罗夫。
他犹如活人站在床边。
我真想向他道一声问候。
只怕说出的话儿没有深浅。”

她发出一声叹息，将目光
移向木框中的一幅版画，

画中有个男人戴着草帽，
前头的犍牛神情疲乏。

彼特罗夫曾与她姐姐结婚，
可他爱的却是自己的妻妹；
前年夏天，他在度假前向她表白，
可是，他却不幸溺死于河水。

犍牛。稻田。无际的天穹。
农夫。犁。在新的犁沟下面——
犹如谷粒，写着“赠给伊凡诺娃”，
而下方的署名却无法分辨。

我喝完茶，从桌边起身。
她的眼中闪烁着金光。
我当即明白，若是他此刻复活，
她定会做他娇美的新娘。

她随我身后走入庭院，
一双眼睛饱含着柔情，
仿佛她有了特殊的装备，
能与遥远的星辰发生对应。

（吴笛　译）

十月之歌

鹌鹑的标本
安放在壁炉架上。
古钟滴答滴答，走得很准，
在夜间安抚着弄皱了的耳膜。
窗外的树木——犹如一支阴郁的蜡烛。

大海在堤坝下已经低吟四天。
把书放到一边，拿起针线；
为我缝补内衣，无须点灯：
因为你金色的秀发
已向这角落投射一片光明。

（吴笛　译）

“我总是声称，命运就是游戏”

我总是声称，命运就是游戏。
有谁需要鱼，既然有了鱼子？
还说哥特式风格能够风靡一时，
就像痊愈之后有能力站起。
　　我坐在窗畔。窗外是山杨。
　　我爱的不多。然而爱得疯狂。

我曾认为，森林只是一部分木柴。
有谁需要整个姑娘，既然已得到她的膝盖？
厌倦了被现代纪元掀起的灰尘，
俄罗斯的眼睛将休息在爱沙尼亚的塔顶。

我坐在窗畔，我洗完了餐具。
我曾经幸福，但幸福已逝去。

我曾写过，在灯泡中有天花板的恐惧，
爱情，虽是行为，却缺少动词。
欧几里德不知道，当物体以锥形演变，
它获取的不是零，而是时间。
我坐在窗畔。回想起青春。
有时我会微笑，有时狠狠骂人。

我曾说过，叶儿能够把幼苗摧毁，
一粒种子若是落进腐坏的土堆，
就不会萌芽。林中的一片旷地
是自然界中的不育的范例。
我坐在窗畔，双手锁膝，
陪伴着自己的沉重的影子。

我的歌儿已经走调，失去旋律，
但是，齐声合唱也无济于事。
难怪类似的诗句不能获奖，
谁也不会把双脚架到肩上。
我坐在黑暗的窗畔；波状窗帘之外，
大海轰鸣着，如同一列特快。

作为二流时代的公民，我骄傲地承认：
我最好的见解也不过是二流产品，
我把它们向未来的岁月奉献，
作为与窒闷进行斗争的一些经验。
我坐在黑暗中。可是我感到
外部世界的黑暗比室内更为糟糕。

（吴笛　译）

爱　情

今夜我两次从梦中醒来，
走向窗户，窗外的灯火
如同苍白的省略号，试图
补充我梦中破碎的词句，
但也归于空茫，没有带来安抚。

我梦见你已经怀孕，尽管
这么多年我俩一直分居。
我仍然感觉到自己的罪过，
高兴地去用双手抚摸你的腹部，
可是摸到的却是我的衣裤

和开关。我走到窗口，
知道把你一人留在
那儿，在黑暗中，在梦里，
你在那儿耐心地等待
我的归来，没把我故意的别离

看成过错。因为黑暗
复活了被光线摧毁的事物。
我们在黑暗中结婚，举行仪式，
我们是双背的怪物，孩子们
只是我们赤身裸体的无罪的证明。

在任何一个将来的夜晚
你会重新出现，消瘦、疲惫，
我将看见儿子或女儿
仍未取名，——那时我呀，

不再伸手去摸灯的开关，

我没有权利把你们
抛留在那阴影的王国，
被隔在白昼的篱栅之外，
无言无语地屈从着
我无法企及的活生生的现实。

（吴笛　译）

“北风撕裂金属……”

北风撕裂金属，却饶了玻璃[1]，
教会喉咙说一声“放我进去”。
寒冷培育了我，让我握起钢笔，
以便用掌心捂热自己的手指。

我全身冻僵，看见一轮太阳
正落入大海，周围阒无一人。
要么是鞋底在冰上滑动，
要么是大地在脚后构成图形。

在我的喉中，本有笑声
和话语，或有热乎乎的茶点，
现在却传出清晰的积雪声响，
还有一句极其阴郁的“再见”。

（吴笛　译）

---

① 此处“玻璃”喻指冰块。

“我并没有丧失理智……”

我并没有丧失理智，而是厌倦了夏季。
刚把手伸到柜里拿衣，一个日子就失去情趣。
但愿冬天快快来临，用风雪驱走一切：
盖住这些街道、人群，但首先消除绿色。
我愿和衣而睡，或者随便翻阅
借来的书籍，而一年中所剩的时节
像一条抛弃了瞎眼主人的狗，
在划定的地方横穿马路。自由——
这是你忘记了暴君姓名的时候，
你嘴中的口水比设拉子酥糖更美味可口，
尽管你的大脑像羊角一般拧紧，
什么也流不出你的蓝色的眼睛。

（吴笛　译）



1990年获奖作家

[墨西哥]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1914—1998）

春日在望

冬日明净的蓝天，
犹如初醒时姑娘的前额一样光洁，
又像初醒时姑娘的思维，
但却冰冷得好似没有记忆的塑像的清梦。

大海几乎停止了呼吸，几乎没有闪光，
沉睡的太阳正在丛林里做梦，
草地和鲜花开在梦乡中，
然而风骤起，漫天旌旗飘动。

春从熟睡的大海登上山巅，
它无形的躯体硕大无边，
在数不清的黄色桉树上面
翻卷和歌唱，优雅飘然。

春从山顶重返大海，
树叶的沙沙声响是它的嘴唇，
亲吻着昏睡的赤裸身体，
亲吻着清澈透明的静寂。

白昼睁开双眼，唤醒了
一个早来的春天，
好似寒气中盛开的黄色玫瑰，
又像空中飘舞的头巾或抖散的长发。

红花摇动，瓣掉叶脱，
白昼像花朵一样萧索，
抖动着在亮光中展现，
像潮湿的盐粒在海面上撒落。

风在旋转和歌唱；终于停息，
甜蜜的风暴呵，停息在桉树梢，
我双手触及的一切，全都飞起，
世界上到处都是飞鸟。

（汪志芳　译）

夏　夜

夏哟，你正在河里沐浴，
轻柔地抚摩着夜的躯体，
你是吹灭繁星的气流，
你是嘴里呼出的气息，
那大地的双唇的呵气。

有着双唇的大地，你是一张嘴巴，
垂死的地狱正在里面喘息，
在你的双唇间，天正降雨，
流水在歌唱，诞生了片片乐土。

夜仿佛是燃烧着的大树，
它的碎屑就是繁星，
就是瞳人，就是飞鸟。
河水在梦游般流泻，
犹如白盐的舌头，
舔着黑色的河滩。

一切都在呼吸、活动、流涌，
光在抖，
眼在望，
心在跳，
夜无垠。

一个渺无边际的黑暗世界，
在夏夜里诞生，
于是你的瞳孔里现出了整个天空。

（汪志芳　译）

失眠时的笔记

1

时钟在啮着
我的心，
它不像兀鹫，而像老鼠。

2

在那一瞬间的波峰，

我在寻思："在无限的时间里面，
我获得了永生。"
可时间的浪涛不停地跌落，
最后化作没有时间概念的深渊。

3

我的面前是一堵墙，
墙上贴着一张告示：
"你的未来从这里开始。"

（汪志芳　译）

拱

——致茜尔威娜·奥坎波

我俯在纸边吟唱，
眼前淌着语言的河流。
我见自己扬起了孤帆，
缓缓地驶离了码头。
啊！纯洁的语言，
符号的星斗；
你在时间上破土耕耘，
你在水中叙写春秋。

穿过交织的绿色，
驶过晶莹的空间与沙洲，
我沿河而下，
幸福盈溢心头。

帆在静静地飘，
水在玄想中流；
我远离了自己，
仅让轻风吹动小舟。
它穿过比喻筑成的道道拱门，
随着想象去天边遨游。

我顺水急驶，
追赶着自己的轻舟。
这是一条幸福的河，
艳阳下漂浮两叶白杨木。
水在平滑的卵石旁歇一歇脚，
又去寻找新的归宿。

（常世儒　译）

元　旦

新年向未来敞开了门，
像语言那样洞开。
昨晚你说：
明天，
要写一些新的符号，
勾画一派新的景致；
在时间和纸上，
创作一首新的诗。
明天，
要重新创造世界的现实。

我很晚才睁开眼，
可一瞬间，
却听到阿兹台克人的呼吸，
看到了文化遗产高崖上崭露的，
地平线缝隙里透出的
无限时间的复始。

逝去的一年又重新返回，
它充满了我的房间，
溢出了我的门扉。
时间悄悄地，
已将一切恢复了旧貌：
街上的房子，
房子上的积雪，
积雪上的沉寂。

你曾睡在我的身旁，
时间使你问世。
或许你尚不理解，
为什么说你为时间所创造，
为什么我也是时间的女儿。
因为，
你还生活在另一个时日。

你曾睡在我的身旁，
像一片洁白的雪，
令我心醉如痴。
时间悄悄地，
创造了房子、街道、树木
和熟睡的美人儿。
等你睁开眼，

我们再去踏雪，
在时间和它的创造物中留下脚印儿。
我们去敞开时间的大门，
步入未来的世界。

（常世儒　译）

风　暴

在黑山里
激流咆哮梦呓
在同一时辰
你以熟睡之身
腾越悬崖峭壁
风与梦在黑暗中斗争
绿的丛林白的丛林
橡树姑娘千年橡树
风把你连根拔起摔倒夷平
打开你的思想随风飘撒
旋风啊你的眼睛
旋风啊你的肚脐
旋风空无所有
风压榨你如一串葡萄
风暴在你额上
风暴在你颈背和腹部
把你簸扬如一茎枯枝
风
在你梦中骑着激流
绿的手啊黑的脚

穿过咽喉
夜的石头咽喉
夜绑在你身上
绑在熟睡的山上
激流泡哮梦呓
在你的腿间
石头和水的独白
你越过你的额的
陡壁
像一条飞鸟之河
森林低头
如同受伤的公牛
森林屈膝
在风的巨翅下
一阵比一阵高
激流咆哮梦呓
一阵比一阵深
以你熟睡之身
一阵比一阵更黑更深

（飞白　译）

互　补

在我身上你找山，
找葬在林中的太阳。
在你身上我找船，
它迷失在黑夜中央。

（飞白　译）

两个身体

相对的两个身体
有时候是夜之大海的
两个波浪

相对的两个身体
有时候是夜之沙漠的
两块石

相对的两个身体
有时候是夜之深处的
两条纠结的树根

相对的两个身体
有时候是夜之闪电的
两把刀刃

相对的两个身体
有时候是坠入虚空的
两颗星。

（一七　译）

谚　语

麦穗就是麦子
羽毛是啭鸣的鸟儿

活人是梦中人
真实无法辨别
响雷是闪电的前奏
梦中看见的姑娘
　　总是可以接受爱
打盹的树在诉说绿的天启
水翻来覆去喋喋不休
梦不在眼睑的天平上
也不在说梦话的舌头的天平上
女人的舌头肯定人生
乐园的鸟展开双翅

（一七　译）

诗人的墓志铭

他要歌唱，
为了忘却
真正生活的虚伪，
为了记住
虚伪生活的真实。

（赵振江　译）



1992年获奖作家

[圣卢西亚]德里克·沃尔科特

Derek Walcott（1930— ）

来自非洲的遥远呼声

阵风吹乱非洲棕褐色的
毛皮。吉库尤族如蝇一般迅疾，
靠草原的血河养活自己，
一个撒遍尸体的乐园。
只有挂“腐尸上校”衔的蛆虫在喊：
“不要在这些死人身上浪费同情！”
统计证实，学者也掌握了
殖民政策的特性。
这意味什么，对在床上被砍的白孩子?
对该像犹太人一样消灭的野蛮人?

长长的灯芯草被打碎，成了
鹭鸟的白尘，它们的叫声
从文明的曙光开始，就在烤焦的河
或兽群聚集的平原上回荡。
兽对兽的暴力被看做
自然法则，但直立的人
却通过暴行而达到神圣。
谵妄如提心吊胆的兽，人的战争

合着绷紧皮的鼓声舞蹈，
而他还把死人签订的白色和平——
把当地的恐怖称作英勇。

又一次，残暴的必要性
用肮脏事业的餐巾擦手，又一次
浪费我们的同情（像对西班牙一样），
大猩猩在跟超人角斗。
我，染了他们双方的血毒，
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
我诅咒过
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
在非洲和我爱的英语之间抉择?
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
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
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飞白　译）

海难余生

饥饿的眼睛贪婪地吞吃海景，只为一叶
美味的帆。

海平线把它穿上无限的线。

行动滋生狂乱。我躺着，
驾驶着装上肋木的一片椰影，
生怕增多我自己的脚印。

吹着沙，薄如烟，
腻烦了，移动一下它的沙丘。
浪潮像孩子似的厌倦了它的城堡。

咸的绿藤和黄的喇叭花，
一个网缓缓移过空无。
空无一物：充塞白蛉子头脑的愤怒。

老人的乐趣：
早晨，沉思的后撤，想着
枯叶，自然的安排。

阳光下，狗粪
结了硬壳，发白如珊瑚。
我们结束于土，开始于土。
在我们的内脏里创世。

细听，我就能听见珊瑚虫在营建，
两个海浪击出一片静默。
掐开一只海虱，我使雷霆爆裂。

像神一样，我歼灭神性、艺术
和自我，我抛弃
已死的隐喻：杏树的叶形心。

成熟的脑烂得像个黄核桃
孵出它
乱糟糟的海虱、白蛉和蛆，

那个绿酒瓶的福音，被沙塞死了。
贴着标签，船的残骸，

握紧的漂木苍白而带着钉，如一只人手。

（飞白　译）

大海鲢

在塞得罗斯，痉挛着
重重地敲击死沙，这条大海鲢
干瞪着金色的眼，被结结实实地
溺毙，以兽性的痛苦拍打
我呼吸的海。
静止下来，它的巨大胴体
固定在眼睛镜头上，慢慢地
寻找图式。它像丝绸一样
从容地变干，变铅。
肚子麻风般的银白，鼓胀
仿佛刀口长了个冷下疳。
突然间它以极大的疑惑不解
剧抖了一下，然而老牙床咕噜着，什么
也没泄漏出来，只漏出了几缕
新的血丝。一个狂热的渔人敲击
它的头，随着每次血迹斑斑的
打击，我的小儿子摇着头。
唉假如我能喊出不要简单地
看待我们共有的这个世界?
死了，详细察看过了，
大海鲢的胴体变得真美。

青铜，带点儿铜绿色，鳞片
上了年岁像铜币串成的甲胄，
一张发暗的银丝网络合了
背部的深深海蓝直到尾部的
劈叉变细的Y。
镶在石上的三角形颅骨
鸣响着金音，瞪着的眼
显得单纯而疲倦。
如此单纯的形式，就像十字架，
连孩子也能在空中描画出来。
大海鲢的鳞片——鱼皮之片
在海边洗净，对着光
观察，看起来就正像那
露齿而笑的渔人所说：
厚密如磨砂玻璃而精致，
经钻石蚀刻，它显示出
孩子画的一艘帆船——
孪生的两片三角帆，一根桅杆。

如此繁复的形状、
巨大的胴体、恐怖和狂怒
怎能纳入如此单纯的图案，
透过不透明的幻影般的雾
静止不动地航行，航行，
乘着想象的风帆？

（飞白　译）

海的怀念

有样搬走了的东西在这座房子耳朵里吼叫，
挂起无风的帘，击晕镜子
直到只剩反映而没有实体。

有个声音好像风车咬牙切齿直到
死死地刹住；
震耳欲聋的空缺如狠狠一击。

它箍住这山谷，压低这山峰，
它使姿态疏远，使这支铅笔
穿透厚厚的空虚，

它用沉寂装满橱柜，摺起酸味的衣服
像死者的遗物那样准确，
像死者由亲爱者运行着，

不抱信心地，期望着占据。

（飞白　译）

珊　瑚

这株珊瑚的形状与因它而凹陷的
手掌对立。它的

突然的空缺多么沉重。像浮石，

像你的乳房在我手掌的杯中。

海一样的冷，它的乳头粗糙如砂，
它的毛孔像你的一样，闪着咸汗。

空缺的身体撤走了重量，
再没有另一个能像你光润的身体一样

创造出如此精确的空缺，恰似这
珊瑚石，放在案头发白的

纪念品架上。它向我的手挑战
去做一切情人的手从未体验的探寻：

另一个身体的本真。

（飞白　译）

散　步

滂沱大雨后屋檐不断滴着水珠，
树林呼出你的疑惑如被遮住的微光，
一滴又一滴，像孩子的算盘
冷汗珠子从高压电线列队而落，

为我们祈祷，为这间房祈祷，借你邻居的
信仰，为这疲劳的大脑祈祷，
它将信仰遗失在它所读的杰作中；
在度过了俯伏的一天后，血淋淋的诗，

每一句无不是从缠着绷带的肉里撕出，
站起，在洗衣房般潮湿的
天空下游荡，
而猫在它们的窗框后打呵欠，
狮子在自己选定的笼子里，
尽管只走到你最后一个邻居的
珍珠镶饰的大门。你的精确是多么的

可怕，哦心上人，哦铁玫瑰！
什么时候你的工作曾像女仆的小说，
像那些比你的工作更接近生活的
湿漉漉的家庭言情连续剧？只有痛苦，

痛苦是真实的。这儿便是你生命的终点，
一丛紧捏着拳的竹林
松开了花簇，一条小路
嘶嘶地通过雨水浸湿的

园林：扔弃一切吧：工作。
短暂人生的痛苦。你惊起，你向前走；
你的房子，一只狮子跳起，抓你回去。

（晨雨　译）

星期日柠檬

孤寂的柠檬，在你的土碗里
牢牢吸住

照着你的苦肉的光，

让柠檬的闪耀
成为这个赤裸星期日里
你全部的甲胄，

你僵硬的光
从苹果的盾上弹起
真实得像蜡制的一样，

与这位妇人的回忆
分担你酸酸的沉寂
忆起其他水果的星期天

直到因集中精神
你变强大，一个头盔的方阵
一鼓作气而无畏

在蜂仅仅为甜蜜而死的
六边形城市群
你的灯最后一个熄灭

在这个星期日
这张擦亮的桌上，它要求的
胜过蜡烛的忠实

胜过戴着头盔如蜂般死去的
征服者，她金发的头在
繁殖记忆；

当下午已昏沉得

变成靛蓝色。让你的灯光
继续注满这黑色的

土碗，仍是生命，但却是个
眼泪或露珠欢乐之外的
生命，夜晚快乐的、霓虹的沮丧

模糊了躺着的
这个妇人的睡态，
一个柠檬，一盏无光的灯。

（晨雨　译）

新世界

那么，在失乐园之后
有惊喜的收获吗？
有的：亚当的敬畏
对着他的第一颗汗珠。

从此后，整个肉体
都得撒遍盐粒，
感受四季的锋刃，
既担心又收割——
欢乐来之不易
但至少是自己的。

蛇吗？它也不想
在它的树杈上生锈。

蛇赞赏劳动，
不想离开亚当。

他俩一同看着树叶
为杨树镀银，
橡树为十月镀金，
样样能变钱。

所以当亚当被放逐
到我们的新乐园时，在方舟肚里
钱铸的蛇也盘在那里与他
搭伙；定好了的。

亚当有了主意。
他和蛇搭伙把乐园的
损失赚回来。
他俩造了新世界。看来蛮不错。

（飞白　译）

亚当之歌

乱石砸身处死的淫妇
在我们的时代
是被交头接耳的嘀咕
用口水污液涂体所杀害。

第一个是夏娃，
由于蛇，为亚当的缘故，

她给上帝戴了绿帽——这使得
人人有罪或是夏娃无辜。

什么都没改变，
因为人们依然唱着亚当的歌——
亚当唱这歌对抗他输给了蛇的世界，

亚当对夏娃唱这支歌——
对抗他所受的诅咒；
他唱这支歌，在世界的黄昏

当太平国度的豹子
双眼放出凶光
而他的死神从树林中窜出，

他唱这支歌，尽管惊恐于
上帝的嫉妒，
冒着生命的危险。

歌声升到上帝那儿，他揉揉眼睛：

“心啊，小鸟腾飞时你在我心里，
心啊，太阳入睡时你在我心里，
心啊，你静静躺在我胸怀像露珠一滴，
你在我心中哭泣，如同小雨淅沥。”

（晨雨　译）

结　尾

事物不爆炸，
它们只衰退，凋萎。

像阳光从肌肤退色。
像水花在沙滩枯竭，

就连爱情的闪电
也没有如雷的结尾，

她死亡的声音
像凋谢的花像肉体

在冒泡的浮石上
一切事物塑造着同一归宿

直到我们落入
包围着贝多芬的一片静寂。

（飞白　译）

黑八月

这么多雨水，这么多生活，正如这黑八月
肿胀的天。我的姐妹——太阳
在她的黄房间里抱窝不出。

一切东西都进地狱；山岭冒烟
像口大锅，河流泛滥；可是她
仍然不肯起来止雨。

她躲在房里赏玩古老东西——
我的诗、她的照相簿。哪管雷
像一摞菜盘从天上摔下来

她也不露面。
你不知道吗，我爱你，而对止雨
束手无策？但我正在慢慢学会

爱这阴暗的日子，这冒汽的山，
充满嗡嗡闲话的蚊子的空气，
和啜饮苦药，

所以当你——我的姐妹
重新出现，用你体谅的眼
和繁花的额分开雨的珠帘，

一切都会同往常不一样了，真的
（你看，他们不让我如我所愿地
爱），因为，我的姐妹呀，那时

我将已学会爱黑暗日子同光明日子一样，
爱黑的雨白的山，而从前
我只爱我的幸福和你。

（飞白　译）

总 结

我生活在水上，
独自一人，无妻也无子。
我绕了许多弯路
才到达此地：

灰色水边的一座矮房，
窗口总开向
停滞的海。并非我们选择这场景，

只因我们把自己造成了这样。
我们受苦，年复一年，
我们御下负担但自找更多的

负担。爱是一块石
沉入灰色的水下
嵌入海底。如今，对诗歌

除了真情我别无他求，
不要怜悯，不图名誉，不求解脱。缄默之妻，
我们可坐观灰色的海水，

在被平庸与渣滓
冲刷的一生里
岩石般地生活。

我将学会忘却情感，
忘却自己的天赋。这比那称为生活的过程
更伟大也更艰难。

（晨雨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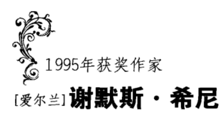
欧罗巴

满月这么猛烈，我数得清
海滨别墅上横斜交织的椰影，
别墅的白墙上沸腾着失眠。
星光点点，滴漏在海扁桃的
锡盘里，嘲弄的云
白亮起皱如一张张床单。
永不眠餍足的乱浪拍岸，声声
透墙而入；我感到心神
自如月色，幻变了昼光描绘得
明晰确定的图形，把
一棵树化成了弯向海沫的女儿身；
外加走近来的黑山一团，
轻轻地喷着鼻息，挨近了
正在用银花溅湿双乳的裸女。
二者本来还能保持合适的距离，
若不是贞洁的月亮赶紧拉上暗黑的
云帘，把两个形体联合为一。

她用闪光逗弄揶揄，是的，但一旦
陷入人的情欲，你就能
透过月色看清他们的真相：
化作种公牛的神。化作发情天鹅的神，
过度发热的种田汉的文学！
谁曾见过她用白皙的双臂挽住牛角，
她的双腿紧夹，破浪骑行，
在水花泡沫的嘶嘶溅落中
一牛一女穿越咸味的黑暗而来，
她雪白的裸体光彩莹莹？

一无所有！正与平日相同，
只有海沫楔入一道明亮的海平线，
还有，细线构架钉铜钉，仿佛是
他粗糙的牛皮上闪着水滴，
牛蹄和角尖的星星组成了字谜。

（飞白　译）



1995年获奖作家

[爱尔兰] **谢默斯·希尼**

Seamus Heaney（1939— ）

警察来访

他的摩托车立在窗下，
一圈橡皮像帽斗
围住了前面的挡泥板，
两只粗大的手把

在阳光里发着热气，摩托的
拉杆闪闪有光，但已关住了，
脚蹬子的链条空悬着，
刚卸下法律的皮靴。

他的警帽倒放在地板上，
靠着他坐的椅子，
帽子压过的一道沟
出现在他那微有汗水的头发上。

他解开皮带，卸下
那本沉重的账簿，我父亲
在算我家的田产收入，

用亩、码、英尺做单位。

算学和恐惧。
我坐着注视他那发亮的手枪皮套，
盖子紧扣着，有绳子
联结着枪托。

“有什么别的作物?
有没有甜菜、豌豆之类? ”
“没有。”可不是明明有一垄
萝卜，在那边没种上

土豆的地里? 我料到会有
小作弊，默默坐着想
军营里的黑牢的样子。
他站起来，整了整

他皮带上的警棍钩子，
盖上了那本大账簿，
用双手戴好了警帽，
一边说再见，一边瞧着我。

窗外闪过一个影子。
他把后底架的铁条
压上账簿。他的皮靴踢了一下，
摩托车就嘟克、嘟克地响起来。

（王佐良 译）

挖　掘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一支粗壮的笔躺着，舒适自在像一支枪。

我的窗下，一个清晰而粗粝的响声
铁铲切进了砾石累累的土地：
我爹在挖土。我向下望
看到花坪间他正使劲的臀部
弯下去，伸上来，二十年来
穿过白薯垄有节奏地俯仰着，
他在挖土。
粗劣的靴子踩在铁铲上，长柄
贴着膝头的内侧有力地撬动，
他把表面一层厚土连根掀起，
把铁铲发亮的一边深深埋下去，
使新薯四散，我们捡在手中，
爱它们又凉又硬的味儿。

说真的，这老头子使铁铲的巧劲
就像他那老头子一样。

我爷爷的土纳的泥沼地
一天挖的泥炭比谁个都多。
有一次我给他送去一瓶牛奶，
用纸团松松地塞住瓶口。他直起腰喝了，马上又干开了，
利索地把泥炭截短，切开，把土
撩过肩，为找好泥炭，
一直向下，向下挖掘。
白薯地的冷气，潮湿泥炭地的

咯吱声、咕咕声，铁铲切进活薯根的短促声响
在我头脑中回荡。
但我可没有铁铲像他们那样去干。

在我手指和大拇指中间
那支粗壮的笔躺着。
我要用它去挖掘。

（袁可嘉　译）

玩耍的方式

阳光直穿过玻璃窗，在每张书桌上
寻找牛奶杯盖子、麦管和干面包屑
音乐大踏步走来，向阳光挑战，
粉笔灰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

我的教案说：教师将放送
贝多芬的第五协奏曲，
学生们可以在作文中自由表达
他们自己。有人问：“我们能胡诌一气吗？”

我把唱片一放，顿时
巨大的音响使他们肃静；
越来越高昂，越坚定，每个权威的音响
把课堂鼓得像轮胎一般紧，
在每双瞪圆了的眼睛背后
发挥它独具的魅力。一时间
他们把我忘了。笔杆忙碌着，

嘴里模拟着闯进怀来的自由的
字眼。一片充满甜蜜的静穆
在恍惚若失的脸上绽开，我看到了
新面目。这时乐声绷紧如陷阱，
他们失足了，不知不觉地落入自我之中。

（袁可嘉　译）

个人的诗泉

为米凯尔·朗莱而作

童年时，他们没能把我从井边，
从挂着水桶和扬水器的老水泵赶开。
我爱那漆黑的井口，被框住了的天，
那水草、真菌、湿青苔的气味。

烂了的木板盖住制砖墙里那口井，
我玩味过水桶顺绳子直坠时
发出的响亮的扑通声。
井深得很，你看不到自己的影子。

干石沟下的那口浅井，
繁殖得就像一个养鱼缸；
从柔软的覆盖物抽出长根，
闪过井底是一张白脸庞。
有些井发出回声，用纯洁的新乐音
应对你的呼声。有一口颇吓人；
从蕨丛和高大的毛地黄间跳出身，

一只老鼠啪一声掠过我的面影。

去拨弄污泥，去窥测根子，
去凝视泉水中的那喀索斯，他有双大眼睛，
都有伤成年人的自尊。我写诗
是为了认识自己，使黑暗发出回音。

（袁可嘉　译）

阳　光

献给玛丽·希内

阳光照耀，空荡荡的
院子里戴盔甲的水泵
它的铁在热乎起来，
斜挂着的水桶里

水变得稠而甜了。
太阳悬在天空
就像一个大盘子
倚着长长的

午后之墙凉着。
这时，她的双手
在烤盘上忙乱。
通红的炉子

向她发出热气浪，

她穿着沾满
面粉的厨裙
站在窗边。

有时她用鹅毛掸子
掸掉板子上的饼屑，
有时坐下，膝头宽宽，
指甲沾满白粉，

胫部粉斑斑的。
这里又有了空间，
随着两口钟的滴答声，
烤饼又涨起来。

这里有着爱
就像白铁匠的勺子
越过它的光亮
沉入食物箱中。

（袁可嘉　译）

奇异的果实

这就是那女孩的头，像掘出的葫芦。
椭圆脸，李子肌肤，李子核似的牙齿。
他们解绷带似的弄掉她头发上的湿蕨
然后细览盘卷的头发，
放出她皮革似的美貌上的空气。
油脂之头，易腐之宝：

她破碎的鼻子黑暗如泥炭块，
她的眼窝空如旧矿场的坑。
迪奥多鲁斯。西库卢斯承认
他对诸如此类已逐渐处之泰然：
被谋杀的、被遗忘的、无名的、可怕的
被斩首的女孩。逼视斧头
和美化，逼视
已开始有点像敬畏的东西。

（黄灿然　译）

山楂灯

隆冬的山楂树不当令地燃烧着，
蟹爪刺，给小个子用的小灯盏，
不想再要他们别的什么，只要他们保持
不让那自尊的灯芯熄灭就行了，
免得亮光招致他们失明。

但是有时候当你的呼吸羽毛般轻歙在寒霜中，
它会变成第欧根尼游荡的形状，
手上提着他的灯笼，寻找一个正人君子；
于是你最后从山楂树背后细看
他把灯笼提到它那齐眼高的枝丫上，
而你却退缩了，当你面对它那黏合的心和核，
它那扎血的刺你希望可以考验并证明你清白，
它那被啄食的成熟审视你，然后移开。

（黄灿然　译）

铁匠铺

我只认得一道进入黑暗之门。
外面，旧轴和铁箍正在锈蚀；
里面，锻砧短音的铿锵声，
不可预料的扇形火花
或新蹄铁在水中变硬时的嗞嗞声。

锻砧一定是在中央某处，
呈独角兽状，一端是四方形的，
固定在那里：一个祭坛，
在那里他把自己消耗在形状的音乐中。
有时候，围着皮革巾，鼻子里满是茸毛，
他斜身靠到窗框外，想起双蹄
在风驰电掣的来往车辆中碰击；
然后咕哝着走进去，轻一下重一下
要打出真铁，要锻出吼叫声

（黄灿然　译）

远　方

当我回答说我来自“远方”
关卡那个警察厉声说：“哪个远方？”
他还没完全听清楚我说些什么就以为
那是这个国家北部某地的名字。
而现在它——既是我居住过又是我
离开了的地方——仍然有很长距离要走

像花了很多光年从远方而来
又要花很多光年才抵达的星光。

（黄灿然　译）

雨　声

纪念理查德·埃尔曼

1

彻夜的抽打泛滥于阳台上的
木板。我一无所思地陷入
它漫长的劳累里，然后意识到
滴水的檐槽和光，并对自己说些
有关死者的无足轻重的套话
例如“人们会想念他”和“你要忍耐住”

2

那有可能是佩雷德尔基诺杂草丛生的
潮湿花园：从残冬的
阴沉里望出去的幻境
被柑橘和伏特加的清澄照亮，
在那里宽厚而又严厉的帕斯捷尔纳克
毫不犹豫地向自己作交代。

“我有欠下一大笔债的感觉，”
他说（据记载），“这么多年来
只写些抒情诗和搞翻译。
我感到有某种职责……时间在消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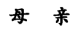
尽管它有很多过失，却比早年
更有价值……更丰富，更仁慈。"

也有可能是雅典街的融雪
和水坑，在那里威廉·阿尔弗雷德站在
潮湿的门阶前，想起了那位在六十岁时
逝去的朋友。"写了《夏潮》之后　——注：指罗伯特·罗厄尔
将会有一次深化，你知道，某种
更充实的东西……哎好啦，再说一声晚安。"

3

檐槽是一片水的刘海而夏天的
倾盆大雨持续鞭打：你浸泡在运气里，
我听到他们说，浸泡、浸泡、浸泡在运气里。
还听到那洪水，它从下面上涨
叫价和预示吉兆如一件杰作
或像起了一个溢出自身的名字。

（黄灿然　译）



当我在水泵边干活，夹着
细雨的强风正在磨损
我正在泵水的水绳。
每次活塞囫囵一口它就自己松开
像空气的胞衣。
我已厌倦于喂养家畜
每天黄昏我都要用这个把手

劳作半个小时，那些母牛
对着牛棚里的槽狂饮。
我还没有注满
它们又把水喝低了。

它们又跟到他安在篱笆上那个
预先制好的门边：一个叮当响的床头板
用金属丝系着架在柱子之间。它就快朽烂了。
它再也不为任何欢乐而响了。

我已经厌倦内心带着这个活塞
四处闲逛。老天，他玩起来就像一只
系着绳子乱蹦乱跳的牛犊。
躺着或站着都不能解决这些恶作剧，
我阱里这囫囵。

啊既然我也是自己的一扇门
那就让这样的风磨损我的水吧
就像把我的裙裹在我的大腿上，
把空气填进我喉咙。

（黄灿然　译）

结婚日

我很害怕。
声音在白天里停止了
而那些形象盘绕又
盘绕。为什么老是那些眼泪，

他脸上那蛮荒的悲伤

在那辆的士外面？哀悼的
气息从我们那些挥手
告别的朋友身上升起来。

你在高高的蛋糕背后歌唱
像一个被抛弃的新娘，
她追问、狂乱，
然后举行仪式。

我走进男厕
怀着一颗刺穿的心
和一个爱情传奇故事。让我
伏在你的胸脯上一直睡到机场。

（黄灿然　译）

一九六九年夏天

当提防群众的警察
向法斯路开火，我只不过是在
马德里遭强暴的太阳凌辱。
每个下午，在公寓那焙盘似的
酷热中，当我汗流浃背一路
读着乔伊斯的传记，海鲜市场的腥味
扑鼻而来犹如亚麻坑的恶臭。
感觉就像待在黑暗角落的儿童，
靠在敞开的窗边的披黑巾老妇，
西班牙运河流出的空气。
我们在星光下的平原上一路谈话回家，
民防警察那专利的皮革

闪烁如亚麻污染的水中的鱼肚。

“回去吧，”一个说，“尝试去接触人民。”
另一个从山中招来洛尔迦的亡魂。
我们苦坐着听电视上的死亡人数
和斗牛报道，名人们
从真人真事仍在发生的地方到来。

我退到普拉达美术馆的阴凉里。
戈雅《五月三日的枪杀》
占去一堵墙——那些扬起的手臂
和反叛者的痉挛，戴头盔
和背背包的军队，枪支
齐射的有效斜度。在隔壁
他的梦魇，嫁接到宫墙——
黑暗的气旋，集结，溃散；农神
用他自己孩子的血来装饰，
巨大的混沌把他野兽的屁股
转向世界。还有，那决斗，
两个狂暴武士为了荣誉而用棒
把对方打死，陷在沼泽里，下沉。
他用拳头和肘作画，挥舞
他心中的染色披风，一如历史要求的。

（黄灿然　译）

鼬　鼠

直立，黝黑，裹着条纹和花缎如葬礼上的
无袖长袍，鼬鼠的尾巴

炫耀鼬鼠。夜复一夜
我像客人一样期待她。

冰箱把嗡嗡声传入寂静。
我台灯黯淡下去的光波及到阳台。
小小的橙若隐若现于橙树上。
我开始紧张如窥视狂。

十一年之后我再次在整理
情书，启开“妻手”这个词
像一个陈年酒桶，仿佛它那纤细的元音
转化成了加利福尼亚黑夜的泥土

和空气。桉树那股美丽而
无用的浓烈味道说明你不在。
一口酒的后果就像要
把你呛得跌下冷枕头。

而她在那里，那只专注、有魅力、
普遍、诡秘的鼬鼠，
神话化了，非神话化了，
嗅着我五英尺以外的纸板。

昨夜一切又历历在目，就寝时
又想起你那些衣物的煤烟味，
看见你低着头，翘着尾巴在床底抽屉
寻找那件突出跳水身材的黑色睡服。

（黄灿然　译）

视　野

我记得这个女人，她几年来
坐在轮椅里，眼睛直视
窗外小巷尽头的西克莫树
掉下叶子和长出叶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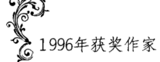
直接地掠过角落里的电视，
患矮树病的狂遭的山楂树丛，
同样一些风吹雨淋的小牛犊，
同样一片狗舌草，同样一座山。

她稳固如那个大窗。
她的额明晰如那张轮椅的铬合金。
她从未悲叹过并且从未
携带过一盎司多余的感情重量。

跟她面对面是一种教育，
就像你跨过一道架得很结实的门——
路边斜立、干净、铁制的那种，
横在两根刷白的支柱之间，在那里你能

看见比你预想中更深远的乡村
并发现篱笆后的田野
变得益发陌生，当你继续站着集中精神
然后被那挡住视线的东西吸引住。

（黄灿然　译）



1996年获奖作家

[波兰]**维斯瓦娃·辛波丝卡**

Wislawa Szymborska（1923—　　）

写履历表

需要做些什么？
填好申请书
再附上一份履历表。

尽管人生漫长
但履历表最好简短。

简洁、精要是必需的。
风景由地址取代，
摇摆的记忆屈服于无可动摇的日期。

所有的爱情只有婚姻可提，
所有的子女只有出生的可填。

认识你的人比你认识的人重要。
旅行要出了国才算。
会员资格，原因免填。
光荣记录，不问手段。

填填写写，仿佛从未和自己交谈过，
永远和自己只有一臂之隔。

悄悄略去你的狗，猫，鸟，
灰尘满布的纪念品，朋友，和梦。

价格，无关乎价值，
头衔，非内涵。
他的鞋子尺码，非他所往之地，
用以欺世盗名的身份。

此外，再附张露出单耳的照片。
重要的是外在形貌，不是听力。
反正，还有什么好听的?
碎纸机嘈杂的声音。

（陈黎　张芬龄　译）

隐　居

你以为隐士过的是隐居生活，
但他住在漂亮的小桦树林中
一间有花园的小木屋里。
距离高速公路十分钟，
在一条路标明显的小路上。
你无需从远处使用望远镜，
你可以相当近地看到他，听到他，
正耐心地向维里斯卡来的一团游客解释，
为什么他选择粗陋孤寂的生活。

他有一件暗褐色的僧服，
灰色的长须，
玫瑰色的两颊，
以及蓝色的眼睛。
他愉快地在玫瑰树丛前摆姿势
照一张彩色照。

眼前正为他拍照的是芝加哥来的史坦利科瓦力克。
他答应照片洗出后寄一张过来。

同一时刻，一位从毕哥士来的沉默的老妇人——
除了收账员外没有人会找她——
在访客簿上写着：
赞美上主
让我
今生得见一位真正的隐士。

一些年轻人在树上用刀子刻着：
灵歌75在底下会师。

但老费多怎么了，老费多跑到那里去了？
费多正躺在板凳下假装自己是一只狼。

（陈黎　张芬龄　译）

家族相簿

我的家族里没有人曾经为爱殉身过。
事情发生，发生，却无任何染有神话色彩之事。
肺结核的罗密欧？白喉病的茱丽叶？
有些甚至活到耄耋之年。

他们当中没有半个受过单恋之苦，
满纸涕泪而不被回信！
到头来邻居们总是手捧玫瑰，
戴着夹鼻眼镜出现。
不曾在典雅雕饰的衣柜里被勒杀
当情妇的丈夫突然回来！
那些紧身胸衣，那些围巾，那些荷叶边
把他们全都框进照片里。
他们心中没有波希画的地狱景象！
没有拿着手枪急冲进花园的画面！
（他们因脑袋中弹而死，但是为了其他理由
并且是在战地担架上。）

即使那位挽着迷人之髻，黑色眼圈
仿佛依着球画成的妇人
血流不止地飞奔而去
不是向你，舞伴，也不是出于忧伤。
也许有人，在很久以前，在照相术未发明前——
但相簿里一个也没有——就我所知一个也没有。
哀愁自我嘲解，日子一天接一天过，
而他们，受慰问后，将因流行性感冒而消瘦。

（陈黎　张芬龄　译）

未进行的喜马拉雅之旅

啊，这些就是喜马拉雅了。
奔月的群峰。
永远静止的起跑
背对突然裂开的天空。
被刺穿的云漠。
向虚无的一击。
回声——白色的沉默，
寂静。
雪人，我们这儿有星期三，
ABC，面包
还有二乘二等于四，
还有雪融。
玫瑰是红的，紫罗兰是蓝的，
糖是甜的，你也是。

雪人，我们这儿有的
不全然是罪行。
雪人，并非每个字
都是死亡的判决。

我们继承希望——
领受遗忘的天赋。
你将看到我们如何在
废墟生养子女。
雪人，我们有莎士比亚。
雪人，我们演奏提琴。
雪人，在黄昏
我们点起灯。
那高处——既非月，亦非地球，
而且泪水会结冻。
噢雪人，半个月球人，

想想，想想，回来吧！
如是在四面雪崩的墙内
我呼唤雪人，
用力跺脚取暖，
在雪上
永恒的雪上。

（陈黎　张芬龄　译）

博物馆

这里有餐盘而无食欲。
有结婚戒指，然爱情至少已三百年
未获回报。
这里有一把扇子——粉红的脸蛋哪里去了?
这里有几把剑——愤怒哪里去了?
黄昏时分鲁特琴的弦音不再响起。

因为永恒缺货
十万件古物在此聚合。
土里土气的守卫美梦正酣，
他的短髭撑靠在展示橱窗上。

金属，陶器，鸟的羽毛
无声地庆祝自己战胜了时间。
只有古埃及黄毛丫头的发夹嗤嗤傻笑。

王冠的寿命比头长。
手输给了手套。
右脚的鞋打败了脚。

至于我，你瞧，还活着。
和我的衣服的竞赛正如火如荼进行着。
这家伙战斗的意志超乎想象！
它多想在我离去之后继续存活！

（陈黎　张芬龄　译）

金婚纪念日

他们一定有过不同点，
水和火，一定有过天大的差异，
一定曾互相偷取并且赠与
情欲，攻击彼此的差异。
紧紧搂着，他们窃用、征收对方
如此之久
终至怀里拥着的只剩空气——
在闪电离去后，透明清澄。
某一天，问题尚未提出便已有了回答。
某一夜，他们透过沉默的本质，
在黑暗中，猜测彼此的眼神。

性别模糊，神秘感渐失，
差异交会成雷同，
一如所有的颜色都褪成了白色。

这两人谁被复制了，谁消失了？
谁用两种笑容微笑？
谁的声音替两个声音发言？
谁为两个头点头同意？

谁的手势把茶匙举向唇边？
谁是剥皮者，谁被剥了皮？
谁依然活着，谁已然逝去
纠结于谁的掌纹中？

渐渐的，凝望有了孪生兄弟。
熟稔是最好的母亲——
不偏袒任何一个孩子，
几乎分不清谁是谁。

在金婚纪念日，这个庄严的日子，
他们两人看到一只鸽子飞到窗口歇脚。

（陈黎　张芬龄　译）

写作的喜悦

被书写的母鹿穿过被书写的森林奔向何方？
是到复写纸般复印她那温驯小嘴的
被书写的水边饮水吗？
她为何抬起头来，听到了什么声音吗？
她用向真理借来的四只脆弱的腿平衡着身子，
在我手指下方竖起耳朵。
寂静——这个词也沙沙作响行过纸张
并且分开
“森林”这个词所萌生的枝丫。

埋伏在白纸上方伺机而跃的
是那些随意组合的字母，

团团相围的句子，
使之欲逃无路。
一滴墨水里包藏着为数甚伙的
猎人，眯着眼睛，
准备扑向倾斜的笔，
包围母鹿，瞄准好他们的枪。
他们忘了这并非真实人生。
另有法令，白纸黑字，统领此地。
一瞬间可以随我所愿尽情延续，
可以，如果我愿意，切分成许多微小的永恒
布满暂停飞行的子弹。
除非我发号施令，这里永不会有事情发生。
没有叶子会违背我的旨意飘落，
没有草叶敢在蹄的句点下自行弯身。

那么是否真有这么一个
由我统治、唯我独尊的世界?
真有让我以符号的锁链捆住的时间?
真有永远听命于我的存在?
写作的喜悦。
保存的力量。
人类之手的复仇。

（陈黎　张芬龄　译）

在一颗小星星底下

我为称之为必然向巧合致歉。
倘若有任何误谬之处，我向必然致歉。

但愿快乐不会因我视其为己有而生气。
但愿死者耐心包容我逐渐衰退的记忆。
我为自己分分秒秒疏漏万物向时间致歉。
我为将新欢视为初恋向旧爱致歉。
远方的战争啊，原谅我带花回家。
裂开的伤口啊，原谅我扎到手指。
我为我的小步舞曲唱片向在深渊呐喊的人致歉。
我为清晨五点仍熟睡向在火车站候车的人致歉。
被追猎的希望啊，原谅我不时大笑。
沙漠啊，原谅我未及时送上一匙水。
而你，这些年来未曾改变，始终在同一笼中，
目不转睛盯望着空中同一定点的猎鹰啊，
原谅我，虽然你已成为标本。
我为桌子的四只脚向被砍下的树木致歉。
我为简短的回答向庞大的问题致歉。
真理啊，不要太留意我。
尊严啊，请对我宽大为怀。
存在的奥秘啊，请包容我扯落了你衣裾的缝线。
灵魂啊，别谴责我偶尔才保有你。
我为自己不能无所不在向万物致歉。
我为自己无法成为每个男人和女人向所有的人致歉。
我知道在有生之年我无法找到任何理由替自己辩解，
因为我自己即是我自己的阻碍。
噢，言语，别怪我借用了沉重的字眼，
又劳心费神地使它们看似轻松。

（陈黎　张芬龄　译）

一粒沙看世界

我们称它为一粒沙，
但它既不自称为粒，也不自称为沙。
没有名字，它照样过得很好，不管是一般的，独特的，
永久的，短暂的，谬误的，或贴切的名字。

它不需要我们的瞥视和触摸。
它并不觉得自己被注视和触摸。
它掉落在窗台上这个事实
只是我们的，而不是它的经验。
对它而言，这和落在其他地方并无两样，
不确定它已完成坠落
或者还在坠落中。
窗外是美丽的湖景，
但风景不会自我观赏。
它存在这个世界，无色，无形，
无声，无臭，又无痛。
湖底其实无底，湖岸其实无岸。
湖水既不觉自己湿，也不觉自己干，
对浪花本身而言，既无单数也无复数。
它们听不见自己飞溅于
无所谓小或大的石头上的声音。
这一切都在本无天空的天空下，
落日根本未落下，
不躲不藏地躲在一朵不由自主的云后。
风吹皱云朵，理由无他——
风在吹。
一秒钟过去，第二秒钟过去，第三秒。
但唯独对我们它们才是三秒钟。

时光飞逝如传递紧急信息的信差。
然而那只不过是我们的明喻。
人物是捏造的，急促是虚拟的，
信息与人无涉。

（陈黎　张芳龄　译）

天　空

我早该以此开始：天空。
一扇窗减窗台，减窗框，减窗玻璃。
一个开口，不过如此，
开得大大的。

我不必等待繁星之夜，
不必引颈
仰望。
我已将天空置于颈后，手边，和眼皮上。
天空紧捆着我
让我站不稳脚步。

即使最高的山
也不比最深的山谷
更靠近天空。
任何地方都不比另一个地方拥有
更多的天空。
钱鼠升上第七重天的机会
不下于展翅的猫头鹰。
掉落深渊的物体

从天空坠入了天空。
粒状的，沙状的，液态的，
发炎的，挥发的
一块块天空，一粒粒天空，
一阵阵，一堆堆天空。
天空无所不在，
甚至存在你皮肤底下的暗处。
我吞食天空，我排泄天空。
我是陷阱中的陷阱，
被居住的居民，
被拥抱的拥抱，
回答问题的问题。
分为天与地——
这并非思索整体的
合宜方式。
只不过让我继续生活
在一个较明确的地址，
让找我的人可以
迅速找到我。
我的特征是
狂喜与绝望。

（陈黎　张芬龄　译）

墓志铭

在此长眠着一个旧派的女人，
像个逗点。她是几首诗歌的作者，
大地赐予她永久的安息，

尽管她不属于任何的文学派别。
她的坟墓没有豪华的装饰，
除了这首小诗、牛蒡和猫头鹰。
路人啊，请你从书包里拿出计算器，
为希姆博尔斯卡的命运默哀一分钟。

（林洪亮　译）

结束与开始

战争过后，
总会有人去清理，
把战场打扫整洁，
而整洁决不会自行出现。

总会有人把瓦砾
扫到路旁边，
好让装满尸体的大车，
畅行无阻地驶过。

总会有人去清除
淤泥和灰烬，
沙发的弹簧，
玻璃的碎片，
和血污的破衣烂衫。

总会有人去运来木头，
好撑住倾斜的墙壁。
给窗户装上玻璃，

给大门安上搭扣。

这些工作不会一蹴而就，
安们需要岁月。
所有的摄影机
都已去参加另一场战争。

桥梁需要修复，
车站需要重建，
卷起的袖口，
已经破成了碎片。

有人手里拿着扫帚，
仍会想起发生过的战争。
有些人听着，
不停地频频点头。
有些人开始东张西望，
感到枯燥乏味。

时常有人
在树丛下挖出
锈坏了的刀枪，
并把它们丢进废物堆里。

那些目睹过
战火的人，
不得不把位置让给
对战争了解较少的人，
了解很少的人，
甚至毫无了解的人。

还有人会躺在
产生前因
和后果的草丛中，
嘴里咬着麦穗，
眼睛望着浮云。

（林洪亮　译）

圣母怜子图

雄出生的那个小镇：
看见纪念碑，称赞它宏伟，
赶走废弃的博物馆台阶上的两只鸡，
找出那位母亲居住的地方，
敲门推门嘎吱嘎吱打开门。
她挺直腰身，头发梳得直溜溜，眼睛明澈。
说声我是从波兰来的。
互相说些轻松话。大声清楚提问题。
是的，她非常爱他。是的，他总是那样。
是的，那时她正站在监狱墙边。
是的，她听见枪声齐鸣。
后悔没有带一个卡式录音机
和一部摄影机。是的，她知道是怎么回事。
她曾在电台上读他的最后一封信。
她曾在电视上唱古老的摇篮曲。
有一次她甚至演电影，睁眼瞪着
强弧光灯直至流出泪来。是的，她被回忆感动。
是的，她有点疲倦。是的，会进去的。
站起来。表示感谢。说再见。走出去，

经过下一群游客身边。

（黄灿然　译）

雅什罗旁的饥饿集中营

写下来，写下，用普通的墨水，
在普通的纸上：没有食物，
他们全死于饥饿。全部？是多少？
草地是这么大。有多少片草叶
代表每一位？写：我不知道。
历史的骨骼记载在饱满的身躯上
一千零一变成整整一千。
那伶仃的一仿佛根本不存在。
一个虚构的胎儿，空空的摇篮，
向无人打开的识字课本。
那微笑、喊叫和膨胀着的空气，
踏进空寂探访的花园，
一片无人区。

我们在这片曾经变成肉体的草地上。
寂静残存得像一个伪证，
光天化日，碧绿。旁边有座森林——
树皮剥落，吮吸苔团。
在那人目盲之前
那每日风景的配量。空中有一只鸟
它巨大翅膀的影子，
在他们的嘴巴上移动，
口颚张合，咬牙切齿。

夜空中
游魂随月而起，
昏暗的像手臂飞舞，
举着空杯子。
在带刺的铁叉上
转着一个人
他们唱歌，声音遍地。
一首欢快的战歌惊悸人心。
写吧，关于这里的宁静。
就这样。

（达文　译）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一条鱼抓住一条鱼，
一条鱼切碎肚里有几条鱼的鱼，
一条鱼造一条鱼，一条鱼在一条鱼里面，
一条鱼从一条被包围的鱼那里溜脱了。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一条鱼爱慕一条鱼，
你的眼睛——它说——像天上的鱼闪亮，
我愿跟你游向我们共同的大海，
你这鱼群中的尤物。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一条鱼找到了高于一切鱼类的鱼，

一条鱼向一条鱼屈膝，一条鱼向一条鱼唱情歌，
一条鱼向一条鱼祈祷，为了减轻游泳的痛苦。

在赫拉克利特的河流里
我是一条孤独的鱼，一条喜好孤独的鱼
（至少不是一条木头鱼石头鱼）
几次写在银山的小鱼，那么短，
也许它就是困惑地闪光的黑暗?

（傅正明　译）

评一首未写完的诗

诗的开头几个词
女作者说地球真小，
相反，天空是个大得多的词，
星星，她说："其中有比它所需要的还多。"

天空的描述使人们感到无助，
她失落于敬畏天空之浩瀚无垠，
她为无数行星的死寂震撼不已，
旋即在她的心灵（我们可以说这是不细心的心灵）
一个问题开始浮现，
在阳光下在宇宙众星之下
不管怎样我们是否是孤立的?

与这种可能的理论相反!
这种信念今天被普遍坚持!
面临这无可辩驳的证据，任何时候

都可能找到的证据！啊，诗人。

同时我们的预言家返回地球——
这颗也许“无人目睹地旋转”的行星，
这唯一的“宇宙可以提供的科学的幻想”。
这位女作者似乎无法抵御
帕斯卡尔的绝望，
安德洛墨达或卡西俄皮阿的逆境。
孤傲感膨胀了浓化了，
从而浮现了如何生存等问题，
因为“我们的空虚无法消解。”
“啊，主阿，”人呼唤他自己，
“怜悯我，启示我……”

女作者被如此轻浮滥用的人生观压迫，
仿佛这种思想有无尽的储藏。
她难以苟同的战争的思想
总是被双方丢失。
由于人对人的非人的“残忍”（原文如此！）。
这首诗蕴含一种精神意义。
它也许在一支不那么天真的笔下闪光。

可是呵，遗憾！这一根本不可靠的论题
（在阳光下在宇宙众星之下
不管怎样我们是孤立的）
及其采用冷漠的风格的生发
（将白话与崇高杂糅一体）
导致这个结论，可谁会相信呢？
无人相信。我不曾告诉你吗？

（傅正明　译）

阿道夫·希特勒的第一帧照片

身穿小罩衣的这个孩子，是个什么东西?
这是小阿道夫，主子希特勒的儿子？！
他也许长大当个高级律师?
或维也纳歌剧院的男高音?
这小巧的手耳眼鼻是谁的?
灌满了牛奶的肚子是谁的——
莫非是哪个印刷工人、教师、商人或牧师的?
这逗趣的小腿将走向哪里?
到庭院，到学校，进入办公室，出席婚礼，
也许跟着市长的女儿?

当这小老头，小天使，小太阳
一年前降临人世
天地间并无死亡迹象：
春日的太阳，窗台的天竺葵，
庭院里激情的音乐，
玫红彩绢上幸运的预言：
降世之前她母亲决定命运的梦：
梦中一只鸽子——一个欢乐的信息，
如果抓进笼子，一个恭候已久的客人就会光临。
钉呀钉，钉个笼子，谁在这儿，阿道夫的野心。

奶嘴和尿布，牙牙学语和揩鼻涕的胸巾，
灵巧的少女，上帝保佑，木头保护
像他父母，像篮子里的猫，
像所有别的家庭相册上的孩子们。
来吧，现在我们不要哭，
遮在黑布下的摄影师叔叔将说声“咔嚓”！

阿特列·克林格，格拉本斯切斯，布劳诺，
布劳诺是个不错的小镇，
讲信用的公司，亲热的邻居，
喷香的新烤的面包和肥皂，
人们听不见狗吠和命运的脚步。
历史教师松开衣襟
在家庭作业本上打哈欠。

（傅正明　译）



1998年获奖作家

[葡萄牙]**若泽·萨拉马戈**

José Saramago（1922—2010）

忧伤的小提琴

我将双手放在你的音乐躯体上
昏昏欲睡的声音正在那里等候。
我在沉寂中开始，于是
真实的音调突然响起。
当心灵沿着感情的阶梯
放开歌喉拾级而上时，
心灵不会撒谎，躯体不会撒谎。
假如在生硬的刺耳声中，
在一个错误的谐音咯咯吱吱的响声中，
喉咙嘶哑和突然沉默，
那绝不是因为我们的过错。
假如在沉寂中歌声减弱
另一个声音巧妙闯入并被记忆，
无需许久便会消失，缄默不语，
因为它不赞同忧伤的小提琴。

（孙成敖　译）

躯　体

眼睛睁开时，也许在它的背后
映出一束清晨的灰色光线
或是隐蔽在浓雾中朦胧的太阳。
其余则是一片黑暗，
在柱形和弓形的骨骼之间，
仿佛黏性的动物抽动，
躲藏着内脏的茫然忧伤。
其余皆由深深的洞穴构成，
伴随着血液和记忆的节拍，
来自深渊的眩晕证明着
不可否认的时间计量。
一切都如此微妙且行动迟缓，
在眼睛明暗交接处迎出了
对一个被遗弃的躯体的记忆。

（孙成敖　译）

干枯的诗

我愿这首诗无用且干枯，
仿佛被反复啃咬的树干短促的爆裂，
或是上面有人跳舞的地板咯吱吱作响。
我愿继续向前，
低下糅合着愤怒与沉默的双眼，
因为一切全已表明，我已厌倦。

（孙成敖　译）

放在你的肩上

放在你的肩上，我的手
便占有了世界，我不打算
改换成另外的动作：
在这个手势所废除的空间
命运的形式得以显现。

（孙成敖　译）

在心中，也许

在心中，也许，或最好由我讲明：
一处深深的刀伤，
自觉地将我们撕碎，
耗尽的生命从那里跳出，
渴求、欲望、不知满足，
徒劳地寻找着理由，
让偶然为之替我们辩解，
也许这正是心中的痛苦。

（孙成敖　译）



1999年获奖作家

[德国]君特·格拉斯

Günter Grass（1927— ）

戴安娜—或物体[1]

当她的右手绕过
右肩往箭筒取箭，
她的右脚一步踏前。

当她射中了我，
她的物体射中了我的
灵魂，对她来说是个物体。

物体总是
搁置在星期一
我的膝盖碎了。

但她，带着打猎执照，
或者只是复影的
在猎狗群中奔跑。

当她说对了跟着射箭，

① 戴安娜（Diana）既是罗马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也是处女身和狩猎的守护神；既是女子名，也是女猎人。

她在自然界射中了物体，
而且剥下了皮。

我总是拒绝
让我可铸造影子的身体
被没有影子的意念所伤。

但你，戴安娜，
连同你的弓，
于我总是客观而负责的。

（叶辉　译）

土　星

在这幢大屋——
从老鼠
它们熟知暗渠，
到鸽子
它们一无所知——
我住在那里常有假想。

回家晚了，
想掏钥匙
打开房子
当我摸遍全身掏钥匙
才发觉我需要钥匙
始能走进自己的房子。

是有点饿了，
用我的手
吃一只鸡
当我吃那只鸡
才发觉我吃着的
是一只冰冷的死鸡。

然后我低头弯腰，
脱掉鞋子
当我脱鞋才发觉
我们需要低头弯腰
如果我们想
脱掉鞋子。

我平直躺着，
抽一根烟，
然后在黑暗中肯定
有人张开他的手
当我的烟灰
从香烟抖落。

晚上土星来了
并且张开他的手。
装我的烟灰，他
刷了牙，土星
我们将爬进
他的嘴巴。

（叶辉　译）

樱　桃

当爱情踏着高跷
沿着碎石小路如履薄冰
终于走到树顶
我高兴刚好在樱桃?
体验着樱桃恰似樱桃，

不多久伸手嫌太短，
爬梯嫌老爬不到
一级，只差那么一级，
使尝到熟透或随风而落的鲜果。

甜而且更甜，甜得闷透；
穿红衣的即如画眉鸟梦见——
谁在亲吻谁，
当爱情
踏着高跷走到树顶。

（叶辉　译）

下水礼

如果那海鸥坚持
我将会建造一艘船，
我将会很快乐
在下水礼那天，
穿一件耀眼的衬衣，

或者连香槟也喜极而泣
或者分泌着肥皂泡，
两者都不宜缺少。

谁会致辞?
谁能准确读出字句
而不会盲掉?
总统?
我将给你起个什么名字?
我该叫你做沉没的安娜
还是哥伦布?

（叶辉　译）



2005年获奖作家

[英国]**哈罗德·品特**

Harold Pinter（1930—2008）

上帝保佑美国

他们又出发了，
那些穿着盔甲行进的老美
一边高唱他们欢乐的民歌
一边疾疾穿越这巨大的世界
赞颂美国的上帝。
贫民窟里挤满了死者
他们无法加入
拒绝歌唱的其他人的行列
他们失去了声音
他们已然忘却了曲调。

骑士们拿着会割人的鞭子。
你的头滚到了沙地上
你的头是泥地中的水坑
你的头是尘土里的污痕
你的眼睛已经掉出而你的鼻子
只用来嗅寻死者的臭味
死亡的空气中到处充满着
美国上帝的气味。

（陈黎　张芳龄　译）

癌细胞

“癌细胞是那些已经遗忘如何死亡的东西”

——皇家玛仕登医院护士

它们忘掉了如何死去
也因此延续了它们杀戮的一生。

我和我的肿瘤热切地交战。
让我们期望不要有双重死亡。

我需要目睹我的肿瘤死去
一个忘了死去
反而计划谋杀我的肿瘤。

但是我记得该怎么死去
虽然我的所有见证者都已亡故。
但我还记得他们对肿瘤的
描述：使他们变得
既瞎且哑，一如在那
使肿瘤开始活跃的疾病
诞生之前。

那些黑色的细胞会干涸而后死亡
或者开心歌唱又为所欲为。
它们夜以继日如此安静地滋长，
你从不晓得，它们也从不告知。

（陈黎　张芬龄　译）

会　面

那是在死寂的夜里，
死去很久的死者望着
朝他们走去的
新来的死者

心跳声轻柔舒缓
当死者拥抱
那些死去很久的死者　那些死去很久的死者
以及那些朝他们走去的
新来的死者

他们哭泣，他们亲吻
当他们再度碰面
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陈黎　张芳龄　译）

午餐后

中午过后那些穿着体面的生物前来
在死人堆里闻来闻去
然后享用他们的午餐

那许许多多穿着体面的生物自
灰尘中采摘肿胀的鳄梨

并且用零落的骨头搅拌浓汤

而在午餐后
他们慵懒地躺卧沙发上
把红葡萄酒倒入大小适中的头盖骨里

（陈黎　张芳龄　译）

餐　厅

不，你错了。

每个人都美丽
到极点

尤其在午餐时间
在一家笑声喧嚷的餐厅里

每个人都美丽
到极点

并且被自己的美
所感动

然后为此落下泪来
在回程计程车的后座上

（陈黎　张芳龄　译）

腹语学家

我把声音送进你的嘴里
你礼尚往来地回应

我是康尼札罗伯爵
你是奥古丝特王妃殿下

我是奇幻之链
你握有看戏用的望远镜和纸牌

你成为即兴的歌曲
我是你的私人教师

你是我隐形的种子
我是帖木儿

你是我奇妙的把戏
我是你被施了魔法的小厮
我是你那令人惶惑的洋娃娃
你是我那深感迷乱的木偶

（陈黎　张芳龄　译）

留　言

弗莱德来电。今晚他来不了了。
他说他会再打电话，尽早地。

我说（代你发言）好的，小事一桩。
他说告诉你他很好。
只是大便，他说，黏住了，
这大便你得和它对抗。
有些时候你只不过是个会走动的厕所。

我自己对那臭味十分熟悉，
我告诉他，而且建议他冷静。
别让那些混账东西搞得你情绪低落，
将茶壶的盖子取下几分钟，
到市区去，找个人出气，
再找个妓女，痛捶她一顿，
趁年轻好好过日子，在它乏味之前，
踢打你在舞会上遇到的第一个瞎子。

总之，他会再打电话来。

我会赶回家喝茶的。

你亲爱的老妈。

（陈黎　张芳龄　译）

美式足球
——波斯湾战争省思

哈利路亚！
奏效了。
我们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我们把尿屎轰回他们的屁股
并且从他们欠干的耳朵爆出来。

奏效了。
我们打得他们屁滚尿流。
他们躺在自己的粪堆里呼吸困难！

哈利路亚。
赞美主赐予这一切美好事物。

我们将他们打进他妈的粪堆里。
他们正在吃屎。

赞美主赐予这一切美好事物。

我们将他们的蛋蛋粉碎成灰尘，
粉碎成他妈的灰尘。

我们办到了。
现在我要你过来这儿亲一下我的嘴。

（陈黎　张芳龄　译）



2009年获奖作家

[德国]**赫塔·穆勒**

Herta Müller（1953—　　）

黑衣老鬼

该腐烂的正在腐烂
该下落的正在下落
那个烂苹果
被小鸟啄破的烂苹果
还赖在秋天的树枝上
那条没有方向的大河
它流向哪里
它为什么那么黑
水草已经变质
大雁几十年没有飞临
鸭子纷纷死在河道里
游泳的少年
瞬间被漩涡吞没
那片神秘的沙滩
坟茔累累
野狗出没
那是扔死孩子的地方
乡亲们，善良的人
胆小如鼠的人

在自己家里待着吧
半夜请你不要出门
那个黑衣老鬼撞上你
你不是发疯
就是突然死在床上

（译者不详）

它操纵着世界

谁高谁矮
谁胖谁瘦
谁生谁亡
谁吃肉谁喝汤
全它说了算
它可以把太阳涂黑
让月亮变蓝
它一摸白马
白马变成黑驴
它按在树干上
森林开始自燃
它伸入湖水
蓝藻瞬间吞噬湖面
它指向妇女的小腹
妇女纷纷流产
它把恐惧
仇恨
邪恶
下流

种植在每个人的心里
就像荒芜的后院
珍藏着蝎子
毒蛇
老鼠
蟑螂

（译者不详）

成群结队

一个谎言拉着一车谎言
一个漏洞连缀一串漏洞
一个无耻抱着一摞无耻

（译者不详）

它会死

我知道它会死
但我不知道它何时以何种方式死
是卧床三年还是戛然而止
是哧哧哧漏气而亡
还是嘣嘣嘣暴毙
是半夜被流石击中
还是自吞砒霜归西
我不知它不知
我知道它会死

但不知道它死后
变成一朵花
还是一摊泥

（译者不详）

我怕故我写

1

手执长剑口喷火焰的怪兽成群结队
叫嚣乎东西
隳突乎南北
把贫寒的村子开辟为格斗场
把千疮百孔的街道改作行刑地
它们呼风
来了冰雹
它们唤雨
来了饥荒
它们的披风像黑压压的旗帜
披风所指
母牛不孕

2

在震天的叫嚣中屈膝的人是谁
在被窝里惊吓而死的人是谁
在黑屋里囚禁而死的人是谁

在仇恨里疯狂的人是谁
在杀人中高潮的人是谁
踩着尸体拾级而上的人是谁
我看到人把人视作猪狗
我记下人把人当作异物
我只是看到和记下

3

我喜欢在白日梦里飘
我愿意和冷漠的楼房对话
和无知的草地谈心
和飞鸟谈一次无影无踪的恋爱
我讨厌沙漠
沙子老是跑到鞋子里
脖子里裤子里耳朵里嘴里心里
我讨厌没有肉味的肉
讨厌假币讨厌赝品
讨厌自吹的神灵
讨厌精神的阉割
讨厌刀枪对肉体的权威
讨厌无奈的挥刀自宫
这里不是我的家
哪里有齐奥塞斯库
哪里就是异乡

4

拒绝喝脏水
拒绝冰冷的微笑
拒绝带刀的热情

拒绝幽暗的眼神
拒绝飘忽的语言
拒绝阴险的花招
拒绝尸体上的鲜花
我不是高贵的凤凰
不是遗世的超人
不是刀枪不入的神仙
我
只是
拒绝堕落到井底
我想抓住井沿看看蓝天

5

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
如果我把屈辱当美酒
把告密当作第二职业
把杀父的贼子奉为神灵
把撒旦当作天使
那就是人类在整体坠落
我如果不能上升
也要下落得慢一些

6

是他
把枪口对准人群
是人群
把他枪毙
这就是滴血的神迹

7

家
就是我行走的路途
在没有上帝和天使护卫的行程中
我就靠天边外的一片彩云活着
我不能不把它画下来
挂在床头
挂在梦的银钩上

（译者不详）